



God
Can Do It
Again

神蹟再現

「凱撒琳·庫爾曼醫治特會」

19

則回應見證

凱撒琳·庫爾曼 ◎編著
Kathryn Kuhlman

馮欣儀·劉如菁 ◎譯

附加：凱撒琳·庫爾曼生平精華剪影

神迹再现

凯撒琳·库尔曼

目 录

朱植森推介 信心动力必从此再起

翁瑞玉推介 医治神迹能够再发生

自 序 圣灵的触摸最重要

第一章、奇迹真的发生了！

[采访特会的记者受感回应]杰米.巴金汉

第二章、神总是回应小女孩的祷告

[腰背肌肉剧痛，神经麻痺]弗瑞德.博迪克

第三章、无法解释的奇妙经历

[医师的专业印证]克雷尔.金恩

第四章、加拿大日出

[淋巴腺癌末期，原估寿命五年]肯尼斯.梅

第五章、俄罗斯爱之旅

[脊椎伤害不忧郁症]芮娃.罗曼诺斯甚

第六章、拄着两根拐杖的人
[多发性硬化症]哈洛德.赛比

第七章、如今一切都不同了！
[怀疑神迹的牧师震撼省思]唐纳德.萧

第八章、当一粒麦子落在土里时
[丧两儿之痛]朵拉.鲁兹

第九章、这可能也发生在你的女儿身上
[脑伤引发癫痫症]查尔斯.伍德

第十章、一位医师的寻求
[专业与神迹的冲击]罗伯特.拉伊

第十一章、祂改变了我衰残的余生
[皮肤炎引发多处剧痛]尤吉妮雅.桑德森

第十二章、黝黑的肖像
[信心与见闻的落差]亚伦.雅各

第十三章、钱所买不到的东西

[夫生活糜烂：妻关节肿痛]卡萝.森纳里斯

第十四章、小丑重舍欢笑

[全身关节肿痛]桑福德.史尔比

第十五章、留意你所祷告的

[夫背部重伤；妻髋关节错位]弗芮姐.郎史达夫

第十六章、从毒瘾中的自由

[毒瘾深重濒临死亡]尼克.卡迪纳

第十七章、无药可医

[髋关节脱臼不硬皮病]华特.班奈特

第十八章、和耶稣作同党「同志」

[铁幕重医师渴慕真自由]帕伦兹蓝尼

第十九章、大家来看那，我在走路

[怪异发抖的所发行硬化症]玛丽.派提谷

后记为什么有人未得医治？

推 介

信心动力必从此再起

台北真道教会主席牧师/朱植森

《神迹再现》是一本很特别的书，有别于一般的医治书籍，整本书为凯撒琳.库尔曼（Kathryn Kuhlman）带领的医治特会，所记录下的十九篇见证。

最特别的是第一篇，是一位叫作杰米的记者所写，他把他从知道医治特会，到亲眼目睹医治特会的盛况，进而当自己身在其中，看到大批人潮涌进会场，有病的人又是如何的得着医治，其中的过程巨细靡遗，使看的人有如置身其中，情绪也跟着书中情节起伏，感动不已。

接下来的十八篇都是个人的亲身经历，事实的经过证明了神的道，神迹奇事证明了耶稣是医治人的真神，看完整本书，你只能赞叹神的伟大，你也会学习更仰赖神、更专心倚靠神，也会更全心的爱神、事奉神，因为

你知道离了祂，你便不能做什么，在服事的道路上，你也更加信心满满的勇往直前。

（神迹再现）是一本好书，一本值得推介的书，就算平时不爱看书的人也会喜欢看的一本书。当你觉得孤单、信心软弱，或是你正落在百般试炼中及病榻里，这本书都会成为你的帮助及信心的来源，你会发现神不只活在书中，也活在你的生命里，因为奇迹真的发生了。

加 所羅門&約書亞

微信: zy18764718007



扫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图案，加我微信

推 介

医治神迹能够再发生

新加坡环球领袖网络宣教大使/翁瑞玉

谈到「医治神迹」这词句，便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反应：有人根本不相信这些神迹的发生：有些人则认为这些神迹只是在圣经时代发生，尤其是现在，人们活在医学科技最进步的时代，医治神迹对他们来说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因为很多人身体的病痛和生命里的挣扎，在医学上还得不到医治，而且活在黑暗、痛苦与绝望当中。

许多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去参加了凯撒琳.库尔曼举办的医治特会。藉着神的灵在库尔曼身上的运行，他们体验到神深深的慈爱、满满的恩典、大大的怜悯和轻轻的触摸；各种各样的病痛在医学上都不可能医治的，转眼间就消失了，得着医治。这不仅是身体上的奇迹，最美的奇迹是生命的改变：生命的献上，让祂使用，神的荣耀藉此大大地彰显了。这里记载了十九个生命改变和得到医治的奇迹，都是活生生的。

当我阅读这十九个见证时，我的泪水是不停地流着，我的嘴唇是不停地颂赞，我的心里充满感恩。我的信心是这医治的奇迹也能够发生在这时代。

我记得几个月前，亲身见证一位姊妹与一位弟兄得医治。他们俩都有长短脚的问题：姊妹的一条腿短了半寸，弟兄的一条腿短了一寸。姊妹在走路的时候，肩膀总是倾向一边，而她却不自觉：弟兄一直以来都活在疼痛的日子里头，因为当他站立的时候，较长的那只腿必须缩起来，身体才能够平衡。

就在那神圣的祷告时刻，神医治的大能临到一他们的短腿伸长了，身体也能挺直站立起来，肩膀再也没有倾斜，腿也不必再缩起来，疼痛也逐渐消失了。这是神的触摸。

记住：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亲自触摸我们：祂升天后，赐下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有圣灵的运行，医治神迹还是会继续发生的！

自序

圣灵的触摸最重要

如果你从未认识凯撒琳.库尔曼，那么，你也不会错过些什么；如果你正在寻找信心的医治者，那么，你可以不用再读下去：如果你想找的是神学巨著，这本书称不上是教科书。倘若你心里想找的是一种新的宗教或感觉，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帮不上忙。我没有所谓的新宗教可以提供给你：我不是预知未来的现代神人，也不是行神迹者。

凯撒琳.库尔曼不过是区区一个女人。我深知自己什么都称不上；我也不是你的焦点，我不是释放者。我无助地站在你面前，然而，神迹发生了。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

随着书中一页页的文字，看到至高全能神令人惊叹的爱和大能触摸我们的心，深深感动我们。我和你一

样地惊异、流泪、欢欣。

人们在绝境中寻求答案。人们求问：

「为什么我病成这个样子？」

「如果神真的爱我，祂为什么让我失去我的孩子？」

「我罹患癌症，我好惧怕死亡。我该怎么办？」

「我的丈夫得了忧郁症，我们的家庭和婚姻陷入困境。」

「我已经祷告求神医治，也相信神必然能医治释放我，但我为什么仍然无法获得医治？」

换作是你，你会如何回答人们的问题？我又如何能回答他们呢？如果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给出去。

不管是洛杉矶、匹兹堡，或其他城市，总有上千人希望我带出他们期望的神迹。但我却无法令神迹发生。当服事展开，神在我们当中施行奇迹的时候，我和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一样地惊奇感动。

神的第三位格——圣灵，带着大能临到我们。祂使用顺服交托的人为器皿；是圣灵使用我为祂的器皿，

绝对不是我能使圣灵做什么。对于任何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圣灵触摸到你的生命、你的心，以祂的灵充满你。至于我能否触摸你，并不是重点。

一个人在神的大能中得着医治，就是神因着爱和怜悯的伟大奇迹。然而最大的神迹，乃是人的一颗心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着洁净——因着圣灵的洗，灵里重生，进入到神的家中：宝贵的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神是这么地爱我们，这才是所有神迹中最伟大的神迹。

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要我给你答案，我只有一个答案：**耶稣基督——祂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只是因着耶稣基督而成为天父的孩子，若不是圣灵帮助，我什么都不能，我也一无所是。我不得不从内心呐喊：「谢谢你，耶稣，万分感谢！」

凯撒琳.库尔曼

第一章

奇迹真的发生了

[采访特会的记者受感回应]

杰米·巴金汉 (jamie Buckingham)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洛杉矶的神迹布道大会中。我站立在能容纳七千人座位的神殿大会堂外走道上，凯撒琳·库尔曼正在进行每月一次的聚会。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聚会要到下午两点才开始，会场外的走道和入口处已经挤满了人。

卷发蓄胡的年轻男子乘着有司机服务的高级轿车翩然而至，人们也摩肩擦踵而来。他们当中有来自郊区的家庭主妇、商人、好莱坞名流、带着小孩的年轻夫妇、医师、护士、生病的人：他们来自不同城市，包括西雅图、波特兰、拉斯维加斯、休斯顿、丹佛。据我所知，还有人每个月从夏威夷和英属哥伦比亚赶来参加。

一辆接着一辆的专车远从好几百里以外而来，乘客下车后排成队伍，前头有牌子标示他们的城市名称——圣巴巴拉、圣地亚哥、沙加缅度等。聚会开始前，约有超过五十辆专车抵达。我从一列人群旁走过，对于眼前所见无法置信地摇着头。

人人因不同需要前来

我是在洛杉矶首度见到神迹布道大会，这已成为凯撒琳·库尔曼事工固定的一部分。当许多教会周日早上因着许多会友在高尔夫球场流连以及湖边度假，出席情况不理想时：当许多教会周日晚上关灯休息时，凯撒琳·库尔曼的聚会总是人潮汹涌，挤得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够站着。

一个月前我明白了这个奥秘。那时我到匹兹堡的库尔曼事工总部，走在卡内基厅的阶梯，准备参加周五早上的神迹布道大会。我和好几个人交谈，他们都是不顾一切地赶来赴会。那些身体健康的人来此分享神爱和怜悯的喜乐；当然，那些身体有严重问题的则带着迫切的心前来，等候祈求神迹临到个人。

匹兹堡的聚会人潮就像在洛杉矶的那一次。我看到从俄亥俄州和肯德基州来的专车，从加拿大安大略省来的车子，从西维吉尼亚州来的小货车，从达拉瓦州来的凯迪拉克豪华轿车。我和几个从波士顿哈佛神学院学生交谈，他们原本来的时候带着观望嘲讽的态度，然而离开时却带着完全信服的心。

有数不清的病患来到这里。有位女士窝在会场旁边的折叠椅上，她告诉我，她从天亮就来了。她连夜乘巴士远从印地安那波利斯赶来，祈求胃癌得医治。

我钻过侧廊的人群，悄悄溜进大厅后门。凯撒琳·库尔曼在讲台后面的小走道来回地踱步，她仰着脸祷告，嘴唇动着，但听不见声音。她向神祷告时是那么地专注，以致完全没有注意到有人走近。我等了好一阵子，她终于看到我，我们彼此寒暄了下。我惊讶地注意到前面阶梯的景象。「我看到一个孩子……」她带着怜悯地打断我的话：「我有服事要进行……」

神仆为各样见证兴奋

她温柔的蓝色眼睛在我的脸上游移了一会儿，声音充满着情感：「没有人比我自己更了解我是多么地软

弱。我是多么地倚靠主的怜悯恩慈，才得以服事那些极其宝贵的生命。但神的能力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超越我们最大的信心，超越我们最深切的祷告。」

她突然说：「跟我来。」她拉着我的手，轻快地领我到开向讲台的一扇门。「看那里，有三层台阶，看那个黑色的把手。每回我踏上阶梯，转开门把，走上讲台，我就有如死了一千次。台下有数以千计的人拼命地赶来，希望获得医治——遇见神，但我无法带给他们什么，只有圣灵能赐下医治。我站在台阶上，你绝对无法体会到，当我转开门把时的感受。我知道人们风尘仆仆远从很远的异地赶来，我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一线希望。我没有医治之能，我所能做的就是提醒他们神大过一切，是最伟大的，是全能永在的神。我只是向祂降服的器皿，而神做成所有的工。」

「上周……噢，不，是两周前，一名男士在聚会前从后面进来。我们试着不让人们在聚会开始前从两侧进来，因为人太多会把我团团围住。但是他从这里进来，请求我为他的耳朵祷告，因为他患有耳癌。我从未听过一个男人像他这般地哭泣，他没有祷告，只是一直哭，我们作了简单的祷告，然后他就离去了。」库尔曼神采奕奕，兴奋地继续述说：「他上周回来，他的耳朵看起

来健康红润，情况再好也不过了。那是神的大能！」然后她开始感恩祷告，转身步下走道，高举双手，祈求神赐下恩膏，预备接下来的聚会。

潮水般涌进人的渴慕

我从讲台门口挤出去，来到空间宽广的洛杉矶神殿大会堂。会堂里人声嘈杂，大约三百人的诗班正在演练，歌声充满活力且和谐。

在凯撒琳.库尔曼的聚会中，音乐扮演着重要角色。诗班指挥是亚瑟.梅卡非（Arthur Metcalfe），他是知名音乐家，获有圣欧勒夫学院（St Olaf College）博士学位。在加入库尔曼事工以前，他指挥匹兹堡市合唱团和坎特伯里合唱团（Canterbury Choir）多年。他相信音乐能打动人的心，于是巧妙地将福音音乐和孟德尔颂及巴哈的音乐结合在一起。

琴房里的风琴乐师查尔斯.毕比（Charles Beebe）也是库尔曼的长期伙伴，我知道他会在整场聚会中以最适合的音乐来服事。大型演奏钢琴旁坐着的是汤姆·莫瑞（Tom Murray），他是位认真的年轻音乐家，我知道他几个月前曾经默默地义务为诗班演奏。他是加州音乐

会最顶尖的演奏家，也曾获得好几项全国大奖，后来梅卡非博士发掘到他的才华，邀请他担任钢琴演奏，他谦逊地接受了，但婉辞公开表扬。

在开放入场前，会堂的气氛洋溢着兴奋之情。侧厢为行动不便者设立的专区几乎爆满（轮椅和担架上的那些人获准提前从侧门进场）。从会场人员到诗班成员，每个人都大有信心，在这个午后，会堂里绝对会有神迹奇事发生。

我在一个平台坐下，身边坐着的那几个人看起来很引人注目。突然间入口大门开了，人们如潮水般挤进来，就好像是大水坝泄洪时，水从窄小的闸门奔流而出一样。他们从通道走向台前，接待人员请大家不要急，但怎么也挡不住汹涌的人潮，人们蜂拥而上，挤满底层，接着第一层、第二层和第三层都挤满了。短短十分钟内，偌大会堂里的每个座位都坐满了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震撼力皆因祂摸着

梅卡非博士走上台，诗班开始献唱（潘撒克拉之火）（Pentecostal Fire），只有「充满爆炸性」才足以形

容歌声的震撼力。他们不仅是歌唱而已，乃是全心投入，在和谐的歌声中喜乐涌流。音乐似乎穿透每个角落，连墙也颤动了，甚至我感觉到我的头皮也在震颤着。

在几首赞美诗和合唱曲之后，诗班开始唱：「祂触摸我……」这首诗歌是凡参加过库尔曼聚会的人都知道的「招牌歌」。一名身材结实、带着认真表情的中年男子坐着轮椅倾身向前，小声地告诉旁边的妻子：「那是她的歌……是库尔曼的。她来了！」

突然之间，台上出现穿着绿色丝质洋装的纤细身影，她褐色的长发在灿烂的灯光下闪闪发亮。她的笑容动人，就好像会放电一般。台下会众响起如雷掌声，流露着对她的爱。

当她一开始领唱，掌声瞬间止息，主旋律扬起：祂触摸我，噢！祂触摸我。噢！我心喜乐涌流。有些事临到，然而我现在明白，祂触摸我，使我完全。

我们唱了一遍、两遍，一遍又一遍。那些原本对歌词及旋律不熟悉的人也跟着唱了起来。我也自然而然地跟着他们一起唱，几乎忘了自己原本是以记者的客观身分来到这里的。赞美歌声有力地回荡着。

圣灵吸引各国人民

接下来，库尔曼女士停止歌唱，站在广大的人群前。在我们继续唱诗的时候，她伸出双臂，仰脸闭上眼睛，不断地祷告着。她的脸上散发光辉，浑然忘我地与神交通。她走向前，以丰厚的女低音唱着：

「我灵歌唱……」乐师随着她的歌声弹出伴奏，带领我们唱（称真伟大）（How Great Thou Art）。

会堂里所有的人全都高举双手唱诗时，让人感受到一种自由，是感谢救主的自由，也是领受圣灵的自由。

我留意到左边年轻俊秀、以浑厚男中音唱诗的墨西哥男子，突然不再用英语唱诗，改用西班牙语来敬拜神，他的神采飞扬，歌声和会场上千人的歌声融合在一起。

然后，库尔曼女士开口了，她要大家安静默祷。她说话的时候，风琴和编钟小声地继续演奏着。她温柔地对着麦克风说：「耶稣的圣名有力量。」当她这么说的时侯，群众凝神静听，只听到人们三三两两打破沉寂，

在台下轻声呼应：「亲爱的耶稣！」「赞美神！」

她继续说：「天父啊！我们知道今天奇迹将在这里出现。我们感受到圣灵满有祝福的同在，我们要为着即将在这里发生的事献上全然赞美，完全尊崇祢。恳求祢因着耶稣，以圣灵浇灌我们……」

祷告结束后，她亲切地向台下的会众问候说：「你从哪里来？大声告诉我。」从台下的回答可知，美国每一个州都有人来到这里，另外，还有人来自日本、芬兰、荷兰、巴西、牙买加、纽西兰、印度、阿拉伯半岛、巴拿马、希腊、德国、法国……

当有人回答来自法国时，她笑着说：「我真希望你回去把戴高乐（De Gaulle）先生也一块带来。」每个人听到她这么说都笑了。她说：「你知道，如果联合国像我们一样奉主耶稣的名聚会，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了。」群众报以热烈掌声。

我发觉到神迹布道会充满笑声，凯撒琳·库尔曼不认为信仰必须严肃沉闷，在许多时候，她深富智慧的幽默感令台下的人会心一笑，有时候她很诙谐风趣，令人捧腹；但她的幽默感浑然天成，从不刻意说笑话。

年轻军官被主摸着

她说：「最美好的事已发生了。」接下来她特意停顿了一下。

「我发现三位在企业号航空母舰服役的年轻男士，远从圣地亚哥搭机前来参加聚会，你们在哪里？不管你们在哪里，请到台上来，接受我们的表扬。」三名年轻帅气的海军军官从不同角落走出来，在台上会合。他们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表奖而感到不好意思，当库尔曼女士请他们靠近麦克风时，他们站在那害羞地微笑着。

「你们可以在这里聚会都得感谢他们。若不是他们以及数以千计像他们一样的军人，愿意冒生命危险捍卫我们的国家，我们今天不可能在这里自由聚会。我要公开告诉大家，我为军人感到骄傲……」群众掌声如雷，淹没了她的声音。

她走向三名军官，把她的手放在他们头上祷告，忽然间，两名服事人员从两侧冲出来，奔向三名军官。从过去的经验可以知道，只要库尔曼女士在这种情况下为人代祷，神的大能就会临到，接受祷告服事的人会倒

在地上。果然，当她为他们祷告时，他们往后倒下，服事人员将他们接住，轻轻地扶他们躺下。

台下群众倒吸一口气，凯撒琳.库尔曼转身走到讲台中央，她为神的大能作为而震慑，摇着头两手相握。

医师证明痼疾痊愈

那时候，我正看着洛杉矶加州大学一位眼科医师脸上的表情，他是受邀担任见证人的来宾。他稍早前告诉我，他在另一场聚会中，对于所见到的完全医治感到惊异，但却对倒在神的大能下这件事感到困惑。他从前台另一端看了我一眼，我们的眼神交会了一下。他惊讶地摇头，耸了耸肩（在二十分钟不到的时间内，这位年轻的眼科医师将会在库尔曼女士为他祷告的时候，被神的大能击倒在地）。

库尔曼女士告诉台下群众：「让我告诉你们几个星期前发生在匹兹堡的事。我希望你们可以见见我的新朋友高登.威尔森。神迹布道会当天他也在，他远从加拿大渥太华以西八十里的小镇开车到匹兹堡参加聚会，还带了四位行动不便的女士与他同行，其中一位女士坐着轮椅。不单是他自己溃疡出血的痼疾获得医治，与他同车

的每一位都领受了医治的祝福，其中一位女士的丈夫是小镇上仅有两名医师的其中一名。」

人群之中开始有些嘈杂，我听见人们喊着：「赞美神！」「哈利路亚！」

库尔曼女士以认真而平静的声音说：「等等，听我说，这还不是最让人惊奇的事，最让人惊奇的事是威尔森先生隔了一周后回到安大略省，租了一辆巴士，载了满满一车的人来参加聚会。从那时开始，小镇上约有一半的人参加过匹兹堡的神迹布道大会。」台下的群众响起如雷的掌声和笑声。

她继续说：「但医治不单单在匹兹堡发生。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位对我来说非常特别的人……好让你们了解到，那些获得医治的人已经全然地好了。」

用「胃」走路竟能踩脚

一名面貌秀美、穿着深蓝色洋装的女士面带微笑地走上台，手中高高捧着一对拐杖。库尔曼女士说：「亲爱的，你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说：「当我上个月来参加聚会时，得靠着拐杖才能行走。」她的声音很清晰，但因激动而有些颤抖。「我的一只脚动过十二次手术，另一只脚动过十五次手术，移除了纸骨、球状关节和其他骨骼组织。脚底则用胃部组织来植皮。」

库尔曼女士笑着打趣说：「你是说，你现在用胃来走路？」

「嗯，可以这么说啦！但是我的脚一碰到地板就痛，若是不用拐杖就会痛到站不起来。现在我可以这么做……她重重地跺脚，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拍起手来。

库尔曼转身向台上一位男士说：「贝里医师，你上个月曾在聚会时帮这位女士检查过是吗？身为医师，你怎么说呢？」

马工贝里（Martin L.Biery）任职外科医师三十年，从密西根大学和密西根州立大学获得医学学位，他走到麦克风前说：「我帮这位女士检查时发现到，就如同她见证的一样，她的脚骨几乎全被移除了，这使得她的脚变得很敏感易痛，无法走路。然而，当她获得医治之后，她再也不会痛了。如果说她只是一时舒解而不是全然医

治，隔天她还是会痛的。」

库尔曼告诉她：「走路给我们看。」那位女士在台上走起路来，还不时地用力跺脚。库尔曼说：「贝里医师，你怎么看这件事？」

他回答：「那必定是神的作为。」

库尔曼温柔地说：「是的，那必定是出于神。」接着她举目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惟有向祢称谢，万分感谢祢！」

在这个时刻，那位获医治的女士哭了，贝里医师哭了，库尔曼也哭了，而我也不禁用手帕拭泪。

圣灵温柔地运行

接着，库尔曼告诉我们匹兹堡聚会前发生的小插曲，我们都笑了。「有位我不认识的天主教神父，从纽约来到匹兹堡参加聚会。这是他写给我的信：

亲爱的库尔曼女士：

愿一切赞美归于永在的父神；一切赞美归给耶稣：一切赞美归给圣灵，因圣灵临到我。我就像从未哭泣过般地大哭，像从未笑过般地大笑，极力地赞美、倾心呼求。这一切都在今晨我开车回家的路上发生……

库尔曼继续说：「不久之后……他再度来信，邀请我到他的城市举行聚会。他在信上说：「我很抱歉无法邀请你到我的教会来讲道，但如果你愿意来的话，我会安排把会堂借给你使用。我将全力支持你，好让其他人也能经历到我所经历的。」

库尔曼打趣地说：「这让我想起，会有一个信天主教的小女孩，和母亲一起来参加神迹布道会时说：「噢！妈咪，库尔曼女士可以称得上是很棒的神父！」

接着，她变得很严肃，她以低沉略带沙哑的声音轻声说：「今天，圣灵美妙地降临，就好像是早期教会基督徒聚集敬拜神时所发生的一般。」

「神爱的光照亮了这里，但是外面仍是黑暗的，而且愈来愈暗。那里有这么多的仇恨、贪婪、误解，而神的爱是惟一的希望。」

「这就是你们今天来这里的原因：看神的爱与大能在这里运行。我知道你们不会走到对街找凯撒琳.库尔曼，我不会讲道，不会唱歌，我会的只是爱你。」泪水流下了她的双颊，我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哭了，但我们并不会歇斯底里，我们的心真真实实地被摸着而感动不已，大家都静了下来。

她小声地说：「我全心全意地爱神，我知道今天圣灵在这里温柔地……温柔地……运行。」每对眼睛都看着讲台中央的身影：每对耳朵都细听着充满感情的每句话；台下连咳嗽的声音都听不到，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坐在位子上不动。

神迹喷泉般迸出……

她突然指着楼座底下的一个座位说：「就在这里，这里有个人刚刚气喘获得医治。我不知道你是谁，但你来参加聚会时患有气喘，但是现在气喘好了。我的灵里领受到，因着圣灵，你已经被医治了。」

会众满怀期待地开始动起来，发出沙沙的声音。

「不到一分钟前，某个人的耳朵被打开了。」（库尔曼无法解释她如何得知哪些人获得医治，以及何种疾病获得医治，但是她就是知道。聚会服事人员和工作人员也明白，当她告诉大家医治临到时，医治就真的临到了）。她说：「我知道这些事，但我不必假装知道这些事为什么发生，或者假装懂得自己是如何知道这些事情的。」

人们一个个地站起来宣告获得医治，会众有些骚动。「糖尿病被医治了！在我的右手边，第一层楼座有个人糖尿病获得医治了。不要害怕，你身上的暖流是超自然的。」

「有个人颈后的肿瘤消失了！第二层楼座的那位，感觉一下你的后颈部，你会发现肿瘤消失了。」

「严重鼻窦炎得医治了！你在过去的两个月内曾接受鼻腔手术，但未能医好，现在鼻窦炎完全得医治了。」

「心脏病得医治了！有位男士心脏有一半坏死，刚才获医治了。」

「瞎眼的得看见了！当我说话的时候，视力恢复

了，就是在我左边楼座那边的那一位。」

她指着她的左边说：「这里附近有位先生，是位老先生，痛苦的摄护腺疾病获得医治了！你不需要开刀，就是现在，神医治你了。」

「噢！今天这么大的能力降临了。」她高声说：「在每一处，神的大能临到每一处，是如此地强而有力，我几乎站立不住。」

一大群人拥向讲台两侧，见证他们获得医治。服事人员告诉大家排在最前面的，是刚刚库尔曼提到，气喘获得医治的那位女士。其他人一一见证，他们所坐的位置和获得医治的疾病就和库尔曼所说的完全吻合。

浸信会女士经历医治

一名工作人员护送一名穿着长统袜的年轻女士到队伍前面，这位女士一边走一边激动地哭着。库尔曼问：「这是什么？是什么呢？」

该名高大的女性工作人员走到麦克风前说：「库尔曼女士，这位女士已经坐了两年的轮椅。她来参加聚会

时还坐着轮椅，但是看看现在的她。」

「是坐着轮椅的！」库尔曼几乎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个奇迹，惊讶地高呼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她获得医治了。除了圣灵以外，没有人知道。告诉我，甜心，你是从哪个教会来的？」

该名女士语带哽咽地说：「我是美南浸信会的。」

「一位浸信会信徒，而且是美南浸信会的。如果神能够医治浸信会的信徒，任何人祂都可以医治了。」语毕，会众都笑了起来。

我还发现，每个人获得医治的情况都各有不同，没有特定的模式。令人称奇的是，获医治的人大多来自主流教派而非五旬节教派。不但是一般基督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获得神的祝福，甚至连不可知论者亦然。库尔曼毫不犹豫地指出：「……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使徒行传二章 17 节）

库尔曼再问那位才刚刚从轮椅站起来的女士说：「你的丈夫在这里吗？」该女士点了点头，然后手指向会众。库尔曼笑着说：「请他上前来。」她含泪对着麦克

风喊了声：「罗伯！」一位男士快速地从人群中走出，三步作两步地跨上台，将妻子一把拥在怀里，然后把她抱起来，将头埋进她的胳肢弯里。这时，两个人都哭了，库尔曼退到后面去，让这欣喜的一幕映入会众的眼帘。

坐在我后面的病理学家罗伯特·荷伊博士转身对我说：「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支持这项事工了吧！我绝不会错过任何像这样的聚会。」我感动得讲不出话来，只有对他点头。

库尔曼说：「把她的轮椅推过来。」她幽默地请先生坐在轮椅上，请太太推着轮椅下台，会众欢声雷动。

阿拉伯女子经历医治

接待人员带着一位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年轻女子，走到麦克风前说：「库尔曼女士，这位年轻女士专程来美国接受眼部手术，明天就要住进医院了，她在朋友的邀请之下来参加聚会。现在，她的视力好极了。」

库尔曼对着年轻漂亮、深肤色的这位女士说：「是这样的吗？」

女孩带着浓厚的口音，吃力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是的。我的视神经上有血块，但是现在我看得很清楚，我不明白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库尔曼请台上的另一位医师，从加州拉荷雅（La Jolla）来的弗瑞曼（Viola Frymann）医师为她检查。弗瑞曼很快地检查后就走回来，并且伸出手指请女孩数她的指头。

弗瑞曼医师告诉会众：「这位女士视力现在显然正常。在一般状况，视神经有血块的人是看不见的。」

病根癰头全被医好

一位来自华盛顿州的中年男士见证，他的背脊骨受到严重感染，使得脊椎的一节骨头受到损坏，他三个月前接受椎间盘移除手术。他说，他在聚会刚开始时痛得很厉害，但是当库尔曼一说到有位脊椎有毛病的人获医治时，他立刻获得医治。他以实际行动向大家展示现在他不但可以弯腰，还可以轻而易举地前后左右伸展。

贝里医师评论道：「这位男士方才经历的，是医学上不可能的事。因为一旦椎间盘移除了，只要一动就会

引起剧烈疼痛。这一定是神的作为。」

一位老先生走到麦克风前，看得出来他正试着将情绪平复下来，他说：「我的喉咙，三十年来，只要一吞东西就痛得受不了，但现在完全得医治了。」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库尔曼问。

老先生说：「一个小时之前，但是，我因为害怕还会再痛，就不敢出声。然而，疼痛都好了，我可以发声说话和吞口水，一点也不会疼痛。」「您是做什么的？」库尔曼问。

「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他的声音因着激动而颤抖着：

「但我过去四十多年来一直是执业医师。」

排队在他后头的是位年轻的家庭主妇，她正哭着。

库尔曼问：「你怎么啦？」她一边哭一边说：「我需要戒掉烟瘾。」

「戒烟？」库尔曼惊讶地说：「我根本还没有提到抽烟，也从来没有在讲道时提到抽烟。但你想戒烟，为什么呢？」

这位女士回答：「因为我想把烟戒干净，但是戒不掉。」她急忙地翻小皮包，拿出一包压得皱巴巴的烟，把烟放在讲员的讲台上。

「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这里。」库尔曼说：「把它们丢掉，这种东西就是该被丢在地上。神现在就会除去你所有的欲念。」

她把双手按在这位女士的头上，然后开始祷告。「亲爱的耶稣，请以祢的爱和大能充满祢所珍爱的，让她不再需要烟……」这位女士双膝一软，就倒在地上。

聚会继续进行。

各派牧长同受恩膏

库尔曼指着讲台中央站在她旁边的一位穿着体面的中年男士说：「这位男士是卫理公会的牧师。他以勇气来到这里告诉我说：「库尔曼女士，在我的生命及服

事当中，未曾领受过圣灵的大能，请为我祷告代求。」
库尔曼一开始祷告，他就立刻倒在地上。

库尔曼说：「这就是神的大能！我没有办法做什么，这乃是圣灵的大能。如果今天在场的有其他教牧人员祈求在事工中更多地彰显圣灵的能力，请现在就走上前来。」

许多人马上就离开座位，走向台前。有的人西装笔挺，有的人穿着牧师袍。其中不少人躲在人群中，不想被别人认出是牧师，然而现在却愿意站出来领受圣灵。过了不久，台上站满了牧师。

他们有的来自圣公会，有的是长老会牧师，这些牧师都毫无胆怯地承认需要更深地经历圣灵，渴求神的大能更多地彰显在他们的事奉中。显而易见地，这些牧师自己牧养的会友此时都在台下看着。这样的景象和经历真是叫人永远也忘不了。库尔曼一一为他们祷告。

有位排在下一个的年轻女性轻声告诉库尔曼：「这位年轻女士来自德州，是大学教授，她说她想得到救恩……并且重生。」库尔曼对会众说：「医治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最伟大的奇迹乃是带领灵魂出黑暗入光明，转

而归主。只要灵魂得救，就算是没有人得医治，我也不担心。和灵魂得医治比起来，肉体得医治根本算不得什么。」库尔曼走向那位年轻女士，把手轻轻放在她身上说：「亲爱的耶稣，求祢赦免她的罪，以圣灵为她施洗。」她慢慢地跪下来，接着就向后倒下，这时可以听到有人倒抽一口气的声音。一名服事人员扶着她躺下，她双手朝天伸直，小声地说出一种奇特且带有旋律的语言。

库尔曼问会众：「当我看到这一幕时，我相信说方言乃是真实的，你们也信吗？」会众低声应合着，听起来还为着刚才在台上发生的事而感到惊讶不已。

从神殿大会堂开放进场开始，已经过了五个钟头，聚会已经进行三个多小时，我看到许多人站在入口大厅和台阶，伸长脖子想看坐无虚席的大会堂里面在进行些什么。我知道在上个月有超过三千人因为座位全满而无法参加。

我感觉到库尔曼似乎刻意要把聚会推向高潮，我们即将经历到这场服事中最重要的部分。

她以响亮的嗓音说：「我深信耶稣基督的宝血足以使罪得赎，身体的医治虽然很了不起，但是和灵魂的医

治比起来仍属次要。如果你未曾重生：如果你未曾亲尝救恩的喜乐；如果你未曾将你的一生交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我盼望你现在就委身于祂，因为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男女老幼生命改变

人们走上前来，走道挤满了人，音乐奏着副歌。在乐声中，人们从广大会堂的四面八方拥来，有老年人，有中年人，有青少年，他们全都拥上前来。

有的人热泪盈眶，有的人神采奕奕，他们全都领受了救恩，即使人还没到台前，只走到走道也是如此。有些人走得很快，咬紧下颚，好像生怕稍一犹豫就会改变心意。有些人拖着沉重的脚步，好像背负了沉重无比的担子。

当他们往台上移动时，讲台、台阶和走道都挤得水泄不通。他们一直向前挤，试着要靠近库尔曼，好让她可以为他们按手祷告；许多人迫切地全力向前挤，让她可以触摸到他们，为他们代祷。

库尔曼对那些坐在椅子上不动的人说（似乎有一

半以上的会众已经走上前，讲台周围挤满了人):「我们再也难得有机会能有像这样蒙福的服事。我能说的就是，只要你走上来，你就能因着神今天在这里的奇妙作为而高兴欢喜。」

突然间乐声大作，诗班唱起令人精神一振的诗歌——(祂是我灵魂的救主)(He, s the Saviour of My Soul)。库尔曼转身走下台，她走在那些坐着轮椅、尚未被医治的人中间，一个接一个地为他们祷告；她也按手在那些躺在担架上的人身上，并且为那些紧紧抱在焦急家长怀中的小婴儿祷告。

大会堂里的群众开始离去，但仍有许多人依依不舍，有的人仍站在原处，仰脸向神祷告，有的人则和其他人交谈寒暄着。

一位方才脊椎畸形获得医治的老先生站在走道中，以敬畏惊叹的神情看着四周：当我走过他身旁时，他对我说：「这不是很奇妙吗？」

我问他：「您的意思是什么？」

他答道：「就是爱！你可以在这里感觉到爱，不是吗？」

他一边说一边继续惊异地望着四周。

他说得没错。有人搭腔：「库尔曼不但是位信心的医治者，她还是位爱的医治者。」

当我信步从大会堂走出时，仍感受到神大能的充满，我不断地问自己，我一生到底是怎么过的？我回想到以前我在教会时，虽然人们会对神已死的说法加以驳斥，但每个主日仍过得好像祂已经死了一般。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连串的名字，当中有生病的朋友、牧师、基督徒朋友、怀疑论者、我所爱的人。我多么希望他们也能够有和我一样的经历。

我的人生再也不同了！

第二章

神总是回应 小女孩的祷告

[腰背肌肉剧痛，神经麻痺]

弗瑞德.博迪克（**Fred Burdick**）

弗瑞德.博迪克是加州福斯特市的的一名建筑包商。他和妻子住在旧金山以南的新兴城市，一场意外使他成了残障，当时他二十三岁，育有两个女儿。

每天晚上，六岁的玛莉亚和五岁的丽莎都会问母亲相同的问题：「妈咪，爹地还要等几个晚上才能得医治？」她们是如此地确信神一定会医治她们的爹地。接下来，她们的爹地就要见证，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一个灰暗阴冷的午后，我们的四楼建筑工程即将完工，准备要把屋顶盖上去。我站在距离地面四楼高的鹰架上，指挥着我的建筑工人把屋顶板装上去。大型起重机正把两百磅的一个板子吊上去，好让我的工作伙伴可以把它安装在最后的位置。

我顺着高高的鹰架移动，弯腰准备把钉子固定在桁架上。毫无预瞥地，原本吊在起重机上的沉重屋顶板突然间滑下来，重重地打在我的腰背部。我在鹰架上顿时失去重心，先是撞到天花板托梁，再跌落至未完工四楼的水泥地板。屋顶板擦撞鹰架之后，就从四十英尺高的地方跌落至地面。

我知道自己伤得很重，我吓呆了，工地的监工就在附近，但他得等其他人赶来才有办法扶我起身。当他们用梯子将我送到地面时，我感到一阵阵的晕眩和恶心。

我被紧急送医，医师尚无法从检验中判定我受伤的程度。我只有二十三岁，觉得应该可以回去工作，但是我错了！

年纪轻轻就半残？

我的伤处痛得愈来愈厉害，过了五天后，我回到医师那里接受 x 光和其他检验。他立刻将我转往红木城（Redwood City）水杉医院（Sequoia Hospital），以便进行更详细的检验。

那里的医师试着向我解释：「博迪克先生，你的脊柱附近许多肌肉和肌腱都拉伤了，这会对一些神经造成极大的压力。我们的检验结果显示，你腿部的麻痺若不赶快开始复健治疗，就会很快恶化。」这痛苦真是难以忍受，但我爽快地同意接受治疗。

接下来的三周，我躺在牵引复健治疗器上，腿上连着重物，牵引的重力只有在按摩治疗、热敷和洗热水澡时才会除去。

我因复健而有了改善，医师同意让我回到工作岗位，但警告我不得搬重物，并且不可以一直弯着腰。他们大可不必担心，因为时时刻刻都感觉得到的疼痛便足以提醒我。

但是过不了多久，疼痛加剧了，我不得不回医院

就诊。这一次他们每隔四个小时，就帮我注射可待因止痛，同时建议我接受牵引复健治疗。

我的身体因着连在腿部的重力而伸展开来，脊椎的肌肉也放松了，使得神经的压力也减少了。当我从医院回家时，医师将复健说明交给我太太弗芮安，嘱咐她帮助我在家继续按摩及热敷的治疗，并且持续服药。不知不觉中，可待因成了我每天生活固定的一部分，我开始上瘾了。

保险专员建议我可以向公司索偿，要求对方负担无法工作带来的损失及医疗支出。他和我的医师会商后，医师宣布我百分之六十三的永久伤残。这把我吓坏了，我一直以为自己会痊愈，但当认清了这可怕的事实——我还年轻就注定半残——情感上简直无法承受。我就崩溃了。

我告诉他们：「这糟到极点了。我痛得受不了，无法工作。求求你们帮帮忙！」但是他们只叫我再等等。

我的律师提出告诉。工业意外委员会暂时判定，我可以因不良于行获得补偿。然而，我未来将会一直承受剧烈的疼痛。

在此时，我只能够靠着拐杖走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几个月过去了，几年也过去了。疼痛持续恶化，最后我觉得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住院愈来愈频繁，我愈来愈依赖药物，药量也愈来愈大。

妻子天天多头烧！

我们的家庭生活一团乱，可怜的弗芮安，她努力地耐心对待我，但是在长期住院后，我回到家仍期待她能够像在医院一样地照顾我，更不用提我们还有两名幼女需要照顾，家事也要有人做，外加一个易怒、霸道且疼痛缠身的丈夫。长期以来，我所能做的就只是从床蹒跚走向沙发，吼着要她把药拿来。她有时只好放弃。我时常听到她把自己关在浴室，在挫折和失望中哭泣。

我们有个美好的家园，是我亲手建筑的，但现在却成了监狱。我咒骂位于底层的客厅，因为我得走两级阶梯才到得了厨房和浴室。

我的两个女儿，玛莉亚和丽莎总会央求我陪她们玩，但我连让她们坐在我的膝盖上都有困难，更别说把她们抱起来了。

我时常一睡就起不来。我的邻居说，他每次看到小玛莉亚跑着穿越街道，他就知道他必须来我家帮助我。我变得绝望且勇气尽失。

我们看过不同的医师，但所有的医师都告诉我们相同的事。肌肉和韧带都拉伤了，因此压迫到神经，只要肌肉压力升高或者运动时，都会引起剧烈疼痛，有时还会立刻麻痺。

一到了晚上，我就痛得比白天更厉害。弗芮安告诉我，我入睡后常常会因为疼痛整晚呻吟不止。许多夜晚当我睡不着时，我会拄着拐杖，在黑漆漆的屋子里拖着脚走来走去，试着想让自己好受些。

耐心尽失跌大跤

药物的止痛效果愈来愈差，有一次还想试着让自己喝醉来止痛，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也不在乎）服用药物时，同时喝酒，可能使我丧命，还好当天晚上我吃下丰盛的一餐，缓和了药性，才得以保住性命。

我猜想大多数的人都会在最后关头向神求助，但我是个不信宗教的人，硬着心抗拒任何属灵的事；甚至疼痛的时候，我仍对那些表示要为我祷告的人嗤之以鼻。我是个粗鲁强悍的建筑工地老大，可没有兴趣和那些相信神的娘娘腔和假正经打交道；软弱的人才会信神，我可以靠自己。

但我并不是靠自己，我依赖药物。我的医师说：「弗瑞德，我们得让你戒掉可待因，最近的一次血液测试显示你已经上瘾了。」

我求他继续开药给我。我争辩说：「我不在乎上瘾，反正我没希望了，这又有什么不同呢？」他同意让我继续服药——我想他大概是出于同情吧！只有神和弗芮安知道我有多痛苦，但弗芮安是我惟一抱怨的对象。

弗芮安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动了一次手术。她从医院回来时，我的身体和情绪都一团糟。她从医院回家的第一个晚上，手术后体力还没有恢复，就得忙着准备晚餐并打扫厨房。我从未尝试过自己一个人从厨房走到客厅，因为要经过两级阶梯，但是那天晚上，我蹒跚地走出厨房去看电视，这是我以前从未尝试过的。

当我走下阶梯时，我的双腿发软、无法支持，毫无预警地向前倒，跌在客厅地板上，我痛得蜷缩成团。

玛莉亚大声喊妈妈过来。弗芮安站在最上层的阶梯，用手捂住嘴，好让自己不致叫出声来。她跑向我但无法扶我站起来。我从未经历过像这样极度剧烈的疼痛。

家人邻居全出动

我听见她手足无措地试着打电话向邻居求救，但是由于情绪激动，脑子一片空白，记不得电话号码。她砰一声把门关上，在夜色中跌跌撞撞地穿过马路去求救。

我们的邻居和他的三个儿子匆忙赶到，把我扶上沙发。我痛得直冒冷汗，全身颤抖，每次只要稍微动一下，我就会大声喊痛。弗芮安打电话给医师，医师一听就知道是她的声音，因为她以前打过许多次电话向他求助。他说：「尽快把他送到医院。」

这一次我在医院住了七个星期。

圣诞夜到了，医师特准我请假二十四小时。他叮咛我：「慢慢走，不要爬楼梯，否则你恐怕再也没有机

会爬楼梯了。」我们在我母亲住宅的车库庆祝圣诞夜，所以我进屋时不必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爬阶梯。隔一天，也就是圣诞节，弗芮安为了送我回医院只好取消大餐。弗芮安后来告诉我，我在准备上桌时跌倒爬不起来，孩子们难过得一整天都泪眼汪汪。

我二月底从医院回家，医师为我准备了看起来很不搭调的固定架，支架横过肩膀，紧紧扣住腰和臀部。然而，我的脊椎钙化情形很严重，使得支架很难固定上去。医师表示，惟一的办法就是开刀去除钙质沉积。

在住院期间，我每四个小时注射镇痛剂，但是现在我回到家，就只有靠药物来止痛。我上瘾了，总觉得药量不够。我染上药瘾，但因为剧痛不止，我根本不在乎。我觉得好像世界末日到了。

我听神迹，冷嘲热讽

我在医院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我的太太和邻居的太太收听了旧金山 KFAQ 电台库尔曼的广播节目。邻居给了弗芮安一本《我信神迹》(I Believe in Miracles)，并且邀请牧师来医院探访我。

弗芮安的人生改变了。她从小在天主教家庭长大，但未曾积极追求信仰。而今她对神的信心活了过来，就像绿草发芽般，从岩缝底往上伸出几寸的嫩芽，迎向阳光。

当我回家后，弗芮安觉得我们应该要回应牧师的好意，去他的教堂参加聚会，会友的友善和慷慨令我们大受感动，几周后，我们加入了教会。

有些事情开始发生了。弗芮安愈来愈热中于库尔曼，她得知库尔曼要在旧金山市区的午餐会演讲：所有的票都卖完了，但我们的邻居在午餐会前一天突然生病，把手上的票给了弗芮安。

她下午兴冲冲地回到家，滔滔不绝地说：「人们被医治了。我看见了！」她还说：「我和一位女士说话，她的背痛得医治了。弗瑞德，我知道同样的事也能够临到你。库尔曼六周内会再回到旧金山，在诺布山(Nob Hill)的纪念堂举行聚会，你会在那场聚会中得到医治的。」

我嘲弄地说：「你要不是疯了，就是在午餐会时喝醉了」她的确是「喝醉了」，但我当时还不明白什么是「新酒灌满」。

我开始被一连串的祷告「轰炸」。教会的会友来探访，告诉我他们在为我祷告。我表面上很礼貌，但内心却在讥笑他们的愚昧。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当中有些人为了我禁食通宵祷告。

弗芮安斥责我：「你应该觉得惭愧。这些人为你祷告，跪到膝盖发酸，而你呢，就只会冷嘲热讽！」她说得对，但我感觉好像一生都无法摆脱疼痛。

由于我的情况恶化，我的律师说，我们应该继续和公司打官司。他向我担保：「弗瑞德，我们很有可能打赢官司，我想我们可以透过诉讼要求高额赔偿，收取赔偿金我同意了。」

弗芮安有其他的计划。她决定带我参加库尔曼的聚会，以便获得医治。我告诉她：「你在浪费时间。」但她并没有放弃。

妻读见证，坚信不移

她时常试着读库尔曼的书给我听，她大声读：「听这一段。」当她读着一件又一件的神迹时，泪水滑下她的脸颊，她总会说：「这不是很奇妙吗？」

我告诉她说：「你这些傻气的童话故事，还比不上你的哭声来得让我惊讶。」

「随你便！继续怀疑吧！但是神无论如何都会医治你。」她告诉玛莉亚和丽莎说，神一定会医治我，她们开始每天晚上为我祷告。

有一天下午，弗芮安正在读书，两个女儿嬉闹地穿过房间，把书从她手中拿走。弗芮安笑骂她们说：「现在在我没事可做，失业了。」她打开书试着继续读的时候，她定睛在一句话上：「神总是听小女孩的祷告。」

就是这样！从此之后，她深信不移，相信我必能得医治。

我说：「这全是胡扯，没有任何有脑子的人会相信这种医治的事。」但弗芮安还是坚信不移，她甚至还预订了从我们社区开往聚会会场的巴士车票。

我和一位新的神经外科医师约诊，准备周末住院接受几项新的检验，刚好就是弗芮安要我参加聚会的同一个周末。我央求医师为我动手术，即使手术失败造成瘫痪，也在所不惜，我不计一切地想要停止疼痛。

弗芮安恳求：「弗瑞德，拜托你延一周。你得去参加库尔曼的聚会。你难道不能请医师再缓一周吗？你可以在参加完聚会的那个周一再去医院，如果你还想去的话。拜托延一下！」

我说：「医师会认为我疯子你不能只为了自己方便就作这样的安排。他非得这么做不可。」

她使出所有女人会用的手段想让我改变心意，她进一步央求、威胁、哭泣、大吼大叫，只希望说服我参加聚会。

「弗芮安，你不明白，保险公司已经支付了两万八千元的医疗费用。现在他们同意付费，我不能取消约诊。」然而，她的决心使我无力招架，我最后决定取消约诊。这是我毕生感谢神的一个决定。

接下来的周日，我们搭上老旧不堪、我所见过说破的破烂车。「这也称得上是巴士？」我坐在破椅格上嘲讽地问。

她说：甜心，我很抱歉，但是你将会发现，这一切都值得。

当我们经过高低不平的路面时，我明显感觉到，好像所有防震弹簧和缓冲器都不灵光，座位有如固定在车轴上，没有半点弹性，所以每次颠簸带来的震动都会让我疼痛入骨。我瞪着弗芮安抱怨：「驾驶员故意把车子开进坑洞！」

她掉下眼泪说：「弗瑞德，若不是我知道你这个下午就会得医治的话，我现在就会请他让我们下车。但是我知道……我就是知道，你将获得医治。」

「你怎么知道？」我一边痛得喘气，一边对她咆哮：「你怎能如此确定？」

「我不知道。我就是相信神，感觉到祂希望你得医治。我已为此祷告很久，孩子们也是。你知道吗？库尔曼说过，神总是垂听小女孩的祷告。我甚至祈求你能在聚会一开始就得医治，那么我就可以好好享受聚会。」

我上当了？

老旧巴士继续颠簸前行，我一言不发地坐着生闷气，觉得疼痛难熬。弗芮安又开口了，这次她小心翼翼地：「弗瑞德，我很有信心你会得医治，我已经请你

妈妈今晚帮忙照顾小孩，让我们可以出去好好庆祝一下。」

我大吼：「你说什么？」她的唠唠叨叨已经够糟了，这让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她低下头去，我看到她的嘴唇在动，她正在作无声的祷告。

我想：「这有什么用？我上当了。我会想办法让自己好过一些，但我再也不会上当了。」

倘若我能预见未来，倘若我能明白神为我预备的，我必不致如此。但是，我被自己的小知小信所困，陷在自己用骄傲和自怜打造出的牢笼里。

巴士正好在会堂大门打开时抵达。当我下车时，所有底层座位都坐满了人。弗芮安的朋友帮忙扶着我，走过一长列的台阶到顶层座位。另一个朋友，也是教会会友，看到我们过来，就把座位让出来。我小心翼翼地坐下来，因疼痛而弓着身子；弗芮安则靠着我旁边走道的墙壁站着。

库尔曼在诗班唱完诗之后走上台，她穿亮粉色洋装，对着鼓掌的群众挥手致意。接下来，她开始唱诗歌，

打手势要大家跟着唱，我周围每个人都跟着吧，只有我例外。

我自言自语：「她以为她是谁？一个女牧师！好家伙！我一定是全世界头号傻瓜才会被着进来。」

何不相信耶稣？

正当聚会进行时，人们开始走上台，见证他们如何得医治。这到底是哪一种魔术？但可以确定的是，不可能全部的人都在造假。

就在这个时候，库尔曼停下来，指着楼座说：「有位坐在楼座的年轻男士，他刚才严重的脊椎受伤得医治了。他坐在顶层楼座，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但肯定的是，他的脊椎受伤得医治了。站起来，站起来接受医治吧！」

弗芮安用手肘碰我说：「弗瑞德！弗瑞德！就是你，她说的就是你！站起来，快站起来！」

我环顾四周，有几个人正看着我。我觉得很难为情，不愿意起身。「弗瑞德，神要医治你，站起来接受

医治。」

我摇摇头，试着放低自己的身子，但是库尔曼的一名工作人员从走道走过来，弯下身对我说：「我想库尔曼女士说的就是你，你的脊椎受过伤没错吧？」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她问：「你何不相信耶稣，站起来呢？」

我想摇头，但某种奇特神秘的力量催逼我站起来。我伸手按住座椅的扶手想站起来，但发觉我再也不需要靠着双手支撑就能站起来，而且疼痛消失无踪了！

我向前伸展，再慢慢地向前、向后弯腰。工作人员要我站到走道上，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弯腰。我简直不敢相信！疼痛不见了！我的腰背变得柔软，可以弯曲自如。

我转身想和弗芮安说话，但她哭着说：「噢！弗瑞德，赞美神吧！赞美神！赞美神！」她只能不住地赞美。

能走→能跑→能抱！

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我还不会祷告，也没有半

点信心，我对发生的事嗤之以鼻。然而，突然之间，没有理由地，我奇迹般地被医治了。

工作人员建议说：「试着在走道来回走动。」但我不只是走动，我开始跑，从走道往下层跑，再折返跑回来。楼座的人都在看我，有的人举手赞美神，我不在乎，我得医治了。

工作人员问我：「你愿不愿意跟着我一起上台？」

我不等她就顺着台阶往下跑。我是用跑的！当我到了底层后，就转身再跑回，这样来回跑了三次。这一切都如此真实，即使我跑动时脊椎承受了脚踏地板的震力，却一点也不痛。我来回跑动，又跑又跳，测试背会不会痛；结果感到完全不会痛，也不会觉得酸或僵硬，就好像从来不会受伤一般。

我们向着前台走去，库尔曼看到我们走过来，伸出手问道：「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你被医治了吗？」

我过去不敢在人群面前讲话，但是就在那天下午，我站在数以千计的人群面前，告诉他们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他们不约而同地拍起手来，会堂里充满了人们赞美

神的声音。我听到自己高喊着：「赞美神！谢谢祢，耶稣！谢谢祢！」神的大能忽然间临到我，我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弗芮安和我那天晚上真的就一块庆祝。这场庆祝棒极了！我们真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一对了！

后来，我们回到我母亲那里去接女儿。三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有能力把她们抱起来。我的母亲大叫：「弗瑞德，你的背！」我笑了出来，觉得比以往更加强壮。

旧伤→死肉→复生！

一年以前，我还在兼职工作时，我的右手大拇指被夹在一块很重的木板和卡车间，指节以上的拇指被压伤，肌肉和组织被扯裂，使得指尖骨露出来。医师用硅胶质作成假指尖，填在伤残的地方，再从前臂移植皮肤到指尖。

他们告诉我：「这只是装饰品。当然，它永远不会动，也不会有感觉，因为它不是真的。」

那天晚上，玛莉亚和丽莎问我说：「爹地，神也医治了你的拇指吗？」

我勉强地笑了一下说：「不，我的小天使，神正忙着医治我的背部。」

「但是我们也为你的大拇指祷告啊！」她们显然很失望地说：「我们相信神也会回应那个祷告。」

我用手抚摸着她们的头说：「嗯，我想，一项医治就是够了，不是吗？况且，这个指头只是人工的假指头。你们该不会认为神也会让它活起来了吧？」但是，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们就是相信会这样。

我们决定和几个朋友一起到教会去，为我的医治作见证。周日晚上的聚会仍会进行。我们经过市区时，我突然感觉到右手有一种奇特的刺痛感。我向下瞄了一眼，我的拇指在抽搐，而且会动了。我的拇指有感觉了，它有生命了！

我的女儿大声说：「噢，爹地！神回应了我们的祷告，不是吗？」是的，祂果真回应了女儿的祷告！

康复到可以滑雪

两天后，我脊柱所有的钙质沉积都不见了，肿胀和硬块都完全好了，我信心满满。隔天我打电话给律师，告诉他说：「你可以取消官司，我被医治了。」他对着电话大喊：「什么！你这是开玩笑吗？」

我坚定地告诉他：「不！我被医治了。我的背好了。」

「等等！别说话，立刻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私下谈谈，但是别告诉别人这件事。」我同意了，但我没勇气告诉他，一天前我已经向几百个人作了见证。

他尝试说服我相信，这只不过是一时的身心缓解：「过几个星期，当所有事情回到常态时，疼痛会再回来，那时候，我们可以继续诉讼。」

「没有必要。我的背已经得医治了。」

「不可能，背伤不可能隔夜就痊愈。」他对我的话大感惊讶，一直劝我：「休息几星期，你就会回到常态。」

不过，我已经背痛长达三年，一点也不想再回到「常态」。我已经得医治了，这是金钱难以买到的。

接下来的一周，弗芮安和我三年以来头一回短程旅游，我们开车到太浩湖（Lake Tahoe）的滑雪场玩。滑雪是我很喜爱的一项运动，但是我们曾经以为，我们两人再也无法一起滑雪了。

弗芮安和几个朋友（他们都曾经为我迫切祷告）待在坡顶，我坐着一块用橡胶内胎制成的滑垫，顺着坡滑下来。我正急速前进时，撞到一块凸起物，人被弹起，倒栽葱似地撞到一棵树。

我费劲地爬起来，抖掉耳朵上的雪，听见弗芮安在坡顶大声喊：「赞美主！」

我吸进一口气，开怀笑了，在心中默念着：「阿们！」

健壮到重回本行

三个星期后，当我再次穿上西装外套上教堂时，发觉到口袋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我忘了里面还放着止痛药，这些日子以来，我完全没想到它。我带着药参加库尔曼在诺布山举行的布道会，以为下午会用得着。但神的医治是完全的，我知道我再也不需要药丸了。

六月间，我回到工作岗位。工作之后，我有好几次从梯子上摔下来撞到背，这种情形连一般没受过伤的人都会摔成重伤，但是我的背象是铁打的一般，比以往更加强健。

我的一些朋友对于我重拾建筑的老本行感到惊讶，他们以为我会自然而然地成为牧师或传教士，但我还是我没变。噢！我全心爱神，不放过任何机会向工作伙伴、客户见证神如何在我身上成就大事。我万分感谢神！

我仍旧只是一名努力工作的建筑包商，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和强悍粗鲁的工人在一起，象是叠砖、搭屋顶的工人、木匠、水管工人。我不是个牧师，我也不打算表现出一副宗教或虔诚的样子，我所知道的就是，我曾经是个没有希望的伤残者，然而现在全然地好了。这一切都是神成就的！

以前，每当有人认为我应该去当传道人时，总会让我感到有些为难，直到我读到圣经里耶稣在格拉森医治人的故事时，我才明白了。那个被耶稣医治的人想要跟随耶稣，成为使徒，但是耶稣告诉他：「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

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马可福音五章 19 节）这也正是我所做的事！

在晚上，我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坐在桌旁，听女儿小丽莎低头祷告：「谢谢祢，主，医治我的爹地！」这对我意义非凡，再也没有人比我体会更深了。她永远不会忘记主所做的。

我也永志不忘。

第三章

无法解释的奇妙经历

[医师的专业印证]

克雷尔.金恩（**Clair B, King**）

我向来尊崇医疗专业，而且从我和医师对话中得到一个信念，就是一个人若没有信仰，是不可能成为一名医师的。

医师向病人见证透过祷告蒙神医治的个人经历，这应该不会令人感到意外才对。归根结柢，所有的医治都来自神。医师可以执行手术，但是他必须等候至高者降下医治：医师也可以开药，但惟有神能够医治。

金恩自一九三五年以来就在俄亥俄州坎顿(Canton)任眼科医师，在此之前，已在坎顿执业达十年。他是美国眼科学会会员，曾经担任斯塔克郡医学会主席，现任职七百五十床的奥特曼医院。他从宾州大学获得理科硕士及医学博士学位，是圣路克医协会会员，也在坎顿的基督联合长老教会扮演领导角色。

神迹这件事，依本质来说，是无法用科学来解释的。为神迹下定义，就有如界定无限或永恒一般。你无从知道神的意念，因此，也不可能明白祂的道路。人无法理解神迹，只能接受它。

我相信神迹，不仅因为我会亲眼看见（我看过许多神迹），而是因为我相信神。即使我不能够理解或解释为何一个人的伤处或疾病奇迹般地得医治，然而，我相信神，所以我能够接受（就象是我也不了解收音机和电视机，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享受在其中）。

神的医治并非医疗或手术的替代品，而是比科学医疗更为完全的医治：医师只是神手中的器皿。有时候，神选择不透过祂的器皿而直接医治，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高兴，而不是困惑。

我虽然信主多年，但并非从一开始就这么认为：事实上，我是在第一次经历到神的大能之后，隔了许多年，才明白医治神迹的。

割伤角膜正常了！

回忆一九五三年八月，五岁的罗伯特·凯斯纳眼睛受伤被送来就诊，他的角膜被飞来的玻璃碎片割伤，眼球前腔的透明液体因而外流干涸，造成虹膜脱出。

我在和我一起行医的儿子协助下，于奥特曼医院动了紧急手术，将剥离的虹膜归回原来的位置，再以结膜瓣覆盖，就好像用纱布块覆盖在伤处一般。

十二天之后，星期六的早上，我们拆掉眼睛的包扎，结果发现结膜瓣覆盖固定不住，虹膜再次脱出角膜外。外科手术势在必行，动手术的日期就定在三天后的星期二。

我们让家长带孩子回家度周末，星期二一早，他躺在手术台上准备接受手术。我在麻醉之前作了最后的眼部检验，简直不敢相信亲眼所见的事，于是叫我儿子来再检查一次。眼睛完全得医治了！没有必要再动手术。

我们感到惊讶，甚至有一点点尴尬。我毫无选择，只好请开刀房同仁回去，把孩子推回病房。

我打电话给男孩的双亲，他们的回答简单扼要：「我们带罗伯特，凯斯纳去参加库尔曼周日的布道会，接受医治祷告服事。」

六天之后，我再度检查小男孩的眼睛，在他的病历上写下：「复元情况令人满意，外观良好。」一九五四年一月九日，大约在四个月之后，我在病历报告上匆匆记下：「眼部健康无瑕，眼底检查正常。」在当时，这对我来说难以理解，于是把病历归档，束诸高阁。

神也医治人的身体？

一九五七年，我在参加以马内利长老教会的聚会时，听到艾蜜莉.贾德纳.尼尔谈到医治神迹，我开始明白到，医治不仅止于动手术或开药方，还有更高的医治。我买了她的书《一名记者透过灵里医治认识神的见证》（**A Reporter Finds God Through Spiritual Healing**），把整本书仔细读完。我一直相信宗教医治人的灵魂，而医疗医治人的身体。神有可能也医治人的身体吗？

我在医学院受到的教导是，医药能够治好病人，而医师是执行医疗的人。病人的身体是有形的，因此，只能透过有形的药物及方法来医治。

现在我第一次明白，人不但是有形的肉体，也是属灵的灵体，神——伟大的医治者经常超越祂的自然法则，在爱和恩典中以超自然的法则施行医治神迹。

因着这层全新的理解，接下来的夏天，我能够以接受的心聆听来自费城的奥弗雷德·普莱斯防士（Dr.Alfred W.Price）于纽约州沙托竞瓦（Chautauqua）的一场讲道。我们在那里有幢避暑别庄，但我从未注意到一年一度的圣灵医治讲座。我非但洗耳恭听，心领神会，还在周末前加入了圣路加医协会，是一个以装备并施行圣灵医治为宗旨的协会。

在回到坎顿的途中，我决心要让更多人了解，这样的医治不但有可能，而且值得追求。和我共事的人，尤其是我的牧师（他也是我的密友）认为我看起来象是疯了。不论如何，自此之后，基督联合长老教会的牧者全部都加入了圣路加医协会。

先祷告后开刀——神迹立现！

不久之后，我到印地安那州进行医疗宣教时，学习到在动手术前先大声祷告。我从不后悔这么做。

祷告改变了开刀房的气氛，病人、护士、助手，我们全体在施行麻醉前一同祷告，来到神面前，因而带来了改变。心里头知道那位最伟大的医师就陪在我身边，真是令人兴奋。祂的同在使我的重担大为轻省。

此外，祷告非但改变了开刀房，也为病人带来绝对性的改变，尤其是有情绪或灵里有问题的病人。

有时我仍会犹豫，神是否真的会因着我们的祷告而介入，在转瞬间医好我们的身体器官。我一直相信神确实能够立即地医好身体组织，但从未真的认为祂真的会这么做。但是，每当我想起凯斯纳的病例时，一切就不一样了。

我回去为他重新检查。角膜损伤已完全被医治了，连一点点伤痕都没有。这惟有神才能做到！祂回应了凯撒琳·库尔曼的祷告。我想要更多地了解库尔曼，因此开车来到宾州的匹兹堡参加神迹布道会。稍晚时，我找到

她单独谈话。

她说：「这些医治并非因为我的关系，是圣灵动的工。」

就因为连她自己也无法解释那些医治神迹，更让我相信她的服事是真诚无伪的。事实上她也坦白告诉我，她从未读过有关神迹医治的书，因为她希望她的心能够保持纯净清洁，好成为圣灵大能的导管，

「当我走上讲台。」她说：「我全然地仰望神。我相信神必定会使神迹发生——而神迹真的发生了，没有任何的心理障碍。」这就是圣灵医治的关键。从医学的观点看，是无法理解，也无从解释的。我们作医师的略有学问，但许多时候知识反而成为真理的绊脚石。知识不能解答所有的问题，我们必须靠信心接受一些东西。

这也说明了保罗何以会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哥林多前书一章 27 节）我们不可能去否认圣灵的医治，就好比 we 不可能去否认神一样。

第四章

加拿大日出

[淋巴腺癌末期，原估寿命五年]

肯尼斯.梅（**Kenneth May**）

梅先生和梅太太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弗雷特斯福斯（Forester, s Falls）一座占地两百英亩的农庄，农场种植谷物并畜养牛只。梅先生现在住的房子是他祖父在一八七一年盖好的，他是住这间房屋的第三代。他们有两个女儿，均已出嫁，一个住在魁北克的拉钦市（Lachine），另一个住在宾州匹兹堡。梅先生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六六年的夏天，那时他正值五十九岁。

太阳落下地平线，天色渐渐变暗，我把曳引机停放在谷仓后面，疲倦地穿过后院，走向我从小居住的两

层楼屋子。我们家那条红白相间的有利牧羊犬跟在我后头，舔了舔我手上因在农场工作一整天而留下的咸味。我累极了，一想到可以吃到玛格丽特做的热比士吉，并且痛快洗个澡，我不由得加快脚步往屋里走。

我爬上台阶到了厨房后面的小阳台，把鞋子上的泥土抖掉，然后把湿衬衫上沾着的稻草拿掉。

「你把稻草堆弄好了吗？」玛格丽特站在烤箱旁和我说话，一边用围裙擦脸。

「是啊，还好我一年只要弄一次就好，否则我可要吃不消了。」

她带着爱尔兰腔笑盈盈地说：「肯尼斯，要记得你早已不再像以前一样年轻力壮，下次过生日时你就满六十岁了。」

「嗯，别提醒我嘛！」我穿过厨房去梳洗，准备吃晚餐。我四下打量这幢老房子，若有所感地对着自己轻叹：「你已经是近百岁的老女人了。虽然你已经被整修过好几次，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免不了步向衰老。也许我也是这样，大概只是老了。」

肿块使黑夜提早来到

我把左手放到右手臂下，小心地触摸腋窝下的肿块。我觉得事情有点不太对劲。

我走回到厨房，晚餐已经预备好了。我站着凝望窗口外的落日余晖，毗邻处就是一块墓地，隔在通往柯登那条路上的小教堂和我们中间，在夕阳残照下留下影子。古老的墓石经过长时间的日晒雨淋，显得陈旧不堪，看起来好像暗暗地在向我招手。虽然天气还很暖和，但我感到一股寒意，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颤。

我会和死亡擦肩而过。一九四五年时，我曾因严重肺炎由救护车紧急送往朋布洛克医院（Pembroke Hospital），还记得当时听到医师悄悄告诉玛格丽特说，我已经在死亡边缘。我迫切祷告；我不害怕死亡，但是祈求神让我能活着看孩子长大。隔天我就退烧了，不久后出院回家，而且没有留下病根。

过了一年后，我们的小女儿结婚从家里搬出去。我为她高兴，但是心里面总有个不祥的预感——我借来的时光现在已经耗尽了。

夕阳最后一抹余晖消逝，黑夜笼罩了整个乡间。只有小教堂发出亮光，映着墓地上歪歪斜斜的墓碑。我不惧怕死亡，深信神超越死亡。我再次把左手放到右手臂下，按压腋窝的肿块。我不禁自忖，难道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

玛格丽特愉快的声音打断了我悲观的念头，我走进厨房和她一起享用晚餐。

那天晚上，我洗好澡后躺下，把手枕在头后。卧房窗户吹进的微风令人感到舒畅。玛格丽特换好睡衣准备就寝，正伸手要把灯关掉时，我听到她大喊：「肯尼斯，这是什么？」

我可以从她的声音感觉到她很紧张，睁开眼睛，看到她盯着我右手臂下显而易见的大肿块，我瞄了一眼肿起来的地方说：「噢！这已经长了好一阵子了，只是我没有提起罢了。」她叨唸着：「怎么会这样？它长得有鹅蛋那么大。我认为你应该去派伊医师那里检查一下，但是我太了解你了，你会不断工作，至死方休，万一有一天你倒在田里，就留下我一个人孤伶伶的。」

死亡的念头再度浮现脑海。我很快把念头甩掉，在床上翻个身，把枕头放好。「好吧！让我把剩下的杂务做完，然后我就会给他好好检查一下。说不定只是普通的小肿块。」但是我的内心却有一种被啃蚀的感觉，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比这严重多了。

在夏天，农场上一刻不得闲。我们有二十头乳牛，一天得挤奶两次。除了牧地之外，农场里其余的上地都种植作物，这意味着需要人工不断地照料。几周后的收获虽很令人满足，但是我很容易疲倦，不断悲观地想到未来的日子。

一个月后，玛格丽特说服我去看马克契医师，他推断可能是囊肿，要我再等等，一个月之后再回来复诊。可是现在已经是八月，我们正准备忙收割。时间一周周地过去，我注意到右脚踝也肿得很厉害，我几乎无法把鞋子套上。

检验将真相全盘托出

我们的小女儿艾芙琳从渥太华回家过周末，母女两人最后说服我和派伊医师约诊（马克契医师推介过他），他也是九里外的柯登小村庄里仅有两位医师的其

中一位。我的约诊在下周二，但是这时候我从脚踝、小腿一直肿到膝盖，只能够僵硬地挺直膝盖勉强走路。

派伊医师为我进行检查，并且拨了一通电话。他说：「我会安排你进医院把肿块取出，我们等检验报告出来后再说。」隔天，玛格丽特开车延着渥太华河往北湾走，送我到十五里外的朋布洛克。医师在周四上午取出肿块，将它送到实验室作病理检验。我隔天就从医院回家，因为派伊医师告诉我，病理检验报告要一周后才会完成，要玛格丽特下周六打电话到医院给他。

我打算在接下来的一周做些不费力的农务，但是脚部肿胀已蔓延到腹股沟和下腹部。我开始全身发肿，就象是吃了太多苜蓿而胃胀气的牛。我胃部的压力大到令我几乎无法承受，脚也痛到无法站立。我一整个星期里大多躺在沙发上担心，不知道雇工农作物收割进行得如何。

玛格丽特周六打电话给派伊医师。他没有正面答覆，只说会私下找我们谈谈。我们约好周二下午到他的办公室。玛格丽特和我周末都没有谈到这件事，但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事情一定很严重，否则他通常会在电话中谈。

周一晚上，我们坐在桌子旁时，电话响了，玛格丽特起身接电话，是派伊医师打来的。他说：「转告肯尼斯，要他明天下午一点住进渥太华的医院。」

玛格丽特辩驳：「但是，我们原本明天要在你的办公室碰面的。」

派伊医师说：「不，我要你们明天到渥太华的医院。我现在就在我的办公室，希望尽快和你们谈谈。」

玛格丽特挂了电话后对我说：「你先吃晚餐好了。」接着她一边看我吃饭，一边把电话的谈话内容转述给我听，但是我一点胃口也没有。

我闷闷不乐地摇头，把椅子往后靠，我说：「我们最好快点动身，等到我们到了镇上时，天都已经黑了。」

我们开上乡间公路，往邻近木斯克拉湖的小村庄时已是黄昏，最后一抹夕阳余晖渐渐消失，只留下农舍的孤影闪烁着灯火。

派伊医师在办公室等我们，他先请我们坐下，然后坐在办公桌后说：「我得到的消息不太乐观。」他的脸

色在天花板微弱的灯光下显得很苍白。「检验报告显示，我们取出的肿块是癌肿瘤。」

他停顿了一下，好让我们可以听得进他接下来的话，「你罹患了霍金氏症……就是淋巴腺癌。」

他试着用和蔼的口吻告诉我们，但是，他再怎么也无法让这宣判死亡的消息变得婉转柔和。玛格丽特以颤抖的声音问：「这代表什么？」

他起身从办公桌后走到我们身边说：「这代表着，肯尼斯将无法活到终老。」沉重无比的担子落在他的盾上，他顺手拉了一张椅子坐下。尽管他爱莫能助，感到挫败，我仍可以感受到他深切的关怀之情。

我最后提起勇气问：「医师，我罹患癌症有多久了？」

他叹了一口气，就好像我提到他最怕我问的问题。「你罹患癌症的时间可能在几个月到五年之间，但不会超过五年。」

回家路上百味杂陈

回家的路上我们都很不好过。我慢慢地开着车，行驶在熟悉的老路上，两个人都一言不发。五十九年的时间不算短，这些年来，我一直住在同一间屋子，邻居也从来没换过，外出时也往返在同一条公路上。

从少年时期开始，我就时常骑马或乘车经这条路从柯登返家，只是当时它还是泥土路，向未铺上柏油路面。长大后，我开着老爸的老车子追求玛格丽特时，也曾走过相同的这条路。那时的我深深地沉醉在爱中，压根没想到未来：也未曾料想到，有一天，我会在只剩下寥寥数月生命的时候，从这条路上走过。

我们绕过弯道，到了岔路口往毕奇伯格(Beachburg)的方向开去，越过了河流，继续朝库朗奇堡(Ft. Coulonge)前进。我记起了好多年以前，我和玛格丽特河畔约会归来时的浪漫夜晚。那时候我们刚刚订下婚期，我在开车经过弯道时判断错误，结果差点把车子开进壕沟里。从那时开始，我开车时总试着让自己双手不离开方向盘。

我们经过弗雷特斯福斯。车子的前大灯映照着小教堂的尖尖长长的影子。我们绕了一个大弯，在沉沉夜

色中开回农庄。这几里路是多么熟悉啊！小时候，爸妈带着我们小孩子上教堂时曾经走过；玛格丽特和我婚后，带着罗贝妲和艾芙琳上教堂时也曾走过；当我们所爱的人逝去时，我们也在悲伤中由这条路途他们最后一程。

从柯登到农场的这条路就好像是我的老朋友，每一里路都诉说着我们珍贵的回忆。我会有过美好而充实的生活，假如说，我向上帝借来的时日已经用尽了，那么，我已经准备好去见我的主了。

我仍然抱着一线希望。也许所有的人一旦得知自己时日无多的时候，都会和我有相同的反应吧！我不知道，也许是我还不死心，想要继续活下去。不管怎么说，我就是无法躺下平静地接受死亡。如果上帝要我回天家，祂恐怕得抓着一路上挣扎反抗的我，拖着我到天国大门□。

我们把车开到家门口，玛格丽特进了屋子。出门前晚餐的盘子还散放在餐桌上，但是看起来好像是放了一世纪那么久。她在台阶上回头问我：「你不进屋来吗？」

我说：「你先进去，我随后就到。」她转身朝着车子走过来，关心地问：「肯尼斯，你还好吧？」

「没事，我还好。我想去谷仓看看，很快就回来。」
我回答。

她掉头回屋子里，轻轻地关上纱门。我们那只体型硕大的柯利牧羊犬从马厩跑出来，在我面前兴奋地蹦蹦跳跳。我用手抚摸它的耳朵，向着谷仓走去。我的右腿痛得很厉害，走路时痛到眼泪差点掉下来。长时间坐在车上令我两腿僵硬，我有如走在刀山上，每一步都感到无比刺痛，从脚跟到腹股沟和髋关节都很痛。

巡视完谷仓之后，我走到屋子的另一边，望着屋子后方的墓地，伫立了好一会儿。远远地望去，古旧教堂在夜幕中凄然矗立。仰头向天，无数的星星闪烁着光芒，林间吹来夏日最后的凉风，空气清爽而冷冽。我听到远方传来的狗吠声，所有景物都显得那么静谧。

祷告之间交托心愿

我祷告：「噢，神啊！在我的一生中，祢曾经介入医治我。这一次我的女儿都长大离家了，我没有什么能献给祢，惟有献上我自己。但是，如果祢愿意医治我，我将按祢的心意来服事祢。如果祢的旨意是要我回天家，那么，请让我没有痛苦、平静地离开人世。」

我的祖母因癌症在这间屋子里过世，我的父亲也是在这里撒手人寰，空气中似乎飘散着浓浓的死亡气味。

我泪眼朦胧，眼帘下的星星变得模糊不清，再看一眼小教堂后的古旧墓地，视线转向加拿大无云夜空中的星星。我转过身，走进屋子里。隔天早晨我就得开车到八十里外的渥太华，开始接受疗程。

家人安排我住到在渥太华教书的小女儿艾芙琳的家。玛格丽特不能陪我，因为农庄总得有人照顾，乳牛得靠人工挤奶，词料也得定时补充，禾场上剩下一点还没有收割的谷物也要有人打理。好在我已经把谷子打好了，而且邻居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帮我收割了谷物。

一连五周，从周一到周五，癌症中心每天派人来接我到医院接受放射线治疗。放射师会用洗不掉的笔在我身上作记号，活像是屠夫在切肉前先划线。放射治疗仪的射口慢慢降下来对准我的身体，放射师留在铅防护屏后面，让放射线照射我的身体。当我回到艾芙琳的公寓后，我会在身上涂上厚厚一层玉米粉，好遮掩住因为放射线而灼伤的皮肤。

我在第二个星期回家过周末。我们到家时是星期五的晚上，我一回家就倒在床上，心里担心着赶不及在冬天前把农地犁好。隔天一清早，我拖着身子下床，一破一跛地走到窗口边。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农地才刚刚犁得整齐平坦，看不到玉来残株和杂乱的田沟。我一转头就看到玛格丽特含着泪水对我微笑，她说：「上个星期三，农会所有的人都赶来帮忙犁田，调度了三十辆农用拖拉机，一天内就完成了」

我心里想，只有当人们彼此相爱时才能够如此。

肿瘤如豆，一粒接一粒

钴放射治疗并不会带来太大的痛苦，但我的病情却不见好转。一直到我获准出院回家后，我仍然举步维艰，因为太痛了，只好僵硬地挺直膝盖走路。

肿瘤再度恶化了。整个冬天我都在说服自己相信，钴放射治疗已经抑制了癌细胞的成长，然而，我身体的感觉告诉我，这只是让自己好过一点的想法。

这一次，肿瘤长在腹股沟，一开始只是像麦粒一般大小的肿块，但是渐渐愈长愈大，接着，我的左胸锁

骨下方也出现肿瘤。

派伊医师定期为我检查，但是，他说我的身体吸收了太多的钴放射线，已经到人体所能负荷的极限。他说：「如果你回到医院，他们就得用铀放射线或 X 光来治疗了。」

到十二月前，我别无选择，只得回到渥太华的医院。

由于我的左胸长了肿瘤，左手没有办法动。这一次，医师改用 X 光来进行治疗。

我在圣诞节之后自医院返家，可是我回到家不久就在刮胡子时发现小肿块，接着注意到我的全身到处出现了肿块。隔了一晚，我的脸上从耳际以下长满小肿块，形状就好像是把干豆子埋在皮肤底下般。每天早上我刮胡子时，都注意到肿块渐渐变大，最后长成和核桃一样大。

我的脖子和下颌也长了小肿块，下巴下方靠近喉结的地方有一个大肿块，看起来就好像我有双下巴。我的脸开始扭曲变形，淋巴腺已经无法正常发挥功能，我

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时，我到派伊医师那里回诊。他打电话给渥太华的一位专科医师，试着安排我住院治疗。他也和我一样感觉到，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然而，医院没有空床位，那位专科医师推测，还得再等几周才有办法安排我住进病房。我只好回家等，心里感到灰心、害怕。

玛格丽特每天为我的康复祷告，她也感觉到我来日无多了。她告诉邻居：「我相信神将会医治肯尼斯，祂曾经医治过他。」

邻居的那位姊妹回答她：「是的，玛格丽特，但是，别忘了，癌症和肺炎是大不相同的。」

接下来更传来令人泄气的消息，艾芙琳的丈夫被转调至匹兹堡工作。我们原希望能够一起度过最后的日子，好在罗贝姐全家仍住在渥太华，但我担心见不到艾芙琳最后一面。我告诉派伊医师，我想在住进医院之前到匹兹堡探望小女儿。他知道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见面机会，所以同意了，建议我延后入院的时间，等到看完小女儿后再入院。

信心开启，一步接一步

我们的一位邻居得知我们计划前往匹兹堡时告诉我们：「噢！我真心希望你们到那里时，可以有机会参加库尔曼的布道大会。」我问：「她是谁？」

为了解答我的疑问，她送给我一本《我信神迹》。我们计划星期五动身，我从星期二就开始很认真地看这本书。我很受感动，深深地被感动。我对于神医治末期癌症感到惊叹不已，心里想着，不知道这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们在星期五早上前往渥太华，艾芙琳在当地的朋友和我们会合后，开车送我们到匹兹堡。我们在星期六抵达，和艾芙琳一家人愉快地度过周末。虽然我们嘴巴上都不说，但是心里面都明白，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来看他们了。

星期一是四月一日，艾芙琳带我们去市中心第一长老教会参加库尔曼女士主领的周一晚查经班。我在聚会中深受感动，会后和几位定期参加聚会的会友谈了一

会儿。他们大力推荐我留下来参加星期五早上的神迹布道大会。一位弟兄说：「你知道吗？神能医治你。」我知道祂能医治我，只是我不确定祂是否会伸手医治我。

玛格丽特鼓励我说：「你何不留下来呢？艾芙琳会很高兴你能多留几天，你可以到星期天再坐飞机回家。」

我最后接受了建议。玛格丽特一个人先回家，让我和女儿一家人在一起。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对星期五的布道会愈来愈感到焦虑。我的腿痛得很厉害，只能勉强站起来短短几分钟，而脸上和关节的肿块已经开始感觉到痛。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我祷告着，惟有神知道我是多么恳切地诚心祷告。星期五早上时，艾芙琳唤我一起吃早餐，但我不吃。她问我：「你不吃吗？」

我说：「不，我读圣经时读到，要想让这样的重病得医治，惟有靠禁食祷告参考马太福音十七章 14-21 节）。今天早上我就要禁食祷告，求神医治我。」

艾芙琳搂着我的腰说：「我相信祂必然会医治你，爹地。如果祂是这么地爱你，就像我深爱你一样，那么，

祂怎能不医治你？」

我们提早到达，因为先前就有人提醒我们会很多人来，到时候卡内基厅前的台阶会挤满了人。我心里担心着，我的腿会痛，门口的人潮愈来愈拥挤，我如何能从人群中挤过去？而且我还得爬好几层阶梯才到得了后排的座位。我烦恼着，怀疑自己根本走不到那里。

我在门口遇到几位陌生人，他们的友谊让我大受感动。当他们知道我从加拿大远道而来时，有几位走过来和我寒暄。接下来，奇特的争情发生了。一位陌生女士走过来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向她介绍自己她说：「你患有癌症，是吗？」

我大感惊讶，但是心想她可能是从我脸上肿块猜出来的，或者她曾和参加过周一晚查经班的人谈过我的情况。在我还来不及问她之前，她握住我的手，然后开始祷告。我觉得很尴尬，不知所措，但是她继续祷告，我低下头诚心祈求：「主啊！我是属祢的，请按着祢的旨意行。」

一种奇特的感受贯穿我全身，感觉上就好像神经刺痛。祷告结束了，她只说：「我知道神会医治你。」我

向她道谢，感谢她鼓励我，她便很快地消失在人群中。

会场门外早已治好

我回头看着艾芙琳，仍为着刚刚发生的事感到几分难为情。就在这时候，我发觉到我的腿不痛了，完全不痛了。我记得渥太华的那位专科医师会告诉我：「如果癌症能治得好，腿上的疼痛自然就会消失。」

我试着开口说话，但是结结巴巴地说不出口。艾芙琳的眼眶湿了，她虽然不明白我的身体起了什么变化，但是她可以看到我喜悦的眼神。

我一直站了快一个钟头，一点也不觉得痛。入口处的大门一打开，我们就随着人群进入会堂，很快就入坐了。我们四周闹哄哄的，但是让人觉得温暖亲切，不会感到很吵，反而有种归属感。聚会开始了，我感受到神的大能和同在。

一位工作人员走到我面前，轻声问我说：「你是从加拿大来的，对吧？」

我回答：「是的。」心想我们还在外面台阶等候入场时，一定有人先告诉她了。

她问道：「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说：「我的腿不痛了。我想一定有大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很肯定一定有大事发生了。」

她领我走到前台，介绍我给大家认识。库尔曼女士问了我的病情，然后就嘱咐我回家后到医师那里检查。

她轻轻地按手在我的肩头，为我祷告。突然间，我感觉到一阵暖流，圣灵的大能浇灌在我身上。

我心想，我一定会在大家面前倒下来。我硬撑着，试着不让自己倒下，但是一点用也没有。我试着找东西靠着，也没有用。当我躺在地上时，我听见有人对我说话，声音听起来很平常：「肯尼斯.梅，你被医治了。」

我大声回答：「是的，我在门外就获得医治了。」我站起来，从台上走下去，行动自如，就和一般人无异。肿块消失了！疼痛也消失了！我可以感觉到我的腿部消肿了！我得医治了！

我走回前廊，靠着墙站着，汗水淋漓，全身湿透了，就好像是在大太阳底下剪了一个小时的草。接着，我开始发抖，背靠着墙，身子不听使唤地弓了起来。我摇摆得很厉害，感觉彷彿快要把屋子给摇翻了。最后，我不再发抖了，回到艾芙琳旁边的座位。

隔天是星期六，我几乎一整天都窝在艾芙琳的沙发上发抖。汗珠如雨滴下，衣服都湿透了，让我不得不起身换了两次衣服。

家人星期天送我搭乘往渥太华的飞机，我泪如雨下，艾芙琳担心我会看不清楚，但是我向她保证我没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知道和我得医治有关。玛格丽特来机场接我，我们一起回到弗雷特福斯。

多位医师证实没事

三个星期后，我照着约定的时间在住进医院前到癌症门诊复检。玛格丽特和我都明白，我的身上发生了戏剧化的改变，但是我们没有告诉专科医师。我知道他一定会发现到我身上的肿块全都消失了，腿部也不再肿胀。

检查完毕后，我回到候诊室。第一位医师对我说：「我希望你再等一下，我会请另外一位医师来为你检查。」

我同意了，一直等到所有的病人都离开，才再度进检验室接受检查。第二位医师为我做了详细的检查，然后满脸疑惑地回头看着他的同僚说：「到底要我检查什么啊？」

他摇摇头说：「什么也没有。」话一说完就走了。

第一位帮我检查的医师也一脸不解，他说：「如果你下个月回来复诊，我们会安排我们专科总医师来为你检查。不管怎么样，我想你可以暂时忘记住院这回事。」

我问：「这代表什么意思？」

他说：「在另一位医师为你进一步检查前，我还不能说什么。再说，现在就你目前的状况下诊断还太早。」

一个月后，我最后一次回到癌症门诊，专科总医师为我进行了检查，他做完检查时，我问他：「医师，你发现了什么吗？」

就和另一位医师一样，他带着一脸不解的表情对我说：「什么也没有！」然后就没再说什么话。

我穿好衣服回到候诊室，玛格丽特在那里等我。过了一会儿，医师走出来，向着她走过来。医师平时话很少，看着她的脸说：「他现在是个很健康的人了。」他摇摇头，好像不敢相信自己所见到的喃喃地重复着：「……很健康的一个人。」玛格丽特的脸上神采飞扬，眼中泛着泪光，她说：「医师，这是个神迹！」

他停了半晌，然后说：「是的，没错。」接着，就边摇头边穿过门走回癌症门诊。

星光中，迎接明日晨曦

我们开车离开这座大城市，回到山峦层叠的加拿大，一路上夏日阳光照耀在高大的云杉树林上，我们开着车一里又过了一里，两个人都思绪澎湃，一言不发。过了好久之后，我才猛然回神，注意到窗外加拿大绚烂的美丽晚霞。

太阳下山了，乡野田园暮色低垂，我对玛格丽特说：「神真好，不是吗？」

「是啊！祂就是一切。」她小声地回答，仍沉浸在万般思绪当中，天愈来愈黑了，我们继续行驶在夜色中。

我从车窗看出去，星星闪着微光，再往北方看过去，可以看到明亮的北极光放出闪烁的光芒。我说：「我想我明天会早起，帮忙挤牛奶。健壮的人没有理由手上有工作还睡到日上三竿。」

玛格丽特靠过来，挽住我的手臂。从她微笑不语中，我可以感受到她爱里的温暖。

我说：「除此之外，我最想要做的就是看看崭新的晨曦玛格丽特说：「我们会一起看日出，迎向新的一日，这一定很棒！」

第五章

俄罗斯爱之旅

[脊椎伤害+忧郁症]

芮娃.罗曼诺斯基（**Rrtva Romanowsky**）

芮娃.罗曼诺斯基是芬兰人。她于一九五三年偕夫婿赴美，她的丈夫阿卡迪曾在俄罗斯军方任军官，目前在南加州任汽车维修师。芮娃曾于赫尔辛基音乐学院修习音乐，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和丈夫育有十名子女，定居洛杉矶市郊的塔沙纳（Tarzana）。

一九四五年，芬兰正值春天，赫尔辛基春意盎然，从空气中可以感觉到夏天快要到了。漫长的战争终于过去，我们教会中学的女学生忙着在街上为基督作见证，一方面也不忘如平日一样地嬉闹。

然而在其他角落，气氛并不是那么欢乐。数以百计疲惫而焦虑的人从战场回乡，有的刚从战俘营出来，有的刚从军队解役。许多人找不到工作，生活陷入困境，只得借住教会地下室的临时收容所。

爱情在芬兰开花

我毕业之后，参加姑婆的七十五岁寿诞，在那里认识了阿卡迪。他是位年轻的俄罗斯军官，曾经是战俘，唾弃共产主义，正在协助制作芬兰的反共产主义广播节目。他流浪异乡，可以说是战争的受害者。

我们住得很近，开始定期约会。我是个教徒，而他却心系大千世界，但是我们仍为彼此所吸引。该年秋天，在我进入赫尔辛基音乐学院攻读声乐和钢琴之前，我们宣布订婚了。九个月后，我们结婚了，证婚人一位是路德教派牧师，另一位是东正教主教，两人在牧职上不相往来，但都表明爱慕同一位耶稣。

从政治上来看，弱小芬兰的处境日益艰难。斯大林的手下遍布各城，共产党正极力要争夺政权。共产党时常在晚上发动逮捕行动，我们经常有邻居半夜被抓走。阿卡迪警告过我，这种事随时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事情真的发生了。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为即将出生的小孩准备摇篮时，他们就来家里带走阿卡迪。然而，他又戏剧化地逃出。我们摸黑逃跑，长途跋涉，最后终于来到美国。但是一开始我们有整整七个月的时间，跟着地下组织躲躲藏藏，后来逃到瑞典，最后在英吉利海峡一场船难中逃生，在爱尔兰上岸。直到六年之后，我们才历经千辛万苦，踏上美国自由的土地。

考验在美国开步

然而，我们虽然获得政治自由，却仍受到罪和老我的捆绑挟制。我们育有四个儿子，全家人挤在纽约一间窄小的公寓里。阿卡迪得知在洛杉矶有个汽车修护技师的工作机会，于是我们举家前往，横越了大半个美国。

我们仍继续寻找着向往已久的自由。

我还记得当年还在教会中学读书时，有一次在布道大会中，我接受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在神的祭坛前跪下。那种美妙的感觉，令我难以忘怀。我也记得当时参加早祷、午祷、晚祷以及周日崇拜时那种美好的感觉。我心想，或许重新拾回规律的信仰生活，可以带来我所需要的释放。

当我们在爱尔兰时，我深深被天主教仪式所吸引。我们到了美国后，我会加入俄罗斯东正教的教会，但是都不能获得满足。由于换过几间教堂仍无法满足我的心灵，于是我最后加入洛杉矶一间罗马天主教教会。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悲剧。阿卡迪出了车祸，一条腿打上石膏，六个月后才能拆下来。他膝盖不能弯曲，行动不便，以致无法继续工作。他放弃汽车技师的工作，在洛杉矶买下一间酒馆。但是过不了多久，酒馆经营不善，亏损连连。我们很快变得一无所有，只剩下一票喝酒的朋友不时来家中饮酒作乐。我的心情坏透了。

紧接着我的第九个孩子出生了。那一年是一九六一年，我从医院回家时，发现身体有些不对劲。我接受了脊椎麻醉，整个神经系统都受到影响。我的情绪崩溃了。

一年前，当我的第八个孩子出生时，我的脊椎就已经在脊椎麻醉时意外受损。后来我慢慢复元了，但是第二次脊椎麻醉使得旧有症状变本加厉，包括剧烈疼痛、头痛、晕眩、昏厥、记忆丧失，还有忧郁。这一切就好像是灯光突然熄灭，彩色的世界顿时变成一片黑白。

病痛席卷身心

我向来是个强壮健康的女性。我的斯堪地那维亚血统使我不容许自己变成孱弱的家庭主妇，被一屋子的小孩子磨光了精力。我深爱我的孩子，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总是能够热情有活力地安排每一天的生活。

而今我却害怕面对早晨，整天没来由地哭泣不止：一个人躲在阴暗的屋子里，脑海里徘徊若死亡的念头。

妇产科医师将我转介绍给一位内科医师，后来又转给神经外科医师，最后转至精神科门诊。他们开了许多药给我吃，但是一点用也没有。虽然我每次服用的剂量很高，情况依然没有改善。

后来我尝试藉酒浇愁。我以前从未喝得醉醺醺过，但是，每天早上阿卡迪一踏出家门后，我就开始喝酒。等到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放学回家时，我已经醉得不省人事。没有人警告过我，在服用抗忧郁剂时同时喝酒，可能会致命。不久之后，我已经不成人形。

夜复一夜，我瘫在沙发上，看着阿卡迪下班回家，系上围裙准备晚餐。屋子里杂乱无章，小孩子也无法从

我这里获得一丝关注。

五个不到六岁的小孩可以磨光任何人的耐性，但他是我所见过最慈爱、最温柔的男人。我有时会好奇，他那训练有素的耐性到底是在多年俄罗斯军旅生涯中养成的，或是在芬兰的监狱里磨出来的？

我根本无力成为阿卡迪的贤内助。我所能做的只有躺在沙发上，瞪大眼睛看着他帮婴儿换尿布、洗碗。我们的钱花完了，付不起药费，于是，廉价烈酒成了我惟一的解愁丸。

朋友带来卢尔德（Lourdes）圣地的圣水，希望能医好我受损的脊椎、关节炎和糖尿病，但是，于事无补我甚至还向一位有医治恩赐的天主教神父求助，然而，神医治我的时间还没有到。

我们卖掉房子，搬到乡下。我一度以为我的病快好了，但是疼痛和忧郁症再度发作。我多么不想再活下去！神似乎听了我每一个祷告，惟独求死的这一个例外。但我明白神要我亲近祂、与祂同行，然后祂才能医治我。

我们搬回到洛杉矶。我知道我必须找出方法，重

拾快乐人生，我不能继续这样消沉下去了。有时我甚至觉得，自杀还比面对另一个明天来得更吸引我。

我想着，如果我能走出屋外，或许就能重拾生活乐趣。然而，单单是走出屋外就够累人了。印象中的洛杉矶是个美丽的城市，但是在洛城度过的头一天，就令我感到沉闷乏味，和过去的生活没两样。

生命惟一道路

我在逛超市的时候，心不在焉地随手从架子上拿起一本书，名叫《别告诉别人》(Tell No Man)，作者是阿德拉·罗杰斯·圣约翰(Adela Rogers St. John)。我心想，这也许会有帮助。我不自主地掏了一下钱包，发现钱不够，但是，至少让我把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开来。

我翻开第一页后就爱不释手。我想，神会再度触摸我生命的。读完这整本书之后，我知道了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我生命中惟一的道路。

我再度回到天主教堂，规律参加弥撒，但是我的身体持续恶化，从脊椎尾部痛到肩膀，引起后脑疼痛。我只能弓着身子在屋里走动。

雪上加霜的是，后来我发现自己竟然再度怀孕了。我呐喊着：「我不认为我受得了再添一个宝宝。」但是，我怀的不是一个小孩，而是双胞胎。当医师告知我怀的是双胞胎时，我几乎要崩溃。忧郁症旧疾复发，我觉得自己面对的是没有希望的将来。

经过长达十四小时的分娩过程，双胞胎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出生了，但其中一个孩子在出生时夭折。我央求医师不要再帮我进行脊椎麻醉，然而我是接受慈善救助的病人，没有人理会我的警告，医师最后还是执行了脊椎麻醉。我从医院回家后，剧烈的脊椎疼痛再度发作。医师要我在家好好休养，但我是十个孩子的妈，只好把医师的叮咛放到一边去。

我们的景况很不理想，我们在陌生异乡客居，夫妻两人都不太会说当地的语言。阿卡迪拼命工作挣钱，好让我们有地方住，一家人能得温饱。我的脊椎疼痛不止，挣扎着想从忧郁症的深渊爬出来，身心饱受折磨，甚至觉得神已经离弃了我。我能怎么办呢？我能往哪里去呢？

有一天下午，我躺在沙发上时，电话响了，是位

可爱的爱尔兰女士，艾薇，汤普森太太打来的。我们是在一年前认识的，她告诉我她想来我家看看小婴孩。我记得她一直为多发性硬化症所苦，但是当她走进我家时，判若二人。她看起来好极了，好像年轻了二十岁。我惊讶地问：「你发生了什么事？」

她微笑着简单告诉我：「我遇到了耶稣，而祂医治了我。现在我加入凯撒琳.库尔曼的诗班，在神殿大会堂服事。下次聚会时，你何不跟我一块去？」

我为着她的关怀深受感动，但是对于参加医治布道会意愿不高。我说：「你知道的，我是天主教徒啊！我从不让不是天主教的人为我按手。」

永生神的灵

然而，近两个月以来，她的邀请在我的脑海中徘徊不去。十一月一个下着雨的星期天早上，我起来参加了早堂弥撒。一回到家就接到汤普森太太的电话，她说：「库尔曼今天要在神殿大会堂举行聚会，我们会在早上十一点三十分出发，你和我们一起去好吗？」

我说：「不了，艾薇。我不想去，而且我也不相信这种事。此外，现在正在下雨呢！」

她说：「胡说，你快点过来吧！我为了你参加这次聚会，已经预备多时了。」我后来才知道，她的意思是指，她已为我祷告好一段时间了。

我最后基于礼貌而答应了。我的背痛得要命，幸好隔天早上和医师有约诊。我坐上车，开车到汤普森太太家，到了她家门口时，发现他们都在等着我。

我忍着痛爬进汽车后座，我们出发前往神殿大会堂。当我们高速行驶在好莱坞的公路上时，汽车轮胎摩擦潮湿的路面，发出叽叽的响声。汤普森太太也轻轻地哼起诗歌，我仔细听她唱些什么，她唱着：「永生神的灵……」

我也跟着她哼了起来，突然之间，我的背部有种众特的感觉。那是一种神秘、刺痛发麻的感觉，一开始时头部最先感觉到，后来再往下传到整个脊椎。事实上，我听到背脊骨发出喀啦的声音。

我感到害怕而困惑，向四周望了望，看看汤普森一家人有没有发现到我有异状。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汤普森太太仍继续哼着诗歌，和小雨打在车窗发出的哗啦声交织在一起。

我感到心情愉悦舒畅，在后座闭上了眼睛。我感觉到似乎有什么东西触碰我的身体，是某种超自然的东西。疼痛消失了，完完全全地消失了。外面的世界一切都没有改变，但是我内心有着全新的感受，就象是变了一个人似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这还只是个开头，之后发生了一连串的奇事，连我自己都几乎不敢相信。

我们从公路开下交流道，经过两个街区，来到高耸的神殿大会堂前。汤普森先生先让我们下车，他再一个人去把车停好。汤普森太太从侧门进去和诗班会合，我告诉她，聚会结束后，我们在会堂大门口碰面。

由于外面在下雨，入口处的前门提早打开，我就进场去。大会堂内空间广阔、美轮美奂，令我惊奇不已。数以百计的人拥进来，识着找到前排座位。我站在大厅走廊，环顾往来人们认真的脸庞，看着一批接一批冒雨赶来的人，匆匆忙忙穿过走道进入会堂大厅。

我随着人群走到大厅的入口走道。我才走进大厅

一、两步，就感到一种奇特的感觉笼罩全身。我的腿开始发软，但我没有晕过去，我的意识还很清醒，只是站立不住。我还来不及扶自己一把，就已经跪倒在走道上。我大喊：「天啊！我是怎么了呀？」

人们鱼贯而入，挤向仅存的前排座位。我猜想，他们一定以为我是跪在地上祷告，但我只是站不起来。

我扶着椅背站起来，两腿还在发抖，走路也不稳。一位负责招待的工作人员走过来，我问他是不是可以坐在保留座位区，我告诉他：「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的腿突然发软，然后就向前倒下了。」

我找到座位，坐下来等聚会开始，心里反覆思索着发生在我身体上以及生命中的事。首先是在车上的奇特感觉，现在又经历了这种体验。

圣灵降临在这里

凯撒琳.库尔曼邀请六位海军陆战队军官到台上接受表扬。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就站在走廊上看着她为人祷告。她一祷告，军官们都倒在地上，我心想，这会不会是某种集体催眠？

突然间，毫无预警地，我的腿又开始发软，向后倒在座椅上。我试着想站起来，但是腿部的肌肉不听使唤。我不断问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一回讲？我漫无头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聚会继续进行，库尔曼开始宣讲信息。我一边听，一边在心里想，这真是亵渎神，这个女人怎么可以称神透过她来说话？她又不是神父，甚至连修女也称不上。

她结束讲道时请大家低下头来，我照办了。「圣灵降临在这里，你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祂将会把你心见所求的赐给你。你只管向祂求。」我心想，我能做的就只有合作了。我双手捂着脸，于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忽然间，我惊见耶稣基督就确确实实地站在我面前。祂是如此明亮，以致我不得不抬起头来，或是用手遮住眼睛。我知道祂就站在我面前。

我的脑海中千头万绪，就有如公路上呼啸往来的车子。我该祷告些什么？祂要我说些什么？我生命中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出乎意料地，我一开口，就脱口而出：「赦免我的罪！」

我一开口说话，就立刻感受到神的爱充满了我，就好像是祂亲自以祂的爱为我施洗。

我的泪水潸然落下，但我并没有真的哭出声来，只是眼泪夺眶而出。我双手还捂着脸，泪水从指缝间流下。我知道我得走到会堂前面，告诉库尔曼发生在我身上的奇妙大事。

我再次被招待同工拦下来，他问：「你已经被医治了吗？」

我因为这属灵经历而浑然忘我，完全忘了在汽车里的经历。我回答：「我不这么认为，我只是想告诉库尔曼女士——我内心的奇妙感受。」

也难怪招待同工会以为我在作怪。他和蔼地建议我坐下来，等到聚会结束，但是我怎么也坐不住，两度试着冲到前面去，却都被拦了下来。

聚会最后库尔曼呼召群众走到台前，她一说完，走道立时挤满了人潮。我心想，我的机会来了，于是和其他人一起走到台前。

我们被带到侧厢房，聚会服事结束后，库尔曼推开门进来，我们全部的人都在等她。我心想，现在我有机会可以告诉她了。但是，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缩起来，而且不断向后退，一直退到门口。」

接着库尔曼说话了：「有件事比你的身体得医治伟大得多，就是你的灵魂得医治。」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我们都会经历第一次的出生（从肉体而生），但是若要从圣灵重生，就必须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救恩。」忽然间，我感到很害怕。我不明白她所说的，于是打开后门，走到街上去。我心里想，我实在应该留下，但是我的脚却不听使唤，愈走离她愈远。

天主教徒过见神

汤普森一家人在会堂前接我上车，我们开始了长途的回程。他们都很想知道我到底感觉怎么样，我告诉他们说，我最后胆怯了，不敢让库尔曼为我祷告。我们到家时，汤普森太太坚持要我进屋坐一会儿。我一进到屋子里，她就转身对我说：「芮娃，让我为你祷告。」

我抬起头，看到她走向我，她把手伸出来，按手在我的头上。我大叫：「不！」同时一骨碌地跳起来。我

边喊：「不！」一边夺门而出。我走下台阶，钻进自己的车子，然后火速把车开到街上。我感觉到一阵悔意，心里自责着，这样对待一位朋友实在是糟糕透顶，更何况不久前，我才刚在神殿大会堂里得着奇妙的经历。但是，我还是闷着头一路开回家。

就在这时候，在神殿大会堂经历到的那种罪得洁净的感受浮上心头。我心中扬起赞美与敬拜的美妙诗歌，不禁开怀高歌。虽然我大多用芬兰母语唱诗，但是这一次我唱诗的语言和音调却是前所未有的，是一种奇特、从未听过的语言。我不知道自己在唱着什么，但我知道我唱的是赞美诗，而且我一点也不想停下来。我继续开车行驶在街上，发自内心深处歌唱赞美，让圣灵完完全全引导我唱出曲调和歌词。

我在超市前停下车，以便帮孩子们买些面包和牛奶。我感到喜乐满溢，无法自抑。我一回到车上，就再度用自己也不懂的奇特语言唱起诗歌来。这真是太美妙了！

我把车子开进家门口，停在屋子前，心里忖度着不知道待会儿要和阿卡迪和孩子说什么，我甚至连发生了什么事都搞不清楚，又怎么能和他们分享？因此，我

决定什么都不说。如果所发生的事是真的，他们一定会很快发现。如果不是真的，那么，我也大可不必在他们面前出洋相。不一会儿我就得到答案了。我一踏进屋子里，孩子们就发现了我的不同。「妈咪，一定有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看看你的眼睛在闪闪发亮！」

我弯下身子，把他们拉近身旁。我竟能够弯下身子而不感到疼痛，这真是太美妙了！我感染到他们心中的那份喜悦，真是何其美好。能够活着又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没隔几天，阿卡迪轻柔地和我说：「你变了，芮姓。」我说：「你注意到了？」

他说：「我不禁要注意你，因为你变得好健康。最重要的是，你变得好快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一直在等他问我这句话，那天晚上，我倾心吐意地把所有的事和我那温柔和蔼的丈夫分享。我说：「改变的确发生了，我得医治了。不但背痛好了，连关节炎都好了。最近的医学检验报告显示，我的糖尿病也全好了。阿卡迪，我还要告诉你，我的忧郁症也痊愈了。

你知道吗？我从星期天回来后就再也没有哭过。」他点了一下头，眼眶里满是泪水。

「阿卡迪，此外，我还要告诉你，我已经不再需要吃药了。从那天起，我就再也不用服药了，连阿斯匹灵都不会服用过。同时，我也不再喝酒了。」他微笑地柔声说：「我知道，我知道。」

无神论者想认识神

阿卡迪的背景和我大不相同。他出生于波兰华沙，但小时候搬到白俄罗斯的明斯克（Minsk）。十三岁那一年，他的双亲被送进政治集中营，从此一去不返。他和弟弟妹妹被迫流浪街头，靠着行乞换取零碎食物，到他找到工作才结束行乞的日子，同时完成高中学业。

从小在共产党政权下长大的他，对于教会和宗教组织一直没有好感。他的父亲是位直言不讳的无神论者，在沙皇掌政期间曾和俄罗斯的主教公开辩论。离开爱尔兰后，他一度对天主教会心怀同情，但从未表示过要加入教会。因此，我很担心他会排斥我才刚在基督里得着的信仰。无论如何，当他发现到我的身体和生命都有了改变的时候，他也开始产生兴趣。

此外，我还有另外一个改变，我生平第一次火热地研读圣经，似乎怎么样也读不够。每当我送孩子上床后，我总是忘情地读到深夜。有许多次我凌晨两点或三

点醒来读经祷告，就象是有用不完的精神和力量。这真是令人惊异的改变。

汤普森太太要我写信给库尔曼，告诉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没有答应，我说：「她一定收到了上百万封信。她才不会注意到我呢！。但是汤普森太太一直不肯放弃，我终于在一个月后提笔写信给库尔曼。

虽然发生了这么多改变，但是我的问题并没有全部解决。我十八岁的儿子彼得仍住在离家以北四百五十里的圣瑞菲市（**San Rafael**），对家人和社会抱着叛逆的态度。我们已经有五个月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后来我从他的朋友口中得知他染上大麻，因此我花许多时间为他祷告。

我在神殿大会堂经历奇妙大事的两个月之后，有一次，当我正在祷告时，突然被一通电话打断，是彼得打来的电话。不知道为了什么，反正他决定周末回家看看。

我想加强我的祷告火力，于是邀阿卡迪陪我一起参加星期天在神殿大会堂举行的聚会。我说：「如果我们带迈可（我们的次子）一起去，说不定彼得会愿意和

我们一块去。」阿卡迪答应了，不单单是为了要带彼得去，也是因为他自己想去。我们都明白，除非有神迹，否则很难让彼得的生命改变。

但是，在彼得回家前神迹就发生了。他在旧金山的公路旁招手搭便车，一位来自纽泽西州的商人停下车来载他。彼得一上车，那位商人就告诉他，他从来没有载过在公路旁搭便车的人，更何况还是穿得像嬉痞的一个人。那个人是位基督徒，在车上开始向彼得见证主。他们沿着滨海的公路从旧金山开往洛杉矶，一路上圣灵透过那名男士的个人见证大大作工，在快要开进市区的时候，彼得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那名商人在彼得下车时送给他一本圣经，要他把圣经留在身边，并且好好读它。彼得回到家时就好像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似的。

真爱结出幸福果——神真好！

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那个星期天，我们一家四人一同坐在会堂的楼厅。我的心里充满着对神的赞美，但是当聚会开始时，库尔曼女士说了一些话，让我惊讶得不知所措。

她说：「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封信，是一位住南加州的女士写来的。」然后她开始读信：

亲爱的凯撒琳.库尔曼：

我耽误了好些时日才写信告诉您，我在十一于洛杉矶神殿大会堂举行的布道会中得着医治。我有十个孩子了，我是名天主教徒，现年三十九岁，过去六年半来疾病缠身……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读的那封信正是我写的。她读完信后说：「我不知道写这封信的人不在这里，如果她来了，我想请她到台前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一会儿我已经站在她身旁。就在两个月前，她还曾被指控为亵渎神的人。我脱口而出：「我丈夫也来了，就坐在楼座区。他来自俄罗斯，会在红军服役，你觉得耶稣也能帮助他吗？」

她说：「当然能！你请他过来。」

「阿卡迪！」我对着麦克风喊着，朝着顶层楼座区人海无数脸庞望去。「来吧！上来吧！」

库尔曼搭腔：「何不呢？你当然要上来了。」

我喊着：「彼得、迈可，过来吧！……你们都过来。」
当我的两个孩子走上台时，会堂的所有人都湿了眼眶。
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无比荣耀的一天。

自从在汤普森太太汽车后座经历医治后，我再也没有吞过药丸，酗酒也早已成为往日云烟。我们的家庭生活幸福洋溢，我们经常在家中读经祷告，孩子们的属灵生命也因而不断成长。

现在我明白一件事，不管你是芬兰人、俄罗斯人或美国人，那都没有关系，因为神超越所有国籍。神真好！

第六章

拄着两根拐杖的人

[多发性硬化症]

哈洛德.赛比 (Harold Selby)

你是神，我以为乐。在黑暗中点亮我的智慧，如阳光般照亮我的心。

赛比先生毕业于北爱荷华大学 (the University Northern Iowa)，获有初等教育和数学双学位。这篇见证故事发生时，他和妻子艾琳以及两名养子住在爱荷华州康拉德市 (Coruad)。哈洛德于小学五年级任教，艾琳则在中学教阅读障碍的学生。他们目前定居俄亥俄州伊里利亚市 (Elyria)。

又来了！我的左眼突然感到一阵奇怪的抽搐。我站在学校操场，转头问身旁一位女老师，她是否注意到我有异状。显然她没留神，但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空虚害怕的感觉，好像有什么坏事会发生似的。

接下来几个月，我出现了几种奇怪的症状，象是喉咙暂时性麻痺，以及咳嗽不止。医师开了缓解肺部症状的药给我，并叮嘱我不必担心，但是我就是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好像有什么坏事会发生。

硬化症突击全身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星期六的早上，我一早醒来就头昏目眩，看不见东西。我太太艾琳和学中取消了周六早上的钢琴课，带我去看医生。医师帮我打了一针，但我一走出诊间就不支倒地。我没有昏过去，只是感觉到极重的压力压在我身上，全身肌肉使不上力。

康拉德是个小城市，医师认为我应该住院接受进一步检验。因此，艾琳载我到马绍尔镇（Marshall town）帮我办理住院。医疗人员为我执行了所有基本检验，包括脊椎穿刺、心电图、验血等。隔周的星期五，我觉得好多了，医师来看我的时候说我可以星期天出院。

当天晚上我在晚上十一时起床上厕所，庞大的压力再次击中我。我被击倒在地，只得靠别人搀扶我回到床上。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看东西时，我的视线无法聚焦，只能看到重叠的影像。

星期天的早上，我依照原计划准备出院返家，医师进来检查了一下我的眼睛，接下来我惟一知道的事就是，我被抬上救护车，送往滑铁卢市（Waterloo）的医院。当时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马绍尔镇的医师告诉艾琳我得了脑瘤。

接下来的九天，我一直住在滑铁卢市的医院，接受更详细的检验。医师告诉我：「赛比先生，我想你有轻微中风的现象。我们会让你出院，但希望你密切和我们保持联络。」我松了一口气，他一边和我说话，一边在病历表上写下令人忧心的几个字——多发性硬化症。

二月十四日那天，我得到医师的准许外出兼职教课。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早上教课，下午休息。到了隔周的星期一，我决定全职工作。星期三一早，艾琳就拜托我留在家休息，但我坚持自己没有问题的，还是去上班。我开车到九里外的小学去教课，但是还不到早上

十点，我觉得很不舒服，只好请秘书的丈夫把我背出教室，送我上车。

我一直说：「你送我回家就好了，我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他把我送到医师的诊所。医师匆匆从屋内跑出来我们停车的地方，帮我约略检查了一下。过不了几分钟，我就被送上救护车，回到滑铁卢的医院。

这一次我只在滑铁卢的医院住了三天，快速完成检验后，医师安排我到明尼苏达州洛契斯特(Rochester)的梅约专科诊所(Mayo Clinic)门诊就医。

我抵达梅约诊所时，已是剧痛难忍，以致左半身从头到脚都麻痺了。我的视力无法聚焦，膀胱也失灵了。我走路时摇摇晃晃，而且抖得很厉害。当我试着坐下来或站起来时，我的头就会歪向一边，就好像我的脖子没有长肌肉似的。我心里好害怕，怕到了极点，不知道医师会发现什么。

我在梅约诊所住了五天，接受全套的检验，包括脑电波图、验血、脊椎穿刺（这是我的第四次脊椎穿刺了）和 x 光。

三月四日时，我的岳父和岳母从康拉德赶来接我回家。梅约诊所医师说，他们会把检验报告传给康拉德和滑铁卢的医师，于是我就回家等候。

三周之后，我回去医师那里复诊。他告诉我，梅约诊所的检验结果已经证实了滑铁卢医院的诊断。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我中风了？」「我很希望是中风，哈洛德，但是科起来似乎是多发性硬化症。

行动家瞬间跌倒

我心想，多发性硬化症？我对这种疾病一无所知，只是偶尔在幸展纸上读到，或者在邻居为全国性研究募捐时曾经听过。但现在我知道这种病是不治之症，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扭转病情或者缓和症状。

原本一切都好好的，转瞬间这种事竟发生在我身上，我简直不敢相信。正值三十三岁的我，感到一切顺心，正朝着我所珍视的人生目标迈进。艾琳和我都在教书，我们领养了两个宝贝孩子。我还在计划着上研究所完成硕士学位，而今这……

尽管我勉强打起精神继续任教，但是在学期末时，我得完全依赖两根拐杖才能行动，拐杖是我用废弃的扫帚重新组装而成的。

我爬楼梯到楼上的办公室时总是跌跌撞撞的，连打理自己日常生活都大有困难。我一天要吞下十八颗药丸，包括可待因、镇痛剂以及治疗肺部症状的药。

我感到失落，彻彻底底地迷失了。我的生活原本充满行动力，忙着开会和照顾别人的需要。我在小学的棒球队和足球队担任教练，甚至还在学生足球队客串四分卫。然而，我平顺的日子已成过去，我无法走路，更不用提跑步了。

我也没有办法阅读，开车外出也只能开短程；看电视已经是过去式：甚至连自己爬进浴缸入浴及爬出浴缸，都成了一件大工程。短短几个月内，我所有的嗜好都被无情地夺走。

我不禁问神说：「为什么？」我们在卫理教会积极参与事奉，我太太还担任司琴。当新任牧师到职时，交棒的老牧师曾说过：「你至少会有一位忠实听众，就是哈洛德·赛比。」我是诗班成员，也教主日学，但是这些

都无法使我预备心来接受失去健康，以及死亡的冷酷现实，更不用提圣灵的医治大能了。我所知道的只是，我的生命即将结束，我注定成为半植物人了此残生。

我试遍所有方法。我曾经到德蒙（Des Moines）的退伍军人局寻求咨询，讨论过复健计划。医院的医师们都对我的复元不具信心，他们觉得我不符合退伍军人局的辅助资格，但还是答应我会再研究看看。

医师告诉我：「回家去，让你的太太照顾你。」但是有哪个男人会愿意倚赖妻子？再说，艾琳自己有份全职工作，她又如何能够一面上班，同时二十四小时地照顾我？况且现在我们还面临另一个问题，我们已经耗尽所有的积蓄，所以得要靠她的收入来维持生活。

我一直到后来才领悟，黎明之前必有黑夜。神用无法预料和难以明白的方式，让我经历到祂的大能。只是事情来得很突然，我一时之间难以体会。

如何得着神的大能？

从六月起，我的腿变得很僵硬，以致行走困难，但我实在满心不愿自己变成这样，所以就不断强迫自己

走路。有一天的傍晚，我决定走过四个街区到疗养院，去探望一位同样罹患多发性硬化症的朋友。在回家的路上，我换了另一条路线，经过长老教会牧师大门口。席纳德.萧牧师注意到我拄着两根拐杖，走在人行道上，虽然我们彼此不相识，但他叫住我，于是我们聊了一会儿。

正当我准备离开时，他对我说：「我有一本和医治有关的书，你可能会感兴趣。」基于礼貌，我收下了书带回家，请艾琳读给我听。这本书就是《我信神迹》。

我一个星期后再见到唐纳德.萧牧师时，他问我：「你真的相信神能医治吗？」我可以感觉得到他话中带着的疑问，引发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件事。我听过一些在耶稣时代曾发生过的医治故事，但在此之前，我从来不会想到圣灵的医治。

我想了一下，然后回答：「嗯，是的，我想祂能够，祂凡事都能，不是吗？」

唐纳德揉了揉颈后，从后院望出去，看着高大的榔榆树说：「是的，我知道神凡事都能，但我的问题是，你相信祂会这么做吗？」

在《我信神迹》这本书中，那些医治神迹的见证，尤其是信心很小的人获医治的见证，在我沮丧的心中燃起希望的火花。也许，我提起勇气自忖着，只是也许，神也能医治我。

之前，唐纳德.萧会和我提过他会搬到堪萨斯市，一周后他就搬走了，但我决定我要尽所有可能来认识神的大能。就是秉持着这样的心志，参加了七月在滑铁卢市细德佛斯（Cedar Falls）举行的圣经特会。

我早已习惯自己拄着两根拐杖踉跄行走的窘状，因此就这样地走进会场。我的一双腿总是瘫软无力，就像随时就会倒下一样；我的头也不断朝前后左右剧烈抽搐，但我眼前似乎毫无出路，不知道如何与神的大能相遇。

第一天聚完会后，艾琳和我听到熟悉的声音。他走过来，但我因为视力模糊，所以认不出他是谁。「哈洛德，我是唐纳德.萧，你记得我吗？」

记得他？我们来参加聚会正是因为他！我心里一阵喜悦。神真的在作工了吗？是祂计划这一切的吗？当下我实在是无法明白，但回首来时路，我可以看到圣灵

那温柔慈爱的手在引导着我，把谜团的碎片一片片地拼起来，拼成一幅美丽的图画来荣耀天父。

何不试着求神赐恩？

我们晚上聚在一起，谈论到神医治生病者的大能时，大家都不确定神迹布道会是否会在匹兹堡举行。艾琳建议我：「何不写信给凯撒琳.库尔曼，试着问看看呢？」解决方法原来这么简单，但我们之前竟然都没有想到。

隔天我寄出两封信，一封寄给住在宾州匹兹堡的凯撒琳.库尔曼，另一封寄给匹兹堡商会，询问有关库尔曼布道会的消息。我不怀太大希望这两封信可以到收件人手中，于是我按原定计划，试着在退伍军人局的资助下至医院接受复健治疗。

过了不久，我收到凯撒琳.库尔曼的回信。答案是肯定的，他们仍继续在卡内基厅举行聚会。是的，神仍在医治众人，而她觉得神也会医治我。

怀抱着新希望，我们计划一起参加隔周的聚会，但是我们把手上所有的现金都花光了，一直要等新学期开始之后，我们才会有收入，所以艾琳只好开始靠着开

支票应付开销。匹兹堡远在八百里外，我们需要美金四十元方能成行。所以在我们出发的前一周，我开始工作赚钱。

我在十八小时内销售掉十三套世界百科全书。我不知道顾客们是因为同情我的遭遇才买的，或者是本来就是是个出色的业务员，但不管怎么说，神都在作工，所以我们筹到了钱。八月十日星期三那天，我们出发了。

我开车到德蒙，在那里的退伍军人医院接受最后的检验。但是在接受了各种验检之后，我的生理反射变得很迟钝，视力也很模糊、昏花。我了解到自己的视力不佳，无法再亲自开车。

艾琳向来不敢在市中心开车，当我告诉她我看不清楚路的时候，她开始眼泪汪汪。我们留在停车场，坐在车上一筹莫展，感觉沮丧到了极点。我经常做一般性的祷告，但是从来不会为着特定的事情祷告。但是这一次我向神祷告说：「主啊！请祢作我的眼睛，请成为我的力量。」

于是，我带着新的信心告诉艾琳说：「亲爱的，神将会引领我们。如果你可以告诉我什么地方该转弯，什

么时候该慢下来，什么时候该加速，那么，靠着我们三个人，我知道我们一定做得到。」

我们把车子开进川流不息的车阵中，艾琳敏捷地指示说：「向左……慢一点……向右转……准备停车……」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神赐给我们力量和技能顺利开到匹兹堡，没有出任何差错。在郊外的公路上由艾琳开车，一到市中心则换我开车。

奇迹就发生了！

头一个晚上，我们把车子停在伊利诺州公路旁的一个停车场，就睡在车上。我的身体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我从来不会如此地体会到神的同在。几个月以来，我第一次可以不靠拐杖走路。我几乎不敢相信。我靠在汽车的挡泥板旁哭了。艾琳搂着我也一块哭了。奇特的事发生了。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傍晚交通尖峰时间到达匹兹堡，汽车的灯照得我快抓狂。我试着开车，艾琳则在旁指挥我该往哪里开。我们没有因车祸而身亡，也没有造

成别人的死亡，只能说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最后，我们总算开到卡内基厅的停车场。

我们的钱愈用愈少，计划晚上在车上过夜，好省下一些钱，但是附近一家商店的店员劝我们不要这么做。他说：「不要在北侧（North Side）过夜，可能有人会对你造成危险。」他告诉我们河对岸有间旅馆，要怎么去，但是我们一过桥就乱了方向，转错了弯，结果无法再开回到公路上，最后在收费低廉的货车休息站过夜。

隔天早上，我们在八点钟踏上卡内基厅大门前的台阶。聚会还要等三个半小时后才会开始，但已经有不少人聚集。我们彼此寒暄，有人告诉我：「毫无疑问地，神的恩宠今天会临到你。」他们的话带着信心，令人信服，我们顿时希望大增。

我们聆听别人讲述获得医治的奇妙经历，三个小时的时间过得很快。当会场大门一打开时，我感觉到全身充满一股新的力量，支持着我穿过拥挤的人海，走到等候座位区。神的灵有如电流一般传遍全场人群，我可以感觉得到，我激动到无法祷告。

神啊，饶恕我！

在管风琴和钢琴的音乐的引领下，我感觉与神更加亲近。紧接着，凯撒琳.库尔曼突然出现在台上，会众起立鼓掌，我也费力地勉强站起来。

我身旁的人都在唱诗，有的人高举双手，我也想举起手加入他们，但是我的身体却不听使唤。我哽咽地喊：「神啊！」我感觉到祂以祂的爱环抱着我，这真是奇妙无比。

接着，医治发生了！整整一个小时，我坐在那里，聆听人们分享他们在瞬间领受医治的见证，心中满怀敬畏。然后，库尔曼女士请会众站起来，一同再来唱诗。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她说：「不要看凯撒琳.库尔曼，不要管站在你身边的人。只要抬头仰望耶稣，因祂能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

我将我的拐杖靠在前面座位的椅背，执起艾琳的手。我向旁边瞄了一眼，注意到一名满面风霜、个头矮小的黑人女性，双手因多年辛苦工作而生茧。她试着伸手握住我的另一只手。我只犹豫了一下，由于我的偏见，

我没有伸出手来，仅仅伸出最后两根指头来回应她。我可以感觉得到她生茧的手握着我的指头。

一股忏悔之情忽然涌上心头。「主啊！饶恕我！我应该把手伸给她的。」

紧接着，我好像被击中了一般，感觉有如一波浪潮，又有如一阵呼啸，流遍我的全身。那种如同电流般的感觉流贯我的全人。先是我脑子的一侧，接着传遍全身。我喘着气，接着感到呼吸顺畅。我睁开眼睛，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感觉到我的腿部、背部和颈部得到力量。这就好像针扎在我的全身一般。

丢下拐杖，跑下去……

我模模糊糊地听到库尔曼女士说：「那边有人刚刚得医治了。」我转头看着艾琳。事实上，我在她开口说话前就知道她要说的我就是我。当我看到库尔曼女士的同工从座位间走过来时，我丢下我的两根拐杖，穿过四、五个人的座位旁，走到走道上。

我试着握住她的手，好让她可以扶着我，但转念间我心想，我并不需要靠人扶，我得医治了！我早已得

治了！我没有靠别人的帮忙走过台阶到了台上。库尔曼女士说：「当神医治你时，你就得医治了！从台阶跑下去，试试看！」

我像个小学生一样地转身，快步从台阶跑下去。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当我回到台上时，库尔曼女士问我：有没有在场的人可以见证我的故事。艾琳跑上台，她泪流满面。我们站了好一会儿，彼此拥抱、颤抖，这一刻我永远不会忘记。

神迹发生了。我们到得了匹兹堡是个神迹，但我们的钱几乎用完了，得靠另一个神迹才回得了家。

天使接待，真温暖……

我们离开会场时，一名陌生人，萝丝.菲利普太太走过来，问我们晚上要在哪里过夜。艾琳和我交换了一下眼神，告诉她我们晚上睡在车上。她诚恳地邀请我们，和她一起回在俄亥俄州波拉德的家，和她的家人一起过周末。

我们很犹豫是否该接受她的慷慨，因此决定周五晚上在车上过夜。但是隔天下午我们放弃坚持，准时开

车抵达菲利普太太美丽的住家，和她全家共进晚餐，在她家过夜。

隔天早上，我们参加了库尔曼女士于青年镇（Youngstown）斯坦波厅举行的聚会。奉献时，我很快地看了一眼我的皮夹。我只剩下十元。我们所有的钱就只有这些了。我小声对艾琳说：「我要把钱奉献出去。」

她回答我：「你真的敢这么做？我们还得回到爱荷华州。」

我说：「主已为我做了这么多，我应该奉献出去。我们可以在回程禁食。」艾琳瞪大眼睛看着我，她无法了解我何以突然慷慨解囊。

库尔曼女士要我们把钱放在手中，在收奉献之前先祷告。有事情也发生在艾琳身上。在祷告后，她用手捏了。下我的手臂，「去吧！亲爱的，我们总会有办法回家的。」

那天下午，菲利普太太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她丈夫把大型热水瓶借给我们。我们在下午五点左右离开，临行前他们告诉我们说：「何不走收费公路，那会

快一些。」

但是收费公路要缴过路费，我没有勇气告诉这新朋友：我们口袋里没有半毛钱。我回答：「不，我们会走二二四号和二十四号公路，这样就可以欣赏乡村风光。」

看主如何带领

我们开上路时天色渐渐黑了，艾琳突然倒吸了一口气。我问：「亲爱的，怎么啦？」

她回答：「你忘了吗？跨越密西西比河的桥，过桥费只需十五分的钱。」

我说：「我猜想，我们得中途停下来找你哥哥，但是我最多只会向他借十五分钱。」我们把车子停在印地安纳州肯特兰（Kent land）市郊，在车上过夜。早上八点时，我们来到汽车休息站。我说：「汽车需要加油，我需要刮胡子。」我有信用卡，不担心汽车加油的费用。

刮好胡子后，我感觉到神清气爽，充满活力，准备好面对一天的问题。我把信用卡交给休息站的收费员

时，他站起来说：「抱歉，先生。我无法接受您的信用卡。」我结结巴巴地说：「你说什么？但休息站明明写着接受这几家信用卡。」

他带着中西部人倔强的语气回答：「不！我已经刷了好几次都失败了。」

「好吧！你可以收我的支票吧！汽车加油费用总共只有三块八十七分。」

「不，支票也不收。」

我借用他的电话，找到当地牧师的电话号码。我告诉牧师我是谁，问他可不可以帮我兑现三元八十七分的支票。他问我要去哪里，曾去过哪里。我回答了他的问题，并且告诉他：我的多发性硬化症已经得着医治。

他问我：「你说你已经……？」语调些微改变了。

我以轻快的语调说：「我已经被医治了！神在一场神迹布道会中医治了我。」这时电话突然中断。我一脸不解地看着艾琳说：「他挂掉电话了。」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不是每个人都会像我一样，对医治感到狂热。

艾琳笑着说：「让我们看看主如何带领你走过。」我们试着求助银行和其他休息站，没有人愿意帮助我们。最后，有人建议我们打电话给当地承办业务的单位。对方同意帮我兑现支票，借我们钱支付过桥费用，我们才得以继续上路。

我想起耶稣医好长大痲疯的人之后对他说的话：「你切不可告诉人。」（马太福音八章 4 节）我想我开始了解到为什么，但我也知道，没有任何事能够阻挡我向人作见证。

真理很简单，人脑才复杂

两周后，我重回教职，面临第一个考验。除了教书的工作之外，我也接任校长职务。我下定决心，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挡我作见证。孩子们很难相信我就是从前那个拄着两根拐杖的老师。当他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得到医治的神迹和我对耶稣基督的委身。

真正的考验在隔年三月之后，我学校的督学带着一份新聘书来找我，他说：「我们很欣赏你的工作表现，

我们准备明年为你加薪八百美元。」他停了一下说：「但是有个条件，我们希望你允诺我们，你会停止对学校孩子谈耶稣基督的事。」

我回答：「如果我不能谈我的主，那么就请你将聘书带回去。」

我下午回到家，告诉艾琳：我已经拒绝接受明年的聘书。当晚我们祷告，求神来引领我，并赐下智慧。隔天我递出政府助学金的申请表，以便重回研究所，攻读谘商辅导。

我们祷告了两周，求神引领，甚至大胆祈求祂带领我们去靠近匹兹堡和青年镇的地区，以便参与服中。

四月十七日那天，我的信箱里出现一个棕色的大信封，是有关助学金申请的通知，上面一开始写着：「我们很高兴通知你……」我可以在位于雅典市的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距离青年镇仅仅两百五十里，不但如此，助学金和津贴加起来的金额超过康拉德的教育委员会所能提供的。

由此可见，在神无所不能！祂的能力永无止尽。对于祂来说，医治多发性硬化症和供应过桥费用都不是难事。你觉得听起来复杂吗？不，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但大多数的人都不能明白。

就拿我来说吧，过去三十三年来，我一直都不能明白这个道理，如今才明白。



扫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图案，加我微信

第七章

如今一切都不同了！

[怀疑神迹的牧师震撼省思]

唐纳德.萧（**Donald Shaw**）

唐纳德.萧从位于爱荷华州勒马斯市（Lemars）的威斯特玛大学（Westmar College）获得文科硕士学位，自伊利诺州内帕维市（Naperville）的神学院获得道学硕士；也在纽约神学院及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研究所进修。此外，他在位于堪萨斯州的奥沙瓦托密（Osawatomie）的堪萨斯州立医院及位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市的浸信会纪念医院从事高等研究。

事情始于一九六五年的夏天，我经历了牧师所说的旷野期。我每个主日都传讲信息，但是我的讲道显得

无力，欠缺喜乐、创意和力量，听起来单调乏味，有如陈腔滥调。星期六晚上变得很难熬，担心着即将来临的主日，心想着我又会在崇拜中为会友带来枯燥乏味的一篇道。我害怕迎接主日早上的日出。

这就有如垂头丧气的打击手有时会影响到全体球员。我作了所有的努力，仍无法使自己从沮丧中振作起来。

收成不好还快乐？

七月炎炎 5 日渐渐过去，我们的休假日也随之来临。我和妻子派特一起安排了一趟旅程，到科罗拉多州的红羽湖（Red Feather Lakes）度假。我们知道孩子们会喜欢，我们也好趁此机会到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的阿诺德市（Arnold）拜访亲人。我发现，有时候，对于牧师来说，最棒的事莫过于让自己放几天假了。只要能暂时远离一切，就会很有帮助。除此之外，和老家的亲人相众，总是能使我疲惫的心灵重新得力。

我们回到家几天之后，有一天早上我吃完早餐后，父亲突然提出一个出乎我意料的建议，他说：「唐，你

何不在离开前打个电话给哈特曼老先生。」

我一边把糖放进第二杯咖啡，一边问：「哈特曼先生是谁啊？」

父亲回答：「他是我们的邻居和好朋友。他曾经担任过牧职，但现在已经退休。」

「喔！我不知道。」我喝着母亲煮的美味咖啡，同时试着找借口拒绝。「我们打算下午离开，前往科罗拉多州。他住在哪里？」

父亲以出乎预期的坚决口吻说：「就在这条街上，只要走几分钟的路就可以到他家拜访。」我正在享受安舒假期中的早餐时光，感到满心不愿，但我还是动身走到绿树成荫的街道上，前往一个半街区以外的老房子。

七月的早晨很美，大自然显得生意盎然。哈特曼的房子很小，看起来很老旧。我走近时，看到他在花园里，手里拿着铲子，正在挖马铃薯。桶子里装了半桶马铃薯，看起来又瘦又小、可怜兮兮的样子。他是位身材矮小、满头白发的老人家，脸上都是汗珠。他弓着身子移动步伐，内布拉斯加州的太阳照在他身上，长袖蓝衬

衫上布满一点一点的汗渍。我清了清嗓子说：「是哈特曼先生吗？」

他把头抬起来，迎着早上晴朗的阳光，眯起眼睛看是谁在叫他。我走近他收成好的马铃薯田旁边。他看到我走过来就直起身子，同时用衬衫袖子擦掉眉毛上的汗水。

我说：「哈特曼先生，我是唐纳德.萧。」心想他可能没听过我的名字。

他说：「孩子，到这里来，让我握你的手。自从我听见你的父亲谈到你之后，就一道很想和你见面。你是长老会的牧师，不是吗？」

即使阳光耀眼，仍掩盖不住他的脸上因超自然的喜乐而发出的光华，眼神绽放着活力与生命。

我瞄了一眼他桶子里瘦小的马铃薯，再望着他的脸。我看到他的马铃薯田里的情况并不理想。阿诺德市那一年的马铃薯收成奇差无比，甚至连阿诺德市经验最老到的园丁，每当坐在老旧长椅上谈论农作因病虫害欠收时，都不禁沮丧地直摇头。但哈特曼先生看起来无忧

无虑，一点也没有警觉到他的危机。他一边挖马铃薯一边赞美神，我真好奇他怎么能这么快乐。

我不禁自问，他知足常乐的源头是什么？他自己一个人住在破旧的老房子。他的马铃薯田显然欠收。他在炙热的阳光下汗流浹背，拖着年老佝偻的身躯，然而，他却是我所见过最快乐的人了。我不懂他为何如此快乐。

正当此时，他开始和我谈论主，以及主在他生命中的祝福。接着，他的视线从马铃薯坚硬的泥土地移开，向着四周望去。他开始朗诵诗篇十九篇的一部分。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祂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它的量带通遍天下，它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

我正在思量着，他的马铃薯田欠收却快乐无比，到底是什么道理？我立刻被他的话吸引住。

「它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它的热气。」我心里想着，他真是个奇怪的人啊！

同一本书看两遍？

我们的话题转到我的教会，也谈到正在计划休长假，回学校继续完成我在临床教牧关怀的专业训练。

他显得很有兴趣，说：「进来坐会儿，唐纳德，我有东西要给你看。」我跟着他走进屋子，他先把铲子上沾的泥土清干净，然后再把它放在通往后廊的旧木阶旁。他说：「跟我来。」同时踏上台阶，朝着老旧的纱门走去。

屋子里光线昏暗，陈设简单朴素。我们走进客厅他就动手试着打开旅行箱的弹簧锁。它看起来像个用四班牙大帆船运来的古董百宝箱，当他慢慢打开箱盖，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时，我感受到一种「至圣所」的氛围。

他翻着一叠很符合时代潮流且看起来相当新的书，微笑地说：「这是我最新搜集的时髦玩意儿。」我留意到那些知名作家写的书。他拿起《我信神迹》这本书，以非常轻柔而虔敬的方式把书递给我。他说：「最近医治车工有很大的扩展，当你在研读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和精神医学的同时，我希望你也能打开心胸去了解灵里的医治。」

我带着怀疑的态度翻阅那本书，前书是由一位知名法官执笔，书皮还用防尘护套包装着，看得出来库尔曼事工大概规模不小。但是，库尔曼是谁？为何能获得广泛的热情支持？到目前为止，这一切都显得不可思议，就如同马铃薯田里的这位先知一般。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间已经快到正午。我说：「我得走了，孩子们等着我一起去爬山，我们吃过午饭后就出发。」

回到绿树成荫的街道上，我一直在想灵里医治的事情，这是我还在念宇申学院时一直避之惟恐不及的领域。我也曾听过好几次有人利用灵里医治来图利自己的事情。然而，我内心有另外一种声音想要多了解这方面的事，自从我开始准备进入临床教牧关怀的领域服事之后，就更加地想要了解。也许这个领域尚待耕耘。

我接受过科学方法的训练，想对这本书有进一步的了解。凯撒琳.库尔曼真的是神迹服事的权威吗？灵里的医治是真实可靠的吗？我有太多的疑问无法获得解答。

回到康拉德之后，我们开始推动教会新年度计划。我们规划了「康拉德爱邻日」，我们的长子马克忙着搭建展览车。我们也着手为教会八十五周年庆作准备。如往常，所有的事工都热烈地进行着，但处我却有种茫然的感觉，觉得好像真正在教会掌舵的，是教会计划、查经班和其他有益的事工，而不是基督，祂好像被排拒在门外。我发觉到有许多人就和我一样，想要接待祂进来，却不知道怎样把门打开。

医术精良却怀疑

两个星期后，我到滑铁卢市办公，顺便在公共图书馆短暂停留。我好奇地把书架上的书浏览了一遍，看看库尔曼女士的书在不在架上。出乎意料地，我在架上找到她的书，决定借回家看。我一回到家就开始仔细看这本书。我带着批判性的眼光探索这块全新的领域。在此同时，我也开始接触和医治事工有关的书籍。

我惊讶地发现，甚至有些极为卓越的心理学家都是信仰坚定的人。例如，荣格（Carl G.jung）曾经说过：

真正敬虔的人……明白神允许各种意外、不可思议的事临到我们，并且透过最奇妙的途径进入人的内心，

因而得以了解到那无法用肉眼察觉到的神之旨意……如果医师想要帮助一个人，他就必须按着那个人原来的样子接纳他；也惟有在他已经看见那人的本相，并且按其原来的本相予以接纳的时候，他才能够实际帮助那个人……医治可以说是个神圣的课题。

读到这里，我的兴趣大增。

我们的青年成人主日学正在研读使徒行传。虽然当时我只是对学术上的医治课题感到兴趣，但我还是和班上的人分享对这个主题的关注。成员们大多持谨慎保留的态度，有些人直言表示无法接受。我了解到自己知识不足，谈话不够权威，因此，我再回头读了一遍库尔曼女士的书。同时，我也阅读了唐恩，葛罗斯(Don Gross)和艾蜜莉，嘉德纳，尼尔(Emily Gardiner Neal)有关医治的著作。

我会觉得自己文笔尚称洗练，在医治领域积极装备自己，预备投入教会事工。我研读了不少精神医学、临床教牧关怀及神学领域的著作，在讲道时也经常引用知名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作家的名言。

换句话说，我以为自己具备所有要件，是能建立

起成功的现代事工。但是，当我更加深入研读时，开始对自己现有的知识感到不足。全新的服事领域在我眼前开展。我开始自问，我过去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过的？我试着将神迹医治和以前学校中所教的学理结合在一起，然而，它和我过去所学的完全是南辕北辙，我因此经历到很大的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很难去否认那些灵里得医治的人所作的见证。

我从小就在一个很重理性、批判性强的家庭中成长，原本就是个怀疑论者。我们总是很容易为着本身所受的教育而自豪。我在全美顶尖的精神医学训练中心接受装备，也以此为傲，然而，我在文化和知识上的背景反倒成了一道难以破除的拦阻。

一九九六年学期结束后，我应聘前往堪萨斯市，开始第一年的教牧关怀临床训练。我计划在进行临床学术研究的同时，在医院担任院牧，并且加入精神医疗明队。

然而，在我动身前两周，我必须赶到滑铁卢的公共图书馆还书。在我完成还书手续之后，我突然有股莫名的感动，想回头到书架上重新找书。我自忖，我是来这里还书的，而不是来找书的，这真是奇怪了！无论如

何，我还是走到之前借书的那几排书架前浏览了一下，我发觉自己习惯性地又走到宗教类的书架前。

这回的情况又和上次一样！《我信神迹》的书名直接映入眼帘。我感到相当好奇。这一回神到底要告诉我什么？我从书架上把书拿下来，放在手中翻阅。接下来，我又有另一种感动，心想，何不干脆把书借回家看。

当时我差一点喊出声：「什么呀？」我已经把这本书读两遍了，而且，我两周之内就要搬离这个州，要这本书有什么用？我万般不解，只是有一股很强的冲动想把书带回家。我摇摇头感叹自己的傻气，回到服务台办好借书手续。当我从陈旧的台阶走到停车处的同时，心里默念着，我怎么会做这样的傻事？一直要到隔天，我才明白这整件事情。

原来是为哈洛德！

我回去时已经是天黑了，路面上落满了邻居修剪篱笆时掉下来的树枝。我抬头望见哈洛德，赛比大大方方地拄着两根拐杖，顺着人行道一拐一拐地走过来，于是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互相调侃了起来。然而，当我一想到眼前这位年轻人曾经是多么地活跃，而今却因多发

性硬化症而不良于行，我感到万分惋惜，再也没有心情开玩笑。

在康拉德这样的小镇，镇上的人我几乎都认识，但我才刚搬到新的牧宅，只见过哈洛德一到两次，我喊着：「嗨！哈洛德。」

他的脸上泛起微笑，虽然身受疼痛之苦，但他依然笑容真诚。我们聊了一会儿，当我们和邻居半开玩笑地提到他整理庭园景观的冒险历程时，我留意到他一直挣扎着要让双眼能够对焦。不一会儿，哈洛德回去继续工作。突然间，我对眼前这位男士感到同情，他瘸得这么严重，受这么多苦，又陷入如此的绝境。

「哈洛德！等等我。你在那里等一下好吗？我有东西要给你。」我匆匆跑进屋里，顺手拿起《我信神迹》，回到人行道和他会合。

我告诉他：「我知道，这或许有些不可思议，但我心中有一种感动，要与你和你的妻子分享这本书。对我而言，书上有许多地方是我前所未闻的。如果你在阅读上有困难，也许可以请艾琳读给你听。」他热烈地伸手把书接过来，然后拖着脚步往回家的路上去。

几天之后，他回来找我，谈到了那本书。我们站在院子里交谈，他对我说：「唐，我读完书上真人真事的故事，我实实在在相信了。但是我不懂，当人们怀着信心而且真心向神祷告时，为什么这些事情就不能在家里发生呢？」

我说：「我也想不透，也许可以这么说吧，当充满信心和盼望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某种大能降临下来。我真希望能够明白，但是，坦白说，我至今仍感到有些不解。」我停了一下，犹豫着接下来要说的话。

「顺便一提，我得拜托你帮我把书还给滑铁卢的图书馆，因为我们下星期就要搬走了。」

我们的新牧区在堪萨斯州的格力里（Greeley），距离我任职的奥沙瓦托密州立医院综合大楼仅十二里远，我是这亚代尔（Adair）新分院的两名院牧之一。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亚代尔分院就和其他三家医院一样，采用梅宁哲模式的环境治疗。我在医疗团队当中经验到怜悯与仁慈，使我感觉到工作起来很有意义。医师、心理学家和其他医疗团队成员都对基督信仰真诚尊重，也鼓励病患抱持正向、肯定的人生信念。我们的院

牧督导极富耐心和毅力。我时常可以从州立医院里满有人情味的一些小事上看到基督的同在，这是过去我在时髦教堂林立的富庶大都市中所体会不到的。

自从我们在滑铁卢的细德佛斯举行的圣经特会中相遇之后，我再也没有赛比的消息。我正在接受训练，我的妻子派特和我收到艾琳的信，信上告诉我们：哈洛德在匹兹堡的聚会中获得神迹医治。我感到奇妙无比，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然而，我丝毫不怀疑哈洛德说的是实话。此时，我心中最想问的问题是，他的情况会继续下去吗？

在此向时，哈洛德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所，邀请我在春季学季的假期中去探访他，顺便看看工作机会。我答应了，但我心里仍在寻找着某些其他的东西。无可否认，我已成为基督徒多年，但我感觉到，我需要带出大有喜乐、热忱和能力的服事。

我怎能在自己信心薄弱的情况下宣讲信心的信息？记得我曾读过撒母耳·雪梅克 (Samuel Shoemaker) 的书：「如果你想得着信心，就到信心所在之处去。」这也许就是我来造访哈洛德的原因了。在他们的来信中，热忱和坚定乐观清楚地跃然纸上，这是我几乎无法体会的。

我作基督徒比他们都久，也修习神学，后来又攻读基督徒心理学，但是我欠缺最基础的信心。

冷淡牧师尝新味

有一天早上我告诉派特：「我没办法和会众分享连自己也没有真实经历的事。如果神要在某些地方带来突破，就像祂行在哈洛德身上的，那么，我该自己去寻求。此行不仅仅是去探访哈洛德，我必须为了自己参加神迹聚会。」因着这点，接下来的周五我踏上了卡内基厅的台阶。置身于满怀希望的人群当中，其中许多人已经等了快两个钟头。不论贫富，不论是社会上、中、下阶层，也不论受的教育高低，所有的人都聚在这里，形成真正普世教会的队伍。

我在台阶上排队的人群中看到汤玛斯.艾瑟凡森 (Thoms Asirvatham)，他是位南印度丁狄格尔一家眼科医院知名的外科医师，现于美国从事研究。他深信这波运动乃是圣灵的工作。我心里想，如果像他这样地位的人都相信了，我为何心中充满疑虑？

聚会开始了，我惊异地看着人们一同以喜乐感恩的心颂赞神：我可以从氛围中感觉到某种同在，以圣爱、

喜乐、盼望和欢欣充满每个人，无需去分析。

我祷告：「亲爱的主，不论祢为我预备了什么，我都渴慕。但是，神啊！如果祢愿意行，求祢用良善、理智、安静并且不令人难为情的方式。我不要用看情绪，也不要作见证。」然而，随着聚会进行，我的祷告改变成：「主啊！不论祢要怎样行，我都愿意顺服，求祢按祢的方式行。」

接下来，神的爱浇灌下来，充满我全身。我经历到新的信心、新的希望和新的生命。神的荣光充满会场。我感受到，这也是约翰于主日「在灵里」曾经历过的，他形容基督的同在有极大的荣光。不知怎地，就象是一道引导的光，照亮了一名心里冷淡、死气沉沉的长老教会牧师。突然间，我尝到了圣灵新酒的滋味。我原本就知道希腊文的「圣灵」(paracletos) 指的就是安慰师，我也曾教导，祂与基督徒同在，但我却从未被圣灵充满过。过去的经验让我相信，祂与我们同在，就像乌云蔽日时太阳仍在的道理一样。然而，此刻乌云散去，阳光照进来，一切都变得明亮、焕然一新。

在回家之前，我参加了另一场凯撒琳·库尔曼的聚会，地点就在匹兹堡市中心的第一老教会，聚会同样充

满欢欣期待、希望、渴慕和信心。我约了教会的牧师，针对于永生神的灵如何在这些日子中彰显，彼此分享我们心中的惊异。

我的生命有了大改变，经文活了起来。当然，这和我过去传讲的是同一本圣经，但如今却大不相同了。它之所以不同，乃是因为感动人写下经文的圣灵现正浇灌我，使我重新感受到爱，明白经文。我学习到经上所说：「万军之军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四章6节）

谨慎提防「酒变水」

我写了一封信给库尔曼女士，也许信中的文字可以最适切地表达出我所想要说的一切。

我希望你继续事工，就像你现在做的一样，绝不让你自己因着一些牧者的冷漠而感到灰心失望，他们讥讽你的信仰、神迹和使水变为酒的基督。这些怀疑论者也许是出于善意，但由于他们的盲目无知，他们做了更加令人无法置信的事——把酒变成水。

他们把神迹、启示、圣灵彰显中受祝福的酒，变成了人本主义、撒伯流派（Sabellianism）以及渗透现今

神学的伯拉纠派（Pelagianism）的「水」。

还有一件事。你知道吗？库尔曼女士，透露圣灵的恩膏和大能，在某种程度上，你已成功地完成了现今世俗心理治疗尝试达成却经常失败的工作。你的事工已成功地完成情绪的医治。

我们研究所变态心理学教科书的作者，哈佛大学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博士形容心现治疗是一种矫正性的情绪经验。你知道吗？透过你的服事，你经常达成这一点。藉着圣灵，你不单单可以面对恐惧叫憎恨、担忧和绝望，还有一种奇妙的同在，真实而活泼地带来怜悯、柔和、深厚坚定的平安、无尽的喜乐、温柔、良善，以及对救主耶稣基督的赞美和爱慕。

在现今的世代，教会里充满者许许多多的「好人」（按着字面意思的那一种「好」，他们对宗教中的热情感到畏惧。我想这就有如克洛维斯.查普尔牧师（Clovis Chappel）过去曾告诉我们的，他曾听过一位会众大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牧师，要人们提防「宗教中情绪的危机」。然而，查普尔说：「我发觉他们冷漠到一个地步，连教堂中的椅子都比他们来得有感情。」我们人往往会害怕那能够医治我们的人能，多么可悲啊！

第八章

当一粒麦子 落在土里时

[丧两儿之痛]

朵拉.鲁兹（**Dora Lulz**）

我第次遇见朵拉和乔.鲁兹，是在俄亥俄州亚克朗（Akrom）的欧尼尔百货公司，当时我正在为我的书《我信神迹》签名。这对年轻夫妇害羞地走上前来，那位可人的金发太太微笑着说：「我们只是想来告诉你，你对乔和我的意义有多大。」接着，她的眼睛充满了泪水。

四周人很多，我们无法多交谈，但我永远无法忘怀她紧握着我手的时候，那年轻丈夫脸上的神情。后来，我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来见我。

朵拉将会在以下文章中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就像她告诉我的一样。

再过四天就是圣诞节了，我们包好最后一份礼物，小心地将它藏在地下室。俄亥俄的乡间飘起雪花，乔从厨房的窗户望出去，一大口喝掉咖啡，准备出门上班。他说：「亲爱的，看起来我们肯定会有个白色圣诞。」我走过房间，将我的手抱住他的腰。我们同时欣赏着窗外的美景，屋子后面起伏的高尔夫球场球道覆上如轻柔毛毯般的白雪。雪花轻轻地飘落，落在窗外一棵云杉的树枝上。

我轻轻地抱了一下他的腰。「要不要再来杯咖啡？」

乔披上外套说：「亲爱的，我得走了！像这种天气，修电视的人一定有很多工作要做。」他亲吻了我的脸颊，准备走出门外，听到孩子从楼梯上走下来。

让爸爸上来找你！

这是他们从学校放圣诞假在家的第一天，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八岁麦基（Mikie）跑进厨房，跳上椅子，搂着乔的脖子说：「爸爸，爸爸，带我和你一起去上班。」

乔弯下身子，半开玩笑地拍拍他的屁股说：「儿子，爸爸今天会很忙，也许下次再说吧！」

「但是爸爸，我今天不用上学。」

乔说：「我知道，但不是今天早上。难道你不想让我早点把工作完成，好让我圣诞节待在家里陪你吗？」

麦基高呼：「耶！」「我要亲你一下，让你快去快回。」麦基嘖一声地亲了他的脸颊。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听见我们十岁的儿子史蒂夫（Stevie）匆匆从楼上下来，大喊着：「爸爸，等等我！在你出门前我有一样东西要拿给你看。」

乔看着我，扬起眉毛说：「他要给我看什么？我得走了。」

我说：「他从昨天起就已经在拼内战的拼图了。我猜啊！他终于完成了，所以想在你出门前拿给你看看呢！」

乔一听到史蒂夫从楼上走下来，走进客厅，他喊着：「喂！拿好，你不能把这么大的东西搬下来，会摔

坏的。」

「但是，爸爸，我想要拿给你看。」乔笑了笑，把外套脱掉放在沙发上，一边说：「让爸爸上来找你，这比你下来容易。」乔跑上楼梯，过了一会儿又走下来，披上外套，往大门走去。

他说：「晚上见！」然后关上门走了。

堆积如山的事情等着我，再不快点就赶不及了。我得要烤点心、大扫除、摆设装饰。当孩子们狼吞虎咽吃完最后一口早餐时，听见后门有人在敲门。几个邻居的孩子包着厚重的大衣，连身帽盖住耳朵，围巾裹到下巴，站在门口的车道。史蒂夫和麦基又跑到大门口，向外望了一下，人喊着：「等一下就出来！」赶忙回屋内拿大衣和手套，我听见他们一边急急忙忙穿大衣，一边说：「嘿！我打赌今天车道可以让我们好好玩滑雪。」

我打开后门让他们出去，站了好一会儿，从防风门望出去，看着他们从车库跑向路边，连溜带滑地坐着从坡道滑下来。我关上里面的门，一头栽进厨房做家事。我心想，他们会很快回来。外面天气太冷了，他们待不住的。

冰上的黑洞……

我洗完早餐碗盘后，便把做饼干的面糊和好，一边哼着圣诞歌曲。二十分钟后，我正把第一盘的饼干送进烤箱时，门铃响了。我把手放在围裙上擦了擦，走到前门，口中仍哼着圣诞歌曲。

邻居站在门口，外套是仓促披上去的，里面还穿着家居服，头上还戴着发卷，用头巾包着。她脸色惨白，面带惊容，结结巴巴地说：「朵……朵……朵拉，出事了！」说话时，口中的气凝结成白雾。

我屏住呼吸，冷风吹在我身上，吹进温暖的房子里，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出了什么事？」

她吞吞吐吐地说：「两个男孩……掉进池塘里了，我……想是你的小孩。」

我呆若木鸡，无法相信，我大喊：「不！不可能是他们，他们刚刚还在车道边玩滑雪。」当我往车道一看，空无一人，我吓得心脏都快要跳出来。

她说：「穿上大衣，我带你去看。」

我硬撑着回到屋子里，一把抓起大衣，跌跌撞撞地走出门外。我犹豫着：「这附近没有池塘啊！你搞错了。」

她问：「高尔夫球场的球道后面有个大池塘。你没去过吗？」我摇摇头，接着我们就一起跑过积雪的高尔夫球场。

我一直对自己说：「不可能是他们，亲爱的神，千万不要让这事发生在他们身上。」

我们跑上小斜坡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大片冰封的池塘。我转眼看到令我战栗的景象，吓得用手捣住嘴。一大群人围在冰池塘旁，闪着灯的两辆警车停在池边。我看到两名男子穿着黑色橡胶防寒衣，背上背着轻装潜水设备，弯着身子在穿蛙鞋。

接着，我把视线往前移，冰面上有个阴暗的黑洞好像瞪着我，有如死亡的眼睛。两双小小的脚印到达洞的裂口就不见了。在警车附近，我看到他们的玩伴缩在一起，我明白躺在冰面下的就是史蒂夫和麦基。

我想尖叫，我感觉自己好像快疯了。我心里想着，这是场梦……是场噩梦，我很快就会醒过来，这些就会消失了。但是，我知道我不可能醒过来，这些不会消失，因为事情是真的，但我真的无法承受。

乔和我都是天主教徒，但我们的属灵生活一片空虚。我们只是照章行事地上教堂，对神没有真正的信心。尽管如此，大约在十年前，我开始听凯撒琳·库尔曼的广播。乔很不高兴，因为我愈来愈喜欢这个节目了。有几次，他威胁说，如果我再继续听「那个女牧师」的节目，就要把收音机砸掉。

过去十年来，我每周五天都收听她的节目，但是一直到我站在坡顶，看着冰封的池塘那天之后，我才明白她的信息对我有多大的影响。我好想跑下斜坡，跳进冰冻的池水里，离开人世，但是一个声音把我拦住了，是她的声音，说着：「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和耶稣连在一起

我走到一半僵立在那里，我感觉到我立刻认出那是神的大能临到我。在痛彻心肺的恐惧中，神亲自透过库尔曼女士来对我说话。

朋友们帮忙我走过大雪覆盖的路面，回到我们的小屋子。我一回到家，就看到屋子里挤满了人。地方上的基督教牧师已经到了，朋友和邻居纷纷赶来。大家都想要帮忙，但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警方也到了，接着是报社记者。屋子里好像快被人挤爆了，我感觉到先前的恐慌再度袭上心头，我说：「拜托」有哪一位可以帮我打电话通知乔回家？」

有人回答说：「我们已经打过电话了。」

我再度听到库尔曼女士的声音说：「只要神坐在宝座上，垂听且回应祷告，每件事都能够翻转过来。」

我大声地喊出来：「噢！我盼望我能够相信，我确实相信，我必须相信，我没有其他的希望了。」我走到房间关上门，然后，我隐约听到警笛的悲鸣……他们找到我一个儿子的遗体了。我心中浮起一个影像，彷彿看到他们正把冰冻的小小身体从洞口中拖出来，手上还戴着结冰的小手套，背面印着小鸭子图案，失去生命的身体沉在水中。我看到他眼睛闭着，丝般的长睫毛如今了无生气，他死了。

我跪在床边哭求：「亲爱的耶稣，请为我承担这个

重担，我受不了！」我一祷告，就感到极大的平安临到我。突然间，我直起身子，心里想，我怎么了？我应该是疯了，但我没疯，反而感觉到如此平静。

我感觉到一股能量充满全身，那是一股无比的力量，我是如此地有力量，好像连房子都能举起来。我的卑微渺小和祂的伟大崇高连在一起。我再度听到那熟悉的声音：「无论发生什么，如果你和耶稣连结在一起，你永远不会被击败。」

突然间，门打开了，我转身看到乔的手抓紧门把手他的关节惨白，因恐惧而面无血色。他的双唇因着寒冷和惊吓而泛着紫色，动了几下，但说不出话来。亲爱的神啊！他看起来和史蒂夫好像！我想伸出手把他拉到我身边，告诉他一切安好。但是我没这么做，我平静地说：「是孩子们出事了……」

他发狂似地大喊：「他们不要紧吧！」

我平静地回答：「不，他们溺水死了。」

乔一转身冲出房门。我不知他有没有听到警笛……他有没有在市中心的路上看到救护车开过……

他开车回家时，看到家里挤满了人时，心里在想什么？……他现在正在承受何种痛苦？

我随着他走到客厅，刚好看到他把牧师推到墙角。乔大吼：「我不要牧师！我只要我的儿子回来！」他跌跌撞撞地走过客厅，他激动抽噎，全身发软，瘫倒在沙发上。

我们教会的年轻神父来了。他向牧师致谢，并且告诉他会把一切处理妥当。神父走近乔，犹豫了一下，把手放在他肩膀上，以微弱的声音说：「神学院没有教我们如何面对这一切。」

乔被压垮了，感到心碎，不知所措。我知道他不懂经文，也不明白圣经中的应许，他所知道的就只有主祷文及圣母马利亚而已。值此时刻，我晓得，光知道这些是不够的。

神将能力加倍赏赐给我，让我能面对眼前的患难。我不敢相信我得一肩扛起所有的事情。许多事情等着有人去做，总得有人去指认孩子们的遗体、遗体等着有人来安排、记者等着有人来回答问题、有人得去和警方谈。神赐给我力量，让我得以平静沉稳地处理一切。

盼望能到孩子那里

乔坐在沙发上哭泣，两手紧紧扭着。他的姊夫试着安抚他，但是他语无伦次，几近发狂。警方告诉我详细的情形。麦基先踩破冰面，掉进洞里，史蒂夫看到他掉进冰冷的池水里，马上跑过去帮他，大喊：「我的弟弟！」他一走到洞口附近，池面的结冰碎裂，他和麦基一同沉入池里。池塘有三十呎深，花了快一个小时才把两具遗体打捞上来。

邻居陪我们去医院确认两个孩子。乔在医院走廊昏倒，必须接受医疗照护，因此我待在他身旁，邻居在看过遗体后，帮我做了确认。

我们到家时，葬仪社的礼仪师在门口等着我们。我再度感觉到我的人好像离开了自己，彷彿一个看不见的局外人，看着自己九十八磅的身体分毫不差地打理事情。我记得听到乔说：「神啊！是什么支持着她？」他不明白这是神的作为。

乔踉跄走进厨房，开始喝威士忌，一杯接着一杯。我的爸妈都赶来了。看到乔的模样，爸爸很有智慧地把

他的猎枪藏起来。我坐在沙发和葬仪社的礼仪师谈话时，乔漫无目标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间，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他完全无法接受所发生的事。

隔日早晨葬仪社的灵车到达。他们等着接我们去看我们的儿子。我们开进葬仪社车道时，天气酷寒，车旁刮起一阵雪。礼仪师劝我们在朋友到达前，先进去看孩子。

这是最困难的一部分——看到他们变成这个样子。

我再度感觉到极大的力量流遍我全身，满溢出来，围绕着我。我知道是耶稣赐我力量。八岁、深色头发的麦基在房间的右边；十岁、留着金黄色头发的史蒂夫在左边。我走到史蒂夫身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我再度听见库尔曼女士的声音，谈到她自己所爱的爸爸过世：「看起来的模样就是他，但这只是躯壳罢了。」我仰目望天，感谢耶稣与我同在。我感受到祂伟大的爱和怜悯环绕着我，我可以确确实实感受到祂正在与我一同哀哭。

我走近麦基，他躺在和哥哥一样的白色棺木里。不管是什么东西，我们总是会为他们一人买一份。我看着站在身旁的乔，他的脸上刻着悲痛。他试着想说话，

我看到他的嘴唇在动，但是说不出话来。我紧靠在他身旁，双手搂住他的手臂，小声问：「甜心，你想说什么？」

他啜泣着说：「如果能让我到他们那里去，无论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他们是如此地纯真无瑕。」接下来，我听见乔在祷告，这是婚后第一次听到他祷告：「喔！神啊！求祢使我在祢的眼中像这两个孩子般纯真无瑕，我盼望能到他们那里去。」

突然之间，出事那天早上，乔出门前对史蒂夫说的最后一句话浮上心头：「让爸爸上来找你，这比你下来容易。」我心想，也许这预兆着我们将面对的事。

接下来几天，心情一直很阴郁，追思礼拜于周六在圣马太教堂举行，接着葬礼在寒风中举行。当我走进厨房，看到流理台上还留有孩子在学校做的小礼物，是他们在溺死当天早上小心翼翼放上去的，上面写着：「给全世界最棒的爸爸和妈妈……」

心中的阴影有如暮色渐浓，黑夜笼罩。圣诞节飞快过去，转瞬间新年又到了。乔以前总是会欢欢喜喜地开车出去兜风，但今年他孤坐在寂静的屋子里暗中哭泣。

家里的每样东西都充满了回忆。餐桌旁空无一人的椅子、衣橱底堆得乱七八糟的衣服，抽屉里堆满小男孩的内衣和放错的袜子。屋子里似乎随处都可以看到小东西、瓶盖、空弹壳和童书。

你能用仅有的做什么？

不久，新年新学期开始的第一天到了，我得去孩子们的教室，把他们的课桌椅收拾干净。他们留下了铅笔、画图纸、作业本和麦基的一大盒蜡笔。

但是还留下更多的回忆，唉！回忆！那天下午，我在客厅突然听到学校的校车在屋外的街上停下来。小孩纷纷下车回家，笑闹声像一把利刃刺进我的心。

我冲到窗户边，拉上窗帘，试着把小孩的笑闹声挡在窗外。我彷彿可以听见史蒂夫和麦基走到家门口的车道，边走边摇着便当盒，拿雪球互相丢来丢去。

第三天我拉上窗帘，听见广播的相同声音，轻柔地告诉我：「不要去看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而是去看你能用你仅有的做些什么。」我深呼一口气说：「神啊！感谢祢。」然后打开窗帘，决定从悲痛中重新站起来。

但乔的状况很糟。他终日垂泪，无法工作，睡不着，也吃不下，甚至连衣服也不换，只是不断地在空寂的房子里扭着手走来走去。吃早餐时，他会突然无法控制地大哭。他愈来愈瘦，好像要致自己于死地般拼命抽烟。

我试着让他听库尔曼女士的每日广播节目，但是他的心因着悲痛而破碎，以致无法明白。有时候，他会坐在桌旁试着听，可是会在节目播送到一半时痛哭。我很担心他，他似乎完全失去生命的方向。

他开始掉头发，形容枯槁，双颊深陷，眼睛充满血丝。最糟的是，他开始长疮。就像圣经中的约伯，全身长满令人痛苦不堪的大毒疮。没有人能够想象他身体上的痛苦折磨，以及心里的悲痛煎熬。

他辞掉了电视机技师协会的副会长，威胁着说要拍卖结束他的事业，还在同业公会期刊中刊登广告。他灰心丧志，不想工作，无法欢笑，甚至不想活下去。

过了好几周，他才勉强回到工作岗位。有一天下午，一个和乔不太熟识的邮差在送信途中停下来，安慰乔最近的丧子之痛，然后不可思议地问他：「鲁兹先生，

你信靠神吗？」

起先乔有点不高兴，接着自己不好意思了起来。他明明白白看到邮差先生的真诚，回答说：「是的，我和教会关系密切。」个头不高的邮差先生温和地说：「我是问你是否信靠耶稣？」

这句话有如千斤石头落在乔身上，他生平第一次听到有人把教会和耶稣分开来。他第一次听到这两者可以是不一样的。

乔下午回家时，告诉我他的心得。几天以前，神父建议我们向死去的孩子祷告来得到安慰。基督教的牧师到过家里，乔问他：「我们该怎么办？」他建议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他说：「这段经文会带来安慰。」但是，现在第一次有人建议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乔每天都会和邮差先生来送信的时候和他交谈。有一天，他带来了约翰福音给乔，乔很感动。

基督带来新希望！

那天晚上，我听见他在顶楼翻箱倒柜找东西，我很怕他会举枪寻短，大声问他：「乔，你在做什么？上

面是怎么回事？」

过了不久，他挟着一本旧圣经走下楼。他说：「我知道我们家里有一本。你的那位广播女牧师说过，如果你紧紧抓住圣经，你就不会走错。所以，我要开始好好读。」他的声音哽咽，开始啜泣：「如果有什么能让我和我的儿子相聚，我什么都愿意。」

他开始认真寻求，在寻道当中，他穿过层层黑暗窄路，直到走出死荫幽谷，沐浴在阳光下。

乔每天早早起床，一大早就出门到圣马太堂望弥撒。他听遍了所有牧师的广播节目，他甚至在听完广播后，来到牧师的办公室，请牧师为他祷告。他全心全意地寻求神。几个月后，有一天晚上，我告诉他，我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给凯撒琳.库尔曼。

他问：「你写些什么？」

我照实回答他：「我告诉她，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她是如何地陪伴着我。她里面基督的生命带给我新希望。」乔泛着泪光说：「你也许得到新希望，而我却一无所有。」

我试着安慰他，但是他站起来离开桌子，走到客厅。他边踱步边说：「你知道我今天下午发生什么事？我开车的时候忍不住哭出来，只好靠边停车。我只有一个劲地哭。昨天我在帮一位女士修理电视，看到电视机下面放着一个玩具自动卸货卡车，我当场就哭出来。」他抽噎着说：「我惟一想做的就是看……看到我的孩子，我脑子里想的就只有这个。」

两周后，乔下班回家时跟我说：「你知道吗？你的女牧师明天要来欧尼尔百货公司参加签书会，我们一起去找她！」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凯撒琳·库尔曼很快就会来亚克朗，而乔，我的丈夫，那个曾经威胁要把收音机砸掉的乔，正在邀我和他一起去找她。我们很早就到达，到的时候早已大排长龙。我们站着看她帮大家签名，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是如此活力四射、光彩照人、喜乐洋溢。

接下来轮到我们，我们先向她自我介绍，我说：「你也许没有印象，我几周前会写过一封信给你，想要告诉你，在我们痛失爱子之后，你带给我们何等的祝福。」

她从桌旁站起来说：「喔！我当然记得，我一直在为你祷告，我怎么忘得了那封奇妙感人的信呢？」

接着，我们还来不及回话，她就已经按手在我和乔的肩膀上，开始放声祷告「哀」在欧尼尔百货公司。她为着我们的得救祷告，求圣灵浇灌我们。

我们走出百货公司时，乔满面春风，搭着我的肩膀说：「甜心，我们周日要去青年镇听那位女士讲道，也许我的祷告可以蒙回应。」

乔周日一早起来，照常参加早堂弥撒，接着开车回家来接我一起去青年镇参加聚会。在第一场结束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会在凯撒琳.库尔曼的聚会中寻见神。

我们继续参加库尔曼在青年镇举行的聚会。我开始注意到乔有些改变，他不再抽烟了。有一天，我在楼上时听见地下室传来碰撞和摩擦的刺耳声音。我从窗户往外看，乔正在把他自己做的吧台搬到车道上。我下楼看时，他已经点了火。我们静静地站着看它燃烧。

有几次乔在聚会完和我说：「我今天几乎就要接受呼召献身了，但是有些事情使我却步不前。」

荣耀临到，全家永生团聚

到了一九六三年二月，和我们失去麦基和史蒂夫的那天，整整相隔十五个月，使得乔却步不前的绊脚石松动了。台上呼召时，我就站在乔身边，他往走道的方向转身，问我说：「我准备好了，你愿意和我一起吗？」我挽着他的手一起迈向走道，向着台前进。我们走过长长的走道，走到拥挤的台前时，我听到乔在哭泣。

我们想办法尽量往台前进，我听见乔哽咽地说：「耶稣，请原谅我！」没有人知道当下我的灵是如何地被喜乐充满，我可以感觉到乔重生了，得到新生命，我也和他一起喜获新生。

接着，我感觉到有一双手轻柔地按在我的肩上，一抬头就看到库尔曼女士挂着她惯有的微笑，邀请我们走到麦克风前。我今天才晓得，原来她一直记念着我，早就在人群中看到我们。她看着乔，问道：「你为何走到台前？」

他回答：「库尔曼女士。」声音沙哑但坚决。「我要再看到我的儿子，我得先准备好，才能再看到我的儿子。」

她说：「你会再见到你的儿子，如果你愿把心归给耶稣，你将在永生中和他们团聚，因为他们就在耶稣那里。」

乔对着五千名会众说：「今天，我接受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噢！荣耀就降下来。」说的时候我紧紧抓住他的膀臂，紧到快要让他血液无法流通。

自此之后，主大大使用乔——他的家族中有十三个人，因着他接受基督信仰；他病弱的父亲，几周前也走到台前回应呼召；我的家人也全部都归向基督。多年后的今天，社区里史蒂夫和麦基小时候的玩伴已经长成少年，他们来我们家上查经班，也和我们一起参加青年镇举行的聚会。他们一个个地跳上乔的卡车，参加市内举行的敬拜和见证会。

最荣耀的是，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大蒙使用，和一百对以上面临丧子之痛的夫妇协谈。

就在最近，一节经文光照我们，我们看到了神的应许，以及祂如何地回应了我们的呼求。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 23 节，大卫王知道孩子死了的时候，他停止哭

泣，宣告说：「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我想到了乔曾说过的话，在当时，这句话是巧合，也是兆示：「让爸爸上来找你，这比你下来容易！」重担变为轻省，荣上加荣！

第九章

这可能也发生在 你的女儿身上

[脑伤引发瘫痪症]

查尔斯.伍德 (Charles Wood)

若有一个除了钱以外一无所有叫心中没有感恩，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人比他更贫穷了。查尔斯.伍德的家族是全球首富之一，他们对神怀着感恩之心，因为神为他们的儿女雪莉行了奇妙大事。

查尔斯，伍德是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现于克利夫兰一家大公司任财务总监。

一九六二年秋天，我们的十三岁大女儿雪莉刚升八年级，就读欧姆斯特佛斯（Olmsted Falls）一所中学，她很活泼且热爱运动。那年暑假，她和十一岁的妹妹卡萝一起去参加了基督徒营会，从棒球到枕头大战，玩得不亦乐乎。雪莉现在一心想成为啦啦队队长，每天下午，我们的后院就成了她的练习场，侧手翻、空翻，口中一边喊着：（耶！耶！）「挡住那一球！」一边在屋墙间跳上跳下。雪莉在练习时有好几次撞到头，当时我们不以为意，觉得活泼爱玩的少女难免会这样。

无预警地昏倒

后来，有个星期一早上，我太太桂恩接到学校的电话，说雪莉在走廊上昏倒了。桂恩赶到学校时，雪莉已经完全恢复了，但桂恩还是把她带回家。隔天雪莉回到学校上课。星期三时，学校秘书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来说，雪莉又昏倒了，他们找不到孩子的母亲。我立刻离开办公室，赶到学校。雪莉看起来还好，只是显得有些苍白和害怕。虽然如此，我还是和我们的家庭医师约好下午去看诊。

医师在帮雪莉做完检查后，并未发现异样，觉得让她回到学校应该没有问题。他建议万一雪莉仍有其他

问题，可以打电话给他。隔天我又接到学校电话，雪莉再度昏倒了。他们无法让她清醒过来，于是将她送往位于贝里（Berea）的西南社区医院急诊。

我赶到医院时，雪莉已经清醒过来了，我松了一口气。我坚持她留院治疗。她昏倒时头部撞到地板瓷砖，医师建议帮她做头部 X 光，同时也做了脊椎穿刺，试着找出她昏倒的原因。

由于检查结果尚未确定，医师建议她住院休息几天，做进一步的观察。在住院时，雪莉又昏倒了一次，而且是坐在轮椅时昏倒的。

最后，医院诊断不出来她得了何种病症，就让她出院回家，继续去学校上课。接下来的几周，她更常昏倒，并且抱怨感到头部「嗡嗡作响」。有一天，她告诉我们，她和其他孩子彼此帮对方别上别针时，她的右臂一点感觉也没有。

雪莉昏倒的次数愈来愈多，而且昏迷的时间愈来愈长。她感到愈来愈赶不上学校的功课，原因不单单只是因为缺课，还有头部嗡嗡作响令她困扰不已。她每天都在抱怨。有一天深夜，我被她的哭喊声惊醒。我跌跌

撞撞赶到她房间，看到她抱着头，全身扭成一团，在床上挣扎。「我的头！爸！它好像快要爆开来了。」当下惟一能够帮她减压的方法，似乎就只有震耳的收音机声音，声音大到吵得全家人无法安睡。雪莉睡觉时总爱把收音机开到最大声，我总是会等她睡着后偷偷走进她的房间，帮她把收音机关掉，好让其他的家人可以好好睡。

右半身走样

在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们终于帮雪莉挂好号，去克利夫兰一家医院门诊，进行一连串的检查。在第一项检查中，我看到医师拿一根针轻轻划过她的前额。她左半边有感觉，但右半边没感觉。医师以同样方式检查她的腹部和脚底，结果反应一样。看起来她几乎整个右半身都对外来刺激没有反应。我们还知道，她开始出现复视（**double vision**）现象，右耳听力恶化中。她的右眼睑渐渐松弛，导致右眼下垂，脸孔也开始走样。

到了十一月中旬，她的头痛更加严重，以致一周有三天要在家休息。她的体力愈来愈差。接下来，在感恩节前的星期五那天，桂恩和我正准备就寝，突然听见沉重的「咚」一声从雪莉房间传来。我们赶过去看，发现她全身无力地瘫在床角。

我将她抱起来，试着让她清醒过来，但是没有用，我紧张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我们不管怎么试都无法让她醒过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但感到热躁不安，更感到挫折绝望。我把她放回床上，低下头祷告。我一抬头，就看到卡萝站在门口，她童稚脸庞显得苍白、害怕，眼睛睁得大大的。我的内心呜咽着：「亲爱的神，为何她得看到这个？」

那天晚上，雪莉送医院急诊。我们回家的路上心情沮丧，感到好像世界就要瓦解一般。桂恩和我几乎整晚没有合眼。我听到隔壁房间的卡萝在睡梦中低声哭泣。

我祈求：「神啊，求祢帮助我们！拜托，帮帮我们吧！」

隔天早上大约十一点时，医师打电话来说：「雪莉没有大碍，但她今天早上从床上跌下来，再度昏倒，她的肩膀跌伤了。我们做了 x 光，片子上显示她肩膀下约一寸处的右臂骨折，右肩也有裂伤。你可以吃完中餐后来看她，但我想先让你知道一下，你来的时候会看到她上了石膏和吊带。」

焦虑烧着全家人

我挂上电话时问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原本过着平顺的日子，而今却处境艰难。我是教会的主席和执事，自然也是属灵人，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一切。我察觉得到事态严重，但我在面对它时却感到全然无望。桂恩打电话联络我们的牧师，牧师来家里和我们一同祷告，使我们感受到仁爱和怜悯。

但卡萝决定采取更积极正面的行动。她下午趁着桂恩和我去医院看雪莉时写了一封信。我们并不知道她有时会打开收音机听凯撒琳·库尔曼的广播。她感受到我们的焦急，知道姊姊遇上了麻烦，于是坐下来写了一封代祷信给库尔曼女士。我们不在家时，她自己走了一里半的路，到邮局把信寄出去。

二天之后，医师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说，他们帮雪莉的手臂重新照了一次 X 光，结果显示，她的手臂并没有骨折，只是严重瘀伤。他说，惟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检验师对第一次的 X 光片做了错误的判读。无论如何，桂恩相信代祷信和手臂安然无恙这两件事绝非巧合，于是她开始寻求属灵的医治。从这一刻开始，我们便朝着

全新的生活出发了。

雪莉在克利夫兰的医院住了两个星期，进行一连串的检查，包括脑波检查。检验显示，她脑中部分区域功能异常，导致她经常昏倒。医师暂时仍无法做出诊断，但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用「发作」这个字眼。医院在雪莉出院前，开给她一些有助于降低昏倒频率的药物，并且要她尽可能地回学校上课。

然而，她仍然不时发作，而且发作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学校人员给予她极大的同情与了解，校长甚至安排和她亲近的同学陪在她身边照顾她。雪莉的情况显然令她很容易发生危险，我们很心疼。自从她在医院摔倒后，我们就知道得看好她，不能让她自己一个人。她在家里上下楼梯时，我们都尽量看着她，但不见得能完全照顾得到。桂恩仍得下厨、料理家务，而我仍得上班。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焦虑当中。

就在圣诞节前，桂恩和雪莉母女俩在杰尔百货大型购物中心购物时，雪莉昏倒了。消防队救护车将她紧急送往佳景园医院，在急诊治疗之后便回家。我们很想好好过圣诞节，但是总感到有层未知的乌云笼罩着我们曾经享有的幸福美好。

脑伤引发癫痫症

我们每一天都遇到新的挫折，感到灰心失望。发作的情形愈来愈严重，也更加频繁。她偶尔会一连好几天没有发作，但在其他日子当中，一天昏倒好几次是常有的事。她在假期结束后回学校上课，白天时发作已经是家常便饭，时常就在座位上忽然昏倒。

有一天晚上，我们熬夜看护雪莉，我对桂恩说：「毫无疑问地，我们一定可以在某处得着帮助。」那天晚上，我们谦卑真诚地祈求神的帮助。

一月的时候，我听说有位医师曾经治好许多类似症状的患者。我们打听了一下，得知他是克利夫兰地区很有名望的神经病学家，我们便打电话去约好看诊时间。

在一连串检查之后，医师打电话和我们协商。「雪莉似乎左半脑受伤，而这个区域控制右半身的反射。毫无疑问地，我们可以正确诊断为癫痫。」我无法相信所听到的，是癫痫！不仅是癫痫，医师还说是最严重的「僵直阵挛性发作癫痫」。

医师很懂得鼓励别人，告诉我们说，他很有把握藉着药物的控制，可以把发作次数降到每年不超过两次。这是至今第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们回到家，有勇气迎向未来，满心期待新药能发挥神奇的功效。

我们在之后的几个月学到很多有关癫痫的知识。我们知道脑部有电流活动，就好比家中电线的电流传递。如果电线破损，就可能会短路，烧断保险丝。同样道理，如果脑部受伤，在特定的情况下，脑部放电就会异常，导致癫痫发作。

我们还知道，将近百分之九十五的癫痫是脑伤引起的。我们突然想到，去年暑假和秋季学期中，雪莉有好几次摔跤撞到头的事，显得益发值得重视。那几次的撞伤都可能是造成她如今患病的原因。

目前并没有完全治愈癫痫的方法。透过外科手术可以减缓症状，但这种病例非常少，而且就算是动了手术也无法完全治愈。医师告诉我们：「手术可以抑制发作，但无法根治。」

他同时提醒我们当心不要让她再度跌倒，以免受到致命的伤害。他建议我们停止她所有的体育活动，象

是游泳、骑脚踏车以及其他运动。有好几次，她连演奏单簧管都会昏倒，只好退出学校乐队。雪莉以前活跃且喜爱运动，而令她的世界里只剩下重重的限制，被迫割舍种种活动。平板单调的生活规律取代了多彩多姿的青春岁月。

然而，她仍旧不时发作，发作起来令人捏一把冷汗。刚开始时她只是静静地突然昏例，现在她只要一发作就会紧握拳头，双手和双脚不自主地扭动。有时候我不得不硬把她的嘴掰开，免得她咬到自己的舌头。虽然我们尽量限制她的活动，但还是无法避免危机。我们听说有个年轻人发作时溺死在浴缸里，心情更加沉重。

雪莉的听力问题更是让我们心急如焚。两位耳科医师诊断她的右耳听力已经损失六成。到了春天，我们急得四处求医，平均一周看两到三个不同的医师。雪莉的处方药中，有一种药开始产生副作用，使她的牙龈异常肿大，肿到把牙齿都盖住了。牙医只好切除多余的牙龈组织。

我们无奈地看着女儿病得愈来愈重，长相和动作都变了。她的行动笨拙迟缓；受到药物的影响，走路时摇摇晃晃，象是喝醉酒一般，不得不扶着椅子或者靠着

墙行走。我们虽然心痛，但表面上仍故作镇定，不单是为了雪莉，也是为了卡萝。但在内心深处，我们觉得希望正在一点一滴地流逝。

对女传道的偏见

我感到绝望。我是浸信会的执事，热中参与教会生活，但面对这件事情时却软弱无力。我从未想过祈求神的医治，因为我从过去的教导学到，神迹只有在圣经的那个时代才会发生，现今不会再有神迹了：现代的医治是由医师、护士以及「神奇」药丸来完成。尤其令我挫折的是，我发觉自己向着那位我认为不再施行神迹的神祷告，而神迹正是我们想为雪莉祈求的。

桂恩已经开始偶尔收听凯撒琳.库尔曼的广播。她隐约感觉到，是祷告服事让雪莉「摔伤的手臂」得到医治。她试着说服我和她一起收听，但是我的神学观念就是不太能接受女牧师。

在我的大半部人生当中，一直被教导女人不应有权柄领导男人。作为执事的我和教会中的其他弟兄一样，不让女人来领导。每次一有女传道拜访我们的教会，我们就会把时间控制住，只让她们去妇女查经班传递信息

或分享见证，而不让她们站上讲台。

我也是俄亥俄州浸信会宣教联合会主席，我们一部分的工作是评选品格良好的宣教士，并且推荐给各公会。我们规定女传教士不得于国外担任教导男人的工作。因此，当桂恩问我，她是否可以带雪莉去匹兹堡参加一位女士主持的「医治大会」时，我没有点头。我不想和所谓的「信心医治者」沾上边，更别说是女性医治者了。

我和她辩论说：「我已经听过太多的骗局了。」然而，桂恩指出库尔曼女士从未宣称她自己是「医治者」。由于库尔曼未曾自称独具医治大能，加上被桂恩的坚持所打动，两周之后，桂恩再度问我：她是不是可以带雪莉参加在匹兹堡举行的神迹聚会，我心有不甘地答应下来。于是，桂恩带着孩子和她父亲、姊姊尤妮丝一起出发。

摆在面前的事实

聚会开始之后，桂恩的父亲问道：「你是否觉得应该把雪莉带到台前，让库尔曼女士为她祷告？」

桂恩不太清楚聚会的程序，迟疑了一下，但是当尤妮丝拉着雪莉的手臂说：「来吧！雪莉，我们要走下去啰！」的时候，桂恩同意了。她们才走到会堂后端的走道时，雪莉回头用一种奇特而几近古怪的表情看着阿姨。

尤妮丝问：「甜心，你怎么啦？」

雪莉回答：「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耳朵里啪啦一声，然后我就能听见了。」

就在同一刻，库尔曼女士在台上说：「有一个人的耳朵刚才关了。」虽然尤妮丝和雪莉都没听到，但桂恩马上就想到雪莉。

库尔曼女士从台上走下来，在走道中央和雪莉及尤妮丝会合。虽然心中燃烧着希望，但是一看到此情此景，还是不免惊异万分。库尔曼女士伸出手，轻轻地碰触了雪莉的头，雪莉立刻倒在神的大能之下，桂恩感到敬畏与震撼，在大厅和她们碰面时，禁不住流出喜乐的泪水。

在回到克利夫兰的途中，我们仍继续兴奋地分享见证。她们一次又一次地述说着所看到和所听到的。雪莉的听力确定已经恢复了，卡萝也和姊姊一样心中热血澎湃。那天晚上桂恩对我说：「如果神能成就此事，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祂也必能医治她的癫痫。」我心想，如果说祂还有另一次神迹的话，我们怎么会一点也没有感觉到？那天晚上，雪莉又发作了。

之后桂恩对我说：「凯撒琳.库尔曼女士会在青年镇举行主日聚会，我们何不下周日开车去参加呢？」

我的教会服事繁重，而且还有其他事务待办，此行延了两个月。在这段期间，雪莉发作的情况更严重了。

有几次发作时间长达两个小时，她的身体承受很大的冲击，以致复元过程缓慢而艰辛。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她不仅是身体上出现变化，人格也改变了。她变得极度叛逆，让全家人关系紧张。我们很不愿意去管教雪莉，因为这么做可能会诱发另一次的发作，但是我们也得考虑到卡萝，不能每件事都顺着她。我们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为母的即将放弃

似乎每件事情都不对劲。桂恩在压力下，显然身心交萃，而且事与愿违的是，雪莉的药物并无法控制她的发作情形。重担压得整个家都快垮下来了。桂恩甚至向我坦白，说她已经走到一个地步，宁愿见到雪莉死去，也不愿意看到她健康持续恶化，痊愈无望。

就在雪莉刚过完十四岁生日时，教会举行了一场宣教大会。大会快结束的时候，我放眼望去，看到我那受苦的女儿走向台前，献身服事主。我看着她，遗憾地摇摇头，心里想着，可怜的孩子，她还能拿什么奉献给主。她的身体变形走样，大脑也受伤了，神如何能使用她？

学期末的最后两周，雪莉根本无法到学校上课。现在她几乎每天发作，每次发作的时间难以预测。学校老师让她成绩过关。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觉得她的气可嘉。我们计划六月第二周开始到乡下的小屋度假，我同意选择会经过青年镇的路线，在那里稍作停留。就在出发前一周，雪莉又发作了，情况比任何次都还严重，几乎让她没命。

事情发生在周六晚快要午夜的时候，当时我们坐在客厅，雪莉靠在沙发上。突然之间，她跳起来说：「呃！爸……」接着整个身体变得僵硬。我赶忙冲过去，怕她跌倒撞到咖啡桌。桂恩帮我把她扶到沙发上，试着拉直她的身体，但她一阵阵地痉挛，全身每一条肌肉都紧绷着，拳头紧握，怎么样也拉不开。我使出所有力气才松开她的下颚，把卷成一团的手帕塞进她咬紧的两排牙齿之间。一直到凌晨一点，她的发作仍没有缓和的迹象。我不得已只好打电话给神经科医师，他要我试着帮她灌药，他说：「如果仍没有效，把她送到医院，我们会试着处理。」

为父的急呼天父

桂恩和我坐在沙发的两头，试着拉住雪莉抽搐扭动的身体。在此同时，我也在想办法把药灌进雪莉的嘴里。但是发作延续了一个小时，她一阵接着一阵地痉挛。我在极度无助中大声祷告：「喔，神啊，求祢帮助我们！」接着，我似乎象是亲耳听到一个声音在对我们说话，我记得是桂恩和我最喜爱的一节经文：「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识指示你。」（耶利来书三十三章 3 节）

当我一想到这段经文，极大的平安临到我。我低头看着我们年纪还小的女儿，身体不断地抽搐扭动，我将她交给主，求主看顾。不久后，我发觉她的身体有些变化。痉挛停止了，她安详地入睡，面容显得平安。

我低下身子，把她抱在臂弯里，将她从客厅抱到楼上的房间。桂恩走在前面先帮她铺好床，我们轻轻地帮雪莉盖好被子。

那一晚我整夜没睡，直到第一道玫瑰色的晨光照亮东方天际。「……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这段经文一遍又一遍地浮现在我的脑海，奇妙地坚定我的心。

女儿亲口作见证……

一周后的星期天早上，我们开始度假。我们先从克利夫兰开车到青年镇参加凯撒琳·库尔曼在史坦堡大会堂举行的聚会。

由于我们到得很晚，我和雪莉在一楼第三排找到座位，但桂恩和卡萝却坐到顶层楼座。

音乐庄严神圣，我感觉到整个会场充满活力和生命。我站在敬拜的人群当中，生平第一次真真实实感受到圣灵的同在。我们和大家一同唱诗，接着，聚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雪莉转头看着我说：「爸，我得医治了。」她的声音温柔且有信心，眼睛炯炯有神，有如冬天里明亮的星星。

我几乎不敢相信，结结巴巴地问：「你怎……么知道？」

她轻声说：「爸，我不知道，但我感觉到有某种东西临到我，除去我头部所有的压力。嗡嗡作响的声音不见了，我的眼睛不再疼痛，头也不会痛，我得医治了！爸，我就是知道，那就好像是神把祂的手指放在我的头，挪去我所有的痛苦。」

我深深地望着她的眼睛，很少掉泪的我，这次却忍不住热泪盈眶。我试着说话，但说不出来。我靠过上，把她拉到身边，当众拥抱她，这父女真情流露的场面引来许多人的注目，但我根本没注意到。

我猜有同工留意到发生了什么事，并且告诉了库尔曼女士。我才一抬头就看到她站在身旁。她笑容满面，

眼睛炯炯有神，轻柔地说：「亲爱的耶稣，我们深深地感恩！」

我们心里充满着敬畏，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库尔曼女士轻轻地碰了一下雪莉的脸颊，她立刻倒在圣灵的大能之下。库尔曼女士对我说：「这是了不起的医治，神会使用这个女孩见证祂的大能。」

祂确实如此行了。我的信心大有增长，亲身经历到神迹，明白从此刻开始，我的一举一动和反应都建立在信心和认识神的基础上。

聚会结束后，我们回到车子上，一同感谢神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一致同意我们经历的神迹必能在信仰上站立得住。

雪莉重回运动场！

我们继续度假。雪莉从最后一次发作之后，已超过二十四小时未再发作，这是她近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这么久没有发作。医师会说过，如果雪莉停止服药，可能导致继续发作，而且可能致命。那天下午，她跟着我去高尔夫球场散步，从第一洞走到第九洞。医师会警告，

她只要运动，就可能发作。雪莉看起来没有气力且疲倦，但她只是累了，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隔天，她下水游泳，是近一年以来的头一遭，但也没有再发作了。我再也没有丝毫的怀疑，她得医治了！从那时候起，雪莉完全信靠神，让神来看顾她。在史坦堡大会堂荣耀的那一天之后，她不再需要药物，连一颗药也没吃过。

暑假过了一半之后，雪莉回到去年参加过的夏令营。她参与所有的活动，而且还赢得夏令营最杰出女队员奖。

一年后，雪莉到纽约的汉顿学院读书，她在各项运动中表现杰出，象是女子足球、篮球和田径。她在大学及中学联合田径赛中胜过众多好手，拿下七面奖牌。

相信读者们一定能够体会到我作为一个父亲的喜悦，我要和你分享的是，这个经历深深摸着我的心，我一生中没有任何事可以与之比拟。我百感交集，心中尤其感恩，但没有任何言语可以表达出我内心的感恩。主的恩惠言语诉说不尽，我们惟有将生命交给祂，四处见证祂为我们家行了何等大事，感谢神！

第十章

一位医师的寻求

[专业与神迹的冲击]

罗伯特·霍伊（**Roberts, Hoyt**）

霍伊医师生于一九二五年，其父为献身宣教的外科医师。他自加州大学获文学士及医学博士学位，并于剑桥大学从讲病理学博士后研究，在旧金山加州大学接受研究训练。他是美国病理学委员会的委员。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周日傍晚时分，正值宣教大会闭幕，我发觉自己和凯撒琳·库尔曼一同站在旧金山市政厅的台上。对于一位医师来说，站在这个地方很不寻常。我人生中许多年时间都花在读医学院和医学预科，接着担任实习医师，再以五年时间接受科学训练，专门研究人体在罹患疾病时，解剖学和生理学上发生的变化。病

理学家受过专业培训，探究人体疾病发展的根源、本质，并且在现代医学仪器辅助下了解致病的历程。

衣索比亚常见神迹

我在一个宣教士家庭长大，记得小时候经常跪在客厅为着全家及教会的需要祷告。我在少年时便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二次世界大战时，我在海军空战部队服役，祂带领我走过大大小小的磨难。战争结束后，我开始修读医学预科，接着进入医学院深造，但我的见证却是愈来愈没有力量。在我博士后第三年训练期间，一位基督徒医师告诉我，我的基督徒生活几乎等同不存在。我很高兴他这样告诉我，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我在一九六五年到衣索比亚志愿服务一年，在海尔塞拉西大学（Haile Selassie I University）成立了病理研究部。我一心想在我所选择的病理领域服事主，成为带薪事奉的医疗传教士。

在非洲的那段日子里，我面对面地认识了神的大能。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罗马天主教的修女对生病的人显出极大的爱和同情，使我感动不已。我看到加百利修女拥抱着麻疯病人、肺结核病人和严重皮肤病的患者。

我从未看过有人能够爱人如此，我才开始了解到自己的生命是多么空虚和软弱。我开始更深地祷告寻求神在我生命中赐下爱和大能，我的渴慕超过以往。

我在非洲衣索比亚西南的瓦拉莫省（Wallamo Province）时，学习到圣灵的奇妙运行。如果你想了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故事细节，可以去看雷蒙德·戴维斯（Raymond Davis）所写的《高山灵火》（Fire on the Mountains），共有三位宣教士骑着驴子来到瓦拉莫省（在当时，这是惟一的交通工具）。他们先花了三年时间学习当地语言，接下来用一年时间带领三十五个当地居民归主。后来意大利占领衣索比亚，宣教士被驱逐出境，只留下寥寥无几的原住民基督徒，人数少得可怜。不过宣教士走后，留下了约翰福音的翻译初稿。

五年之后，一名宣教士获准回到衣索比亚探访，途中他陆续听到有关瓦拉莫省基督徒运动的消息。三个月后，他终于千辛万苦来到衣索比亚西南部，看到人数超过一万人的教会。全村重生的基督徒分散在瓦拉莫省各角落，其中最令他感动的是奇妙可畏的医治见证——瞎眼的人得看见，瘸腿的能行走。

显然地，当年宣教士将约翰福音翻译出来之后，

就被迫匆匆离开，忘了告诉当地居民神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已经不会再有耶稣凭圣灵大能行神迹的事情了。这些新基督徒读了福音书后，相信并且祷告，于是感动了神。

美国也能见神迹？

我对发生在衣索比亚的神迹见证和记录深信不疑。当我回到美国后，仍对于圣灵大能可以于现今在非洲大大运行感到惊异。我不懂，为何神无法像在非洲一样地在美国运行？我回到家六个月之后，一方面在医院的实验室努力工作，同时也继续教学工作。在闲暇时，我试着为我们在衣索比亚成立的实验室募集新设备和人才。我感受到一种迫切的渴慕，想在生命中更深地寻求神。我知道是祂的大能行出神迹，因为我早在衣索比亚听闻第一手见证，但是，在美国有谁能够寻见这样的大能呢？

我心想，也许那些宣教士会有答案，于是我开始读宣教士的传记，一本接着一本。有一天，我在一家基督教书房找传记，突然看到薛瑞尔（John Sherrill）的书《他们说方言》（They Speak with Other Tongues）。这本书是由导航邮报一位写作严谨的记者所著，看了书后我

才对圣灵充满的现象有所了解。

那天晚上我祈求圣灵充满及灵洗的时候，主赐给我信心，相信祂的大能必能在我的生命中彰显。我上床睡觉，「相信」隔天醒来时一定会变得不一样。那个早晨真是无比荣耀，天堂临到我，荣光充满了我的灵。

耶稣是如此地靠近，就好像祂真的就来到身边，在屋子里走动，走过各房间。我突然感觉到，我的生命和祂的永恒生命连结在一起，实实在在地连于「葡萄树」了。祂的爱和大能充满我，我更深地认识到基督的真实，从此脱胎换骨，再也不同于以往。

医生的尽头——神的起头

不久后，我听人提起凯撒琳.库尔曼，计划参加她在旧金山诺布山纪念厅举行的聚会。在那里发生的许多事，是我无法用医学知识就一般疾病的病程来解释的。惟一的解释就是，神的法则高过任何科学和医学法则。

纪念厅聚会结束时，我们接受祝福祷告，我们注意到一位父亲和他十四岁的儿子从走道走向前台。我们很难从父亲的表情看出来，他到底是惊异、害怕或是无

法置信。接着，出乎预料地，他放声大哭。他们来到台前的时候，那个年轻男孩交给库尔曼女士一对助听器，告诉她说：「我可以听见了！」

我们一动也不动地站着，会场鸦雀无声。那位父亲随即和大家分享见证，他和儿子站在顶层楼坐时，出孩突然转过头看着他说：「爸，我能听见了！」他把助听器拔下来，说他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这是真的，我知道是真的！

接下来的几个月，只要是在西岸举行的神迹聚会我大多会参加。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便打电话到匹兹堡给凯撒琳.库尔曼说：「我正在往匹兹堡的路上，想来亲自访问一些近年内因神的大能得医治的人，并为他们做检查。我有一种感觉，我的寻求即将有答案。」

我不但察看、检验并且作了访谈，完全信服神仍在施行的神迹。透过凯撒琳.库尔曼的事工，我在基督里的信心被带到全新的层次。然而，更大的神迹是生命的改变，更胜于身体上的改变。外科医师的手可以移植心脏，却无法改变生命！我永远忘不了加州洛杉矶神殿大会堂的景象，在七千人的见证下，数百名年轻人蜂拥至

台前，领受新生命，活得更加丰盛。

我也不会忘记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一起站上台，再一次许下结婚誓言。由于丈夫有严重的酗酒问题，他们曾经分居。但是在一次凯撒琳.库尔曼的聚会中，他接受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生命大翻转。他的妻子以审视、理解的眼光默默观察他，几个月之后，她也信主了。

现在他们是基督化家庭，他贡献社区且受人尊敬。

医生都承认一神超越自然

诺贝尔奖得主，也是首次成功让身体组织在离开人体后继续存活的第一人，卡爱斯博士（Dr.Alexis Carrel），他的书中一段优美的文字完全地道出我心中的感受（Voyage to Lourdes, Harper: 1950）：

作为一名医师，我曾见过人们在各种治疗失败之后，疾病和忧郁因着静默祷告而获得医治。祷告是世上惟一能够胜过所谓「自然律」的力量。靠着祷告成就戏剧化改变的这件事就叫作「神迹」，但是神迹每一时、每一刻都静静地在人们心中持续着，任何人都可以体会到。在日常生活中，祷告能够为他们带来一股稳定的支持力量。

在另一个场合当中，有人当面问卡爱斯博士，有个罹患结核性腹膜炎的病人获得超自然的医治是怎么回事？他在书中是这样写的：

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如今成了简单的事实。面对治愈的事实，我大为惊异，却无法提出任何解释，自己也深感苦恼。要不我就得相信我们的诊断方法不够周密，并且承认我不再有能力对患者作出诊断；要不我就接受医治乃是全新而无与伦比的一种现象，必须从各种角度来探讨。若单凭自然的方法，绝对无法带来这样的医治。

即使是卡爱斯博士也还在继续寻求当中，他在书中以一段简短的祷告作结束，这段祷告文是所有医师以及从事医治工作的人在寻道过程中可以引用的。祢的的确确以极其荣耀的神迹回应了我的祈求。虽然我仍对此一无所知，依然感到疑惑，但我一生中至大至高的渴望就是信靠你，火热且坚定地相信，再也不去分析及怀疑。

第十一章

祂改变了我衰残的余生

[皮肤炎引发多处剧痛]

尤吉妮雅.桑德森（**Eugenia Sanderson**）

自从尤吉妮雅.桑德森得着医治之后，加州圣地亚哥再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如果你和她谈过话，相信你也可以变得和以前不一样。

我们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电视节目时，尤吉妮雅.桑德森转身看着我说：「我要全世界都知道神为我行了何等大事，我要大家明白，若不是祂的温柔怜悯，我将在衰残中度过余生。」

桑德森女士在洛杉矶市的黎巴嫩香柏木医院掌管营养部门直至一九五五年，之后转往圣地亚哥一家更大的医院任职。她从堪萨斯州立大学获得理学士学位，于纽约市接受临床训练，是美国营养协会的会员。

记得当年我辞掉黎巴嫩香柏木医院的工作，接受圣地亚哥一家新建大型医院的营养部主席的职位。那时候我刚满四十岁，我计划在那家医院待到退休。

九年之后，我得了急性重症，人生计划全乱了。医院安排我住进单人房，医师试着诊断我得的怪病。

在一连串的检验之后，医师还是查不出我到底得了什么病。我回到工作岗位，但是疼痛症状仍剧烈发作，我的医师安排我转至洛杉矶一家大型医院，专科医师诊断出我得到种叫作皮炎的罕见疾病。我在圣地亚哥的主治医师看了病历报告之后，同意了这项诊断。

痛痛痛！全身都垮了……

皮炎会影响末梢神经，造成肌肉、关节和神经的剧烈疼痛，皮肤的症状尤其严重。我对这种疾病略有涉猎，知道预后不甚乐观，但我不知道如果病程继续发

展下去的话，会带来怎样的痛楚。我几乎全身所有的肌肉和神经都受到影响。

我回到圣地亚哥的医院，接下的两个月都住院。我的横隔膜症状很严重，以致我有一段时间必须靠氧气罩才能呼吸。我在医科学过的每一种治疗都用在身上。我的医师群真的很棒，他们每次一听到有新药就会让我试试，但是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因为疼痛愈来愈严重，大多数的关节都肿起来了。

我们的医疗团队向来以富于怜悯及对病人的悉心照护而知名。护士都是我的好朋友，因为过去我们曾共事九年。有几位后来告诉我，他们轻轻地为我洗澡、护理我的时候，看到我受苦的模样，觉得好心疼。一个要好的朋友甚至祈求我可以一死解脱，强过继续活在这样的痛苦中。

六个月后，我可以回去工作了，但是到了一九六六年五月，我的情况又慢慢恶化至一个地步，以致我的医师、也是位很有怜悯心肠的基督徒，安排我以长期失能的理由退休。接着，他以最温和委婉的方式向我解释，以目前的医药科学无法治疗我的病。我被送回家，在病中活着。

多年以来，我一直和我的好朋友薇拉，艾伯莉住在同一间公寓，她是个注册护士。我知道她就在我身边服事我。

接下来的十个月当中，疼痛加剧，我快要撑不下去了。我身上多处皮肤灼痛得象是受到三级烧伤。即使只是在床上稍微动一下，我的神经系统就传来一波波的剧痛。我的肌肉开始出现损伤。

接着，我注意到我的鼻窦、舌头和口腔变得红肿发炎。我的膝盖、手肘、双手和脚掌都肿起来，眼睛的末梢神经也变得十分敏感，就算是明亮的光线也会导致刺痛。

薇拉帮我弄了一个合身的保护架，可以放置在被子下面，避免被子直接摩擦到我的皮肤。当时我的皮肤敏感到连柔软的睡袍都会让我痛到没办法穿。

在这十个月当中，一夜好眠几乎是奢望，在漫长无尽的夜晚我只能断断续续地打瞌睡。有段时间我一天只能起身短短几小时，也许近距离乘车，到后来病情恶化，我觉得自己几乎是被禁锢在病床上。

初识神迹节目与书籍

我的眼睛甚至痛到连电视都没办法看，阅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的时间空空地度过，每天的活动只剩下睡前更衣和关门，我惟一的安慰就是床头的一台晶体管小收音机。透过这个小小的黑盒子，我第一次听到凯撒琳.库尔曼在圣地亚哥 XEMO 电台的广播。

音乐美妙动人，我发现自己每天都在期待着收听广播。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我全神贯注聆听她传讲的信息，几乎忘了音乐的存在。她谈到神的爱，谈到有病的得医治，谈到神迹。我开始看到希望的曙光。

我大多数的时间都用来代祷，这是目前我惟一能服事神的方式。我在堪萨斯州一个遵奉圣经原则的家庭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爱慕着主，也在圣地亚哥第一长老教会教主日学。我相信神能成就任何事。

但是有关医治呢？我曾经是医疗团队的一员，我知道神会透过医师、护士、医院和药物作工，但我从未认真想过在二十世纪里会有神迹医治。然而，当我继续收听节目时，我开始想，我说不定会有机会。也许，只

是也许，我长久爱慕的神远比我所了解的更大，祂是行神迹的神。

有一天，我听到库尔曼女士提到她的书《我信神迹》。我打电话去地方上一家基督教书房询问，他们很有恩慈地将书寄到我家。

这是我人生中的一大转折点。我的眼睛很痛，阅读变得十分艰难，我一直到一九六七年二月才把全书看完。那时我发觉到我的病快速恶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有可能必须住到安养中心。我一天要吞下二十五颗药丸，疼痛一天比一天加重，我只有在泡热水澡时才稍稍感到舒服些。

很深的感动在催促

回顾以往，我时常怀疑神是否容许我的身体生病，因为我的一生都在祂的计划里。我直到现在仍未寻得答案，但我的确知道，我曾走过绝望的阶段，只要能够减缓疼痛，无论要我做什么事，我都会做。

我曾在广播中听过，每个月都会有包车从圣地亚哥开往洛杉矶的神殿大会堂，可以参加库尔曼女士的聚

会。我感到一股冲动，预定隔周前往。薇拉知道我这么做了之后，没有表示任何鼓励，但她知道我心里有多么地渴望，于是帮忙我计划行程。她无法亲自陪我去，所以我就拜托我十六岁的侄子陪我走一趟。

喔！我是多么地期待这次的旅程。这些月以来，我一直地祷告着，我祈求神要不就是医治我，要不就是召我回天家。在听完库尔曼女士的广播节目之后，我有一种很深的感动，我觉得神要我得医治。

神了解周日早上我花了多大的努力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当我在穿戴整齐时，我知道时候到了，不可能的要变成可能，就算是痛得要命，我还是要去。

但接下来麻烦来了，我刚借到轮椅，蓝迪推着我到车子门口。我缓慢地站起来，朝着前门阶梯走去。好几个月以来，我无法举步，连踏上路缘都有困难。但我知道我必须搭上车，我用尽所有肌肉的力量，左手还是没办法抓住扶手。巴士驾驶员见状便过来帮忙我。

他把手搭在我的手臂上，我大喊：「噢！请别帮我！拜托别碰我！」我下定决心花了好长的时间慢地转动身子，终于登上车子。我仍不明白我是怎么做到的。很肯

定的是，神与我同在，一路帮助我。有人帮我把轮椅折叠好放在车上。

神知道我的心

邻座的女士曾经去过神殿大会堂，她告诉我她会见证到的美妙神迹。虽然身体疼痛，但我的信心被挑旺起来。她还谈到在库尔曼女士医治聚会中服事会众的一位同工，她经常会来到那些接受医治的人身边，在他们力量复元时陪着他们一同祷告。我在心里默默祷告着：「噢，主啊！恳求让我今天就得着医治。」

我随身带着午餐，但没有力气拿起热水瓶或把香蕉皮剥掉。邻座的女士帮我把香蕉拨开，剥掉香蕉皮。

在圣地亚哥往洛杉矶的半路上，车子轮胎漏气造成延误，我们抵达时已经迟到。车子停在大会堂前面时，聚会已经开始，从街上就可以听见壮阔的歌声。会堂挤满人群，数以百计的人在门口排队。我人还在车上，一颗心一直往下沉。其他的人都已经下车，由接待同工带往会堂内。蓝迪和我被带到会堂另一边的轮椅入口处，但是会堂人数已满，门已锁上。难道我大老远赶来，忍受疼痛，最后只因为人数太多就得打道回府？

我想到古老熟悉的圣经故事，有个人来见耶稣求医治，这个人的情况和我很像。当时就像现在一样，人潮太多了，但是他的四个朋友把他抬到屋顶，拆开屋瓦，把他缒到屋子里，正在耶稣面前。圣经中充满希望和生命的话深深回荡在我的脑海：「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路加福音五章 18-26 节）

我祷告：「噢，神啊！即使祢得让我从屋顶下来，求祢帮助我能够进到屋子内。」蓝迪把坐在轮椅上的我推到前门，然而要穿过人群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听到从会堂里传出宏伟的唱诗声，但我被挡在门外进不去屋内。我记得我看着屋顶，看着数百双脚站在人潮拥挤的街上。我满心向往，神知道我的心。

这是你的日子

那一天，神有其他的计划。就在那时候，一位陌生的女士穿过人群走出来，并且说：「主刚刚对我的心说话，你今天就要得医治，这是你的日子。当她穿过人群走到门口时，我的心脏砰砰地跳个不停，好像快要跳出来了。」

门很快地打开，一位接待同工探出头来看。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只知道接下来人群往两侧分开，我像摩西过红海般地从中间走过去。转瞬之间，我人已经进到屋内。

轮椅区已经坐满了人，我看到许多残障朋友聚精会神地听着台上讲的每一个字。我的左边有位男士站起来，把靠近中间的空位指给我看。我从轮椅上滑下来，坐到座位上。实在是太痛了，我痛到四肢发软。我摸索口袋，找出一颗止痛药。时间正好是下午二点四十五分，那一天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我把时间和日期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吞止痛药。

我抬起头，看到库尔曼女士站在台上，属灵的大能厚厚地浇灌下来。她正在讲道，偌大会堂里，每双眼睛都紧紧盯着她，每个人的心似乎随着她跳动。

我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就坐在小孩当中，其中几个看得出来是严重残障。他们的父母不住祷告，轮流托住他们。他们的头东倒西歪，我为他们感到心疼，我的心思从为朋友代祷而转向这些孩子，开始为他们祷告。我觉得我一直过着丰富的生活，直到去年。心想我若是死了，回到天家与主同在，我觉得了无遗憾，但是这些

孩子，噢，主啊！他们深深地牵动着我的心。

接着，毫无预警地，我感到有人碰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再平常也不过的碰触，但我一点也不感到痛，以前只要轻轻一碰就痛得要命。我抬头看到一位留着灰发、高挑优雅的女士。她弯下身子在我的耳边说：「你感觉如何？」

我还没有回过神来，突然之间，我的左眼不痛了。我说：「我的左眼好多了，感觉大不相同。」我展开笑颜，盼望着奇迹发生。

她问我：「你想站起来走路吗？」我什么都愿意试。我可以感受到神的医治大能正临到会众当中，先是其他人，接着是我。

我慢慢地站起来，感到头昏眼花，却兴奋不已。那位女士柔声说：「走到走道上，到我这里来，相信主耶稣必医治你的身体。」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我正在走路。即使我的医学知识有限，我知道此时肾上腺素正在飘升，而且我还知道我的身体正在产生其他的变化。我可以感受到神正以祂自己的大能触摸我。

好强的力量在充气

工作人员扶着我走路。她扶着我的手臂，我丝毫不感到疼痛。我能感觉到一股力量流进我的身体，就象是帮泄了气的皮球充气一般。我回想起曾经在医院，见过病人接受紧急输血后，从死亡边缘获救，但此时并没有针头插进我的手臂，也没有输血，有的只是圣灵大能的倾注。

我可以抬起脚，肌肉缓缓地恢复力量。我们在走道上吃力地徐徐前行，短短走道有如长途跋涉一般。我们在台前的阶梯停下来，站在原地聆听其他得医治的人分享见证。我很惊讶我竟可站这么久而一点也不觉得疼。突然间，换我上台了。

我走向库尔曼女士时，她兴奋地问：「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来，告诉大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我走到麦克风前，在超过七千人面前见证我现在的景况，以及当我坐在观众席时所发生的事情。

库尔曼女士一把搂住我的肩膀说：「赞美神！耶稣真是美好，不是吗？」我喜极而泣，只有不住地点头。

我看着她说：「事情才刚刚发生，我可以感受到神的大能充满我全身。」

库尔曼女士说：「跟着我走。」我在台上来来回回地走，忘了自己置身在人群中，而将所有事情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然而，在繁忙的大街上，交通依然拥塞，人行道上熙熙攘攘，人们好奇地望着大会堂，门外仍旧挤满人潮。我知道已经有人坐了我的座位，我轻声说：「谢谢祢，耶稣！噢，谢谢祢！」

我因不断地赞美神而感到口渴，于是伸手拿热水瓶。我毫不费力地扭动上身，在空荡荡的巴士车厢里大喊：「我得医治了！我得医治了！」我把身体靠向后面的座位，试着打开窗户，连这个动作也轻而易举地达成了。我坐回座位，放声大笑，想起之前巴士轮胎漏气时，驾驶还费尽力气想打开同一扇窗户呢！

亲尝神迹医治及恩典

在回到圣地亚哥的路上，巴士上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每个人都感到喜乐，有的人拍拍我的背，有的人握

紧我的手。这些身体的碰触一点也不痛……完全不痛了。

连那些远道而来却未获医治的人也欢喜快乐，我感到喜不自胜。我的侄子也和我一样开心，他告诉每个人，三年以来他从未看过姑姑像现在这个样子过。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薇拉就在门口接我。我离开家好一阵子，把她给急坏了。如今她见我走进公寓的大门，走路一如正常人，脸上散发着兴奋的光彩。我受苦的日子结束了，我成了活生生的神迹。就在十三个小时之前，我还在疼痛的煎熬当中，但现在我站在她面前，全然得医治了。

她不发一语地看着我脱掉衣服检查自己的身体。我的关节仍然肿胀，但肌肉有力多了，而疼痛消失无踪。我告诉她：「我仍然在继续被医治。」她只是摇摇头。

那天晚上，我把床上的保护架拆下，一周以来第一次穿上睡袍。我们一起赞美神，接着我爬进被窝，事实上，是一骨碌地跳进被窝。我把被子舒舒服服地拉到下巴，那晚我睡得香甜，是一年以来的第一次好眠。我隔天早上醒来时，也不再像以往每天刚起床时那样，只要一动就会痛得要命。我觉得棒极了！

棒棒棒！全人赞美神！

三个星期后，我参加了在神殿大会堂举行的另一次聚会。那天我坐在靠中央的座位，感受到同样的兴奋与期待。突然之间，我发觉到我的鞋子变松了，掉在地下。我低下头望着穿长统袜的脚，看到我下肢末端的肿胀转瞬间完全消退，我得到了完全的医治。现在我所需要的，就是等一段时间让体力恢复。

几天之后，我回去见医师。他看到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大吃一惊，仔细地问了我许多问题。他为我感到高兴，但也谨慎地表达他的意见。我知道他可能在想，我的病情只是暂时缓解，旧症状很快就会复发。

我照着他的要求回去复检了几次。我最后，一次去见他时，宣布我完全痊愈了，他无法解释我的病是怎么好的，只能说是奇迹。

美妙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最美妙的莫过于生命的改变。我成了新人，一个脱胎换骨的人。我醒来时感到愉悦，心情如沐暖阳，我的内心充满感谢赞美，感谢主的温柔仁慈。

我在第一长老教会的牧师得知我得着神迹医治之后，打电话邀请我周三晚上在教会作见证。从此之后，我只要一有机会，就在教会和社区作见证。

我花了一年多时间休养，以便回到职场。然而，我还是担心自己无法重掌营养部吃重的职位。我曾经面试过几百个人，我知道我必须向自己、医师和雇主证明，我有能力胜任工作。因此，当我的体力恢复时，我到教会办公室担任义工，负责接待。

几个月之后，我的医师允许我回去工作，我回到以前服务的医院，担任营养治疗师。

惟有神才能带来全然的改变，我将所有的荣耀归给祂。现在，当我周日早上站在教会唱（赞美赐下祝福的神）这首歌时，我的内心深深感动。

我的朋友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相信，因为它的确发生在我身上。

第十二章

黝黑的肖像

[信心与见闻的落差]

亚伦.雅各（**Aaron jucobs**）

他灿烂的笑容使我永难忘怀。他走向我的时候必兴得浑然忘我，我知道奇迹发生了。

亚伦.雅各是非洲裔，他的本名叫作哈鲁赫.雅阵布（Haruhah Yakubua），是奈及利亚撒伊尔（Zaria）的阿慕达贝罗大学（Alimadu Bello Universrty）的政治学讲师。

一九六六年时，他和另一位奈及利亚大学的研究生荣获奖学金，以交换学生的身分至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政治学。在他学成回到奈及利亚不久之后，他的妻子琼安（joanne）生下儿子艾曼纽（Emmanue1）。

一九〇一年时，苏丹国内宣教团派了一名宣教士去北奈及利亚的帕提吉（Patigi），带领非洲人认识耶稣基督。人们记得那位宣教士叫朗恩（Lang），他在村民之间做拓展工作，然而大部分的村民都是穆斯林，态度不太友善。他是数百里内惟一为基督作见证的。

为福音而向往美国

没有人知道他在回到美国安养天年之前，到底在那块看似欠收的土地上辛苦付出了多少年。看着种子落在未经犁平的土地上，人们无法敞开心接受主，想必是很让人气馁的经验。然而，许多奈及利亚人因着朗恩对神的忠心而归向基督，而我的祖父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祖父成为忠实的福音使者，虽然他在我五岁时就去世了，我依然可以清楚地记得，他经常离家外出，在这个丛林遍布的国家内四处宣讲救恩的信息。他总是会为我们带回他在丛林部落和野生动物间经历的冒险故事，令人头发直竖。我的祖父不仅深入原野，他也向家人作见证，我们全家都成为基督徒，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和伯父。

依照当时奈及利亚的习俗，家中的长子得和伯父

住在一起。因此，在我的哥哥去世之后，我就承接了长子的责任，离家搬去位于帕提吉市郊的农场陪伯父一起住。

我的伯父很关心我，他栽培我，使我得以进入奈及利亚大学读书。我深深向往着非洲新兴国家会有的挑战 and 机会，因此我主攻政治学，之后获得奖学金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所深造。

我对于能够到美国去感到兴奋，不仅为着接受学术造就，更因着对即将在美国展开的属灵生活怀有很高的期待。跟随朗恩的那些宣教士很敬虔，他们教导我有关耶稣基督的事，并且很照顾我家人灵性上的需要，因此我自然而然地以为所有的美国人都像那些宣教士一样。我怀着很高的期待，盼望着来到美国这块广阔的土地，和那里成千上万十分属灵的基督徒做朋友。

我和太太琼安到达美国的第一天，可说是生平最快乐的一天。

由于主修政治学，我研读一个国家从建国之初的发展历程。我知道开国元勋的事迹，早期移民为了逃避宗教迫害并追求在真理和自由中敬拜，飘洋过海登上美

洲大陆。我研读了树立国家政府根基的文献，包括独立宣言、宪法、盖茨堡演说（the Gettysburg Address），以及历届总统的就职演说。

我做了广泛的阅读，这些内容均大胆地承认神的主权，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刻在美元硬币上的一句话——「我们信靠神」。我读到有关美国卓越牧者的事迹——我知道许多很好的大学当初刚刚创校时是培育牧师的神学研究院、神学院。我是多么地期盼在这样的基督徒环境中读书。这真是太棒了。

因人性而梦碎异乡

但我所不知道的是，美国已经远离起初信仰的根基。自由成了放纵，人们追求世俗而厌弃圣洁。物质主义、感官享受、道德式微主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我很快地发现到人们试图为所有的现象找到自然的解释，导致谬误的诡辩，把神人性化，并且把人神格化。我所能找到的敬虔根基和基督徒团契有如凤毛麟角。面对这些无神论和不可知论，我感到梦想和希望破灭。

事实上，这些都和我当初预期的背道而驰。大部分教我的美国教授都不像我当初预期的那样；他们也不

像我在非洲认识的那些宣教士。人们不接受基督，也不尊崇祂。不道德的事公开地蔓延，教会不像敬拜活神的中心，反倒像死气沉沉的陵墓。我感到一种在属灵上的孤单，简单地说，我觉得自己失望到了极点。

宣教士们为何不警告我这些事？我多么想回到非洲。那些不信神的人，虽然身处于繁荣而学术先进的国家，其实和那些偏远丛林荒原中的不信者一样，在属灵上都如同瞎眼的。我心想，如果我非得和异教徒的人在一起，我还宁可和家乡的异教徒在一起。有时候，我向神祷告：「神啊！祢为何容许我来到这片土地？」

虽然我不明白神的作为，但是祂明白。我写信给我在非洲的宣教士朋友，告诉他们我有多失望。不久后，有位来自匹兹堡的基督徒来拜访我，因为宣教士和他联系，请他来探访我。我知道有人关心，因此事情变得容易多了。

大约在此同时，一位女士拿给琼安一本《我信神迹》。她读了之后印象深刻，和我谈起在卡内基厅的神迹大会，她说：「这个地方好像很不错，我们可以去。」

我对此持强烈保留态度。有八个月的时间，虽然琼安一直力邀我参加神迹聚会，我却始终拒绝。尽管如

此，我最后还是同意了。我想或许会找到属灵生活中所欠缺的活力，结果我真的找到了。

在聚会当中，库尔曼女士指着我们的座位区说：「那个座位区有两个人现在就得医治，其中一个人有背痛。奉主耶稣的名接受医治吧！」

受医治而立下心志

我记得，事情发生在转瞬之间。一九五四年时，我参加奈及利亚足球赛时背部受伤，这么多年以来，我早已习惯了。

十四年以来，我经常进入医院，希望能治疗持续的疼痛。医师们都告诉我，我得学会和症状共存。事实上，背痛问题一直没有好，而我也习惯了它的存在。库尔曼女士说有人得着医治时，我都还尚未想到这件事。

这真是荒谬！怎么可能有所谓自然发生的医治？我无法想象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但我的脊椎有种奇特的热感。我不断告诉自己，不！这不可能是神的力量，这一定是某种程度的催眠。

库尔曼女士继续说：「我左手边的座位区，有人刚刚脊椎获得医治。」

我最后再也不能抗拒下去了，就像有个声音一直在说：「就是你！就是你！主已经医治了你。」在我尚未意会之前，我就已经走向台前了。多年来一直缠绕我的疼痛消失了。

我了解到主透过碰触我的身体来显明祂自己。祂知道我起初接触的是不信者；祂知道我有多么失望：祂知道我感到气馁、空虚、烦闷。我如今感受到主引领我来到这个国家，透过这次的经验帮助我走出失望。我不仅仅是背痛得到医治，更对神的大能产生全新的看法。

如今我回到奈及利亚，在阿慕达贝罗大学公共政治系教书。我的同胞需要的不仅是政治学，在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上，弟兄攻打弟兄，佣兵为了钱而杀人，我深信惟有神的大能可以拯救我们。

有不计其数的人未曾听道，我多么希望库尔曼女士可以来到我的国家。他们需要她所宣扬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虽然她不能够亲自来访，但我向神立下心志，我将跟随我祖父的脚步，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我的同胞，这是他们惟一的希望和确据。

第十三章

钱所买不到的东西

[夫生活糜烂：妻关节肿痛]

卡萝，森纳里斯（**Carol Zenllis**）

我坚定地相信，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就是生命的改变。乔治·森纳里斯曾经有段时间，在俄亥俄州亚克朗拥有并经营规模最大、最豪华的夜总会，当红明星都到他的店里登台，他因此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他也是我所认识最讨人喜欢、最亲切的人了。不难理解爵士大师乔治·席林（**George Shearing**）何以会在夜总会流连忘返，为乔治和他的客人表演。

他美丽的妻子卡萝·森纳里斯作见证，透过她的病，她和乔治是如何遇见神的。

事情是许多年前开始的。当时全国禁酒令才刚刚废除，乔治是第一批拿到执照合法贩卖含酒精饮料的人。他于坎顿市的威士忌巷开了一家餐厅兼酒吧，名叫「铜管乐俱乐部」。四年之后，他把酒吧卖掉，赚了一些钱，和其他两名合伙人在巴夕隆（Bassillon）买下「欢乐酒吧」（Bender, s Tavern），将它经营成红遍全国的知名餐厅。后来他买下「巨人咖啡」（The Giant Cafe），接着买下「老磨坊」（Old Mill），后来又在亚克朗买下「洋基小馆」

歌舞升平，酒不离手

年复一年，他四处延揽，签下演艺圈顶尖的艺人。秋季首场演出有泰德.马克（Ted Mack）和他的乐团，还打安德鲁姊妹合唱团（Andrew Sisters）随团演出。当红艺人其等待机会到他的夜总会献艺，象是贝西伯爵乐团（Count Basie）、亚提.萧（Artie Shaw）、东尼.班奈特（Tony Bennett）、梅尔.托美（Mel Torme）和乔治.席林。他的夜总会娱乐事业可说是如日中天。

强尼.雷（Johnny Ray）后来也加入阵容。他有一天傍晚毛遂自荐，乔治买了一件高级大衣送给他，帮他租下饭店房间，以周薪七十五美元聘请他担任钢琴师。后

来强尼·雷走红，每周收入超过一万美元，但他仍然不时回到亚克朗，到乔治的夜总会演奏，重温往日情怀。

乔治自夸他的夜总会可以说是全美数一数二的酒店。从社会大众的眼光看，他是位成功人士，但我心中最希望的是他不要再经营酒店了，因为它破坏着我们的家庭生活。只要经营酒店，就很难不喝酒，乔治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他每天都离不开酒杯：「如果你不陪客人一起喝，客人会不高兴的。酒店老板是绝对不能得罪人的。」他伤了我的心，事情一点也没有改善。

有个暴风的夜晚，当时我正开着车回家，准备把车子开进车库前的车道。强风吹断了电线，大雨滂沱，我差点开过头错过我的房子。是啊！用房子这个字来形容我目前的家，真是再贴切也不过了，因为夫妻二人才称得上是家，但是我现在所有的就只剩下孩子。

很快地，我把孩子哄上床，盖好被子，我希望不要让他们发现到我的恐惧。我每次一个人在家时总是感到害怕，再加上强风暴雨，更是把我吓坏了。走到楼下时，我可以听到房子在暴风吹袭下嘎嘎作响，好像快要抵挡不住强风的样子。你可以听到卯钉和木板及屋顶板摩擦而发出的尖锐声音。

我吓坏了，拿起话筒，打电话向乔治求救。我好怕自己会死掉，声音因着恐惧而颤抖。我用恳求的语气对他说：「拜托！甜心，请回家来陪陪我们。」话筒的另一边没有回应，只听见酒店里嘈杂的音乐和他身边酒客的笑闹声。

最后我听到他说：「没什么好害怕的，谁会害怕那一点点小小的风。如果真的有危险，你就带着孩子躲进地下室，躲到那个厚重的铁制桌子底下。」我央求着：「拜托！」这时一道闪电划过天际，电话就中断了。

孤单害怕，呼求主名

房子摇摇晃晃，我爬回我的房间，孤单地度过夜晚。我站在卧房中央，因害怕而发抖，闪电的光线打在窗帘上，映出古怪的影子。我觉得自己象是全世界最孤单的人，没有人可以帮我，一个也没有。我在绝望中跪下来，用祈求：「噢，Theoma（即我的神，孩提时代我用来呼求神的希腊文）！我不知道祢是否在倾听我的呼求，我希望祢听得到，恳求祢保护我们！」

突然之间，我回忆起我的童年，以及在克利夫兰的一家小型基督徒福音中心度过的许多美好时光。我记得牧师说：「当你得救的那一刻，你就会明白你实实在在得救了。」当时我问我自己，到底什么是「得救」？

我继续祷告：「Theoma！教导我明白得救的意义，恳求祢带领我们到一个可以一起学习得救意义的地方。求祢帮助我们，帮帮我！」

我站起来，想起了我的圣经。我伸手到床头柜找，用颤抖的手指翻开扉页，看到上面写的日期：一九三二年。我就是在那一年参加了克利夫兰的福音中心。突然之间，我领悟到这是我结婚后第一次翻开圣经，整整快要十一年。

我哭着祈求：「我的神啊，求祢饶恕我！」一种奇特的平静和平安临到我。屋外仍然狂风不止，我爬进被窝，再次祷告，求神指示我该读的经文。圣经打开的地方正好是启示录，我全神贯注地读着，手指翻过一章又一章。

我不知道自己读了多久，只知道最后我读完经，把圣经放在身旁，站起来走到窗口边。户外雷电交加，

我可以在一波波的闪电中看到高大的杨树被骇人的劲风吹弯了，但是对暴风雨的恐惧消失了。我的内心感觉到一股新的恐惧——害怕即将发生的事。

渴慕我的神

我望着雨蒙蒙的窗低声呼求：「恳求我的神，带领乔治回家！我的神啊.恳求祢带领他回到家里来！」

日子一天天地过了，我对圣经的奇妙渴慕与日俱增。每天早上，我总是在送乔治上班及孩子们上学之后，坐在餐厅桌前读经。圣经故事深深触动我的心，而神的教训是如此奇妙伟大。每当我读到特别有领会的经文时，就会用红笔划线，求主引领我经历它。

有一天我正在探访我母亲，她是位虔诚的东正教信徒。她说：「卡妙，广播节目有位女士真正明白圣经，你该听听看，她可以教导你真理。」

我问：「她叫什么名字？」

「凯撒琳.库尔曼。」当时我没听过她的名字，但是因着我跨出这一步，使得我之后更能明白神如何地回应

了我的祷告。

隔天早上，我正在厨房烫衣服，突然想起母亲的建议，打开收音机听到凯撒琳.库尔曼的声音，日后，她便成为我的朋友及属灵良师。

每天早上我都会读圣经，并收听她的广播。库尔曼女士总是会在广播一开始时说：「不论什么样的事情临到你，也不论你的问题有多大，神仍在宝座上掌权、垂听，并且回应你的祷告，只要你坚定地信靠祂，每件事都会有好的结果。」

因此，我全然转向祂——Theoma——我的神。我读经认识祂，与祂交通：我让祂透过在圣经中启示的话语来向我的心说话。祂改变了我的生命。

肿痛关节炎

但是我的生活中，有一件事一直没有好起来，就是我的健康问题。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一场意外中严重受伤，造成后来脊椎侧弯。过了几年，尤其在我生了孩子之后，情况变得愈来愈恶化。我的骨架扭曲变形，我的左髋关节比右髋关节高两寸，我的肩胛骨突出，我的

背部和肩膀都很僵硬，一动就痛：当我想把头转个方向时，我的肩膀也得同时转动。有时候身体的疼痛极其剧烈，使我几乎无法承受。

雪上加霜的是，我全身的关节开始肿胀，从指关节、腕关节、膝关节到踝关节全都肿起来，只要稍微一动就会痛。一段时间之后，疼痛益加恶化，连手掌都合不起来。我们最后去亚克朗一家诊所约诊，我接受了完整的检查。

医师打电话请我们去一趟，把检查结果拿给我们看。他摇着头说：「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接着，他对乔治说：「她永远也不会好起来的。我自己的太太也得了这种病，只好坐轮椅。」乔治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就不能做点什么吗？」

「我的意思是，除非奇迹发生了，否则尊夫人很快就会变得和我太太一样。」

我们哑口无言地愣在那里。在内心深处，我已将生死交到神的手中，但是乔治仍挣扎着想抓住些什么，试着寻找治病的方法。他说：「医师，求求你，钱不是问题！你难道就不能做些什么帮助我太太吗？」

有钱不能除去病痛

医师锐利的眼神看进了乔治以为凡事有钱就好办的世界。他说：「恕我直言，就算你用全世界的财富，也买不回你太太的健康。她的健康已经再也找不回来了，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有试着减轻她的痛苦而已。」我感到震惊，但在这一刻，我心中对乔治有着深深的同情，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问题。长久以来，他一直用钱打发所有的问题，但是这回不同了。我看到他那俊俏的希腊人脸庞浮现的情绪，由忿怒、恐惧，最后是绝望。我为他感到担心，远胜于担心自己。乔治在一帆风顺时结交的朋友有当红艺人、明艳照人的女伶，还有大把的钞票。事实上，乔治一无所有，什么也没有。

现实中遭逢的挫折，逼得他不得不面对自己内心最深的地方。我原想，医师的诊断可以柔软他的心，但是事与愿违，他的心反而更刚硬了。他花更长的时间在工作上；至于我，还好我有神！

我几乎等不及想马上回家翻开圣经，自己一个人祷告。读圣经能够激励我，使我的心感到快活。那些被耶稣医治的人是何等幸运啊！

一大清早，乔治加入我和母亲的行列，一起坐在厨房收听库尔曼的广播。她正谈到有位来自巴夕隆的女士，她癌症得着医治了。我心想，如果神能够医治她，也能够医治我。我注视着坐在餐桌对面的乔治，再把视线转到我的母亲。我说：「我不会接受脊椎的手术，神会医治我。」医师曾经建议过，动手术可能有助于减轻我的症状，乔治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丈夫电告医治特会

我的的确确改变了，但是改变的并不是我的身体，而是我的态度。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但是我变得更有耐心和同情心，也更加善解人意。有时候乔治糜烂的生活伤透了我的心，但我仍然爱着他，持续地为他禁食祷告。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乔治身上发现的第一个改变。有一天，他从夜总会打电话回家说：「你的那位女牧师下周会来城里，我想你会想要去参加她的聚会。」

「凯撒琳.库尔曼？她要来亚克朗？乔治，你确定这是真的吗？」

他说：「是的！我今天看报纸知道这消息的。不用说，我没法陪你去，但我想你可能想带着孩子去，也许你可以请你母亲陪你去。」

这真是太美妙了。我不但能现场听到库尔曼女士讲道，更美妙的是乔治亲自打电话回家，告诉我这个消息。这对乔治来说可以说是跨越了一大步。

我祷告：「Theoma，谢谢祢！唤，谢谢祢，我的神！」

参加库尔曼女士聚会时有大事发生了。我感受到属灵生活中前所未有的完全和满足。听着音乐，观看神迹，倾听神的话，我真是满心喜悦！这正是我长久以来一直追寻的！在参加完亚克朗的聚会之后，乔治一直在留心观察我，我知道他可以发现到我的改变。

我们都是东正教教會的会友。孩子和我都会参加教會的主日学，但乔治只有在重要的节日才会上教堂。我仍然不断祷告，希望乔治能够亲自带我去参加凯撒琳·库尔曼在青年镇举行的聚会。

一家五口同赴盛会

接着有一天早上，我在做早餐时，乔治来到厨房对我说：「我敢说你一定很想要我带你去青年镇，参加那位女牧师的聚会。」这真是太奇妙了！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我所能做的就是握住他的手，泪水几乎夺眶而出。

他继续说：「我知道你不喜欢去酒店，所以，我们选在主日开车带着孩子一块去好了。」

我们曾经共度无数个主日，但是这次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会一起从亚克朗出发，到六十里以外的青年镇史坦伯格厅参加聚会。乔治这么做是为了讨我的欢心。虽然我知道他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才带我去，我仍期待着讲台能够感动他，进而改变他的生命。

似乎有些事搅动着乔治的内心，只是过程很缓慢。他变得愈来愈不满意他的生活形态，益发地对库尔曼女士聚会中所彰显的神的大能感到敬畏。

六个月过去了。夜总会继续营业，艺人来来去去，乔治仍然把钱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一九五三年一月最后一个周六晚上，亚提.萧在夜总会压轴演出之后，乔治回家显得忧心忡忡，他说：「路面结满厚冰，明天早上不可能到得了青年镇的。」那天晚上我祷告，明白如果神要我们去，祂就会让冰融化。祂真的如此行了——为着某种非常特别的理由。

大厅里挤满了人，我们得分开坐。乔治坐在我前两排的座位，我们的二儿子比利就坐在他的腿上。我和大儿子嘉斯和一岁半的小儿子派帝坐在一起。

真诚认罪见到荣光

当台上呼召时，大批的人拥向台前，这在我看来极不寻常。我以前一直以为只有决志未信者或犯下严重的罪的人，才会回应讲台呼召。

接着，库尔曼女士回到麦克风前说：「讲台呼召邀请的是未曾重生过的人，也是为着那些未曾口里承认耶稣基督并接受祂成为个人救主的人。你也许隶属于教会，但如果你未曾接受祂成为你个人的救主，那么，这次的呼召就是对你发出的。」

我直挺挺地坐着，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我说：「噢！Theoma！我不知道我必须接受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我现在就要去这么做。」因此，我带着嘉斯和派帝从走道往台前进。我们走到乔治的坐位附近时，我轻轻拍了他一下说：「甜心，让我们一起去接受基督。」

他摇摇头，眼睛直视前方说：「这次不要，你想去的话就自己去。」

他们带领我们到台前，我们在角落里跪下。嘉斯和小派帝用好奇的眼神盯着我看，我轻声说：「库尔曼女士正在台前另一边为别人祷告，我们要祈求神赦免我们的罪，而现在时候到了」

我低下头开始祷告，真诚地列出我想得出来所有曾犯过的罪，祈求神赦免我。我祷告说：「噢，我的神！如果我忘记了任何事，求祢提醒我，我希望得到完全的赦免。」

突然之间，我听到一位男士祷告的声音。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真挚而美丽的声音，而他的话更是撼动我的心！他求神饶恕我所有遗忘的罪。我不敢抬头看，但是最后还是强迫自己抬起头来。他穿着有光泽的银灰色

套装，面容彷彿反映着基督的荣光，看起来很高大。

圣风吹来

转眼间，所有我曾经划过重点的经文金句全部闪过我的脑海。我听到风的声音，风声愈来愈强。我转头问嘉斯说：「你听到风的声音了吗？」

他看着我说：「没有啊！妈妈。」

「仔细听，我听得到，帮我看看是不是有窗户没有关好。」

小嘉斯靠近我身边说：「没有啊！妈妈。没有风，也没有窗户打开。」

接着，神的大能临到我，我开始摇晃。我试着要稳住，但是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然后，我听到库尔曼女士说：「那是真的！」她很快跑向我说：「这是神！」

她走近我身边，把她的手轻轻放在我头上，开始祷告。有平安临到——大有荣光的平安。所有的声音止息了，我只听到风的声音，看到耶稣的名出现在面前，就象是通往天上的天梯——耶稣！耶稣！耶稣服事结束后，我去找乔治。我看到他一脸困惑不安。他不想谈，现实总是让乔治不安。

他说：「是的，我可以看到你领受到某种经历。那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不是这样。卡萝，我不要变成一个伪君子。我已经重生，不觉得有必要再重生一次，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我做对了一件事。乔治参加聚会听到福音之后，绝对会有所改变。他正在用过去从未有过的眼光检视他的生命，渐渐地领悟到他乃是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中。

酒气飘走

在接下来的两年间，他经常提到他给他自己和家人带来的痛苦和伤害。有一天晚上，他喃喃自语说：「我赚到了钱，却失去我的家人和灵魂，这又有何用？」我持续不断地寄代祷信到库尔曼女士的办公室，等待时机来到，相信圣灵会在他的生命中动工。

一九九五年有一天下午，他提早回家，试着想表达些什么：「我受够了！」

我问：「你指的是什么？」

「我是说我对我自己感到厌倦，对我自己陷溺其中的生活感到厌倦。他把双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卡萝，如果你还接纳我的话，我愿成为全世界最好的丈夫和父亲。」

他的眼神真挚，泛着泪光，他继续说：「我要卖掉所有的夜总会。我为了多赚一点钱而失去所有宝贵的东西，这实在是不值得。我要和酒精一刀两断，也要和酒店事业分道扬镳。我要重新做人。」乔治真的变了。他在完全降服基督之前，还有好一段路要走，但他已经走出第一步了。

一位老朋友得知乔治卖掉他的夜总会后，帮他介绍了一个饭店经理的工作。他的收入骤然大减，我们得大幅调降一家子的生活水平。但是乔治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他可以在每天上床时感到内心清洁。

这对他来说并不容易，他的旧识总是会带酒到饭店来找他，他们会想法子说服他说：「乔治，来啰！和你的老朋友喝两杯。」但是乔治不为所动。到后来，他的老酒友都明白他是真心的，就不再劝他喝酒了。

我和孩子都一直在为乔治祷告，希冀他能把生命完全交给主。虽然他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我知道他内心还是很空虚。他已经改掉以前的生活恶习，但这还不够，他必须让耶稣进到他的生命中，完全地掌权。

我的关节炎愈来愈严重，我一直记得医师的妻子是坐轮椅的，我知道自己不久后也会变得像她一样。关节处的钙质沉积让我疼痛不堪，只有靠热敷和热垫才能稍稍减轻痛楚。

怜悯的白杖

一九五七年的八月是我们得祝福的日子，远超过所求所想。我们正要往青年镇参加聚会，乔治问：「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

「你要问我什么？」

他说：「人们如何得医治？」

「我不知道，我猜就是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吧！」

那时我还不知道，我们会在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内蒙神垂怜。

我们在早上十时四十五分到达，但是会堂早已挤满了人。我们只能在两侧包厢旁找个地方站着。库尔曼女士正在为患病的人祷告，我们听到她说：「有人的脊椎要得医治了。」她重复说了几次，接着走下讲台，指着会堂中央的区域说：「圣灵要作见证，医治大能正流过肩膀。」我转头对乔治小声说：「噢，我真希望我能得着医治！」

他回头对我说：「那么，你何不试着向主求呢？」我简直不敢相信，乔治竟会给我属灵上的忠告。我稍微喘了一下气说：「当然，我还在等什么！」我举起手，在心中默祷：「主啊，我愿得着医治！」

我闭上眼睛，看到神的灵仿佛纯白的杖缓慢地移动着，高高越过群众，从前台往包厢这里靠近，我们站在包厢下方，看到它到前面那里就不见了。

我继续站着，手往前伸，准备接受神赐给我的一切。接着，它朝我靠近，突然之间，我的心喜乐满溢。我快乐得想大叫、想歌唱。我立刻就感觉到我变形的脊椎及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得着医治了。「赞美主！」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乔治把我拉近他身边。「卡萝，奇妙的事发生在你身上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发现我的手指能动，可以握拳了，这是几年以来的头一遭背部和肩膀的疼痛也都消失了。神的大能无可推诿。

得胜的浪子

两周之后，我们回到青年镇。当库尔曼女士邀请人们接受耶稣时，我望着乔治，他的脸庞因着苦恼和挣扎而扭曲，生命中的两股力量交战着。我低下头祷告：「噢，神啊！恳求祢帮助他得胜。」我抬起头时，他不在座位上。我看到他站在台前，谦卑跪下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没有任何矫揉造作，也没有和

神讨价还价，他单单地把一切都交给耶稣基督，没有一句应许是落空的。

乔治终于真正回家了。

第十四章

小丑重拾欢笑

【全身关节肿痛】

桑福德.史尔比（**Sanford Silsby**）

桑福德.史尔比任教于加州爱斯康迪多(Escondido)市的爱斯康迪多联合中学。他的工作对象是资优生，也就是智商高于一般水平的孩子。他是密西根州人，在东密西根大学拿到文学士，自密西根大学完成硕士学位。他的妻子玛姬是护士，育有三名子女。

这篇叙述的不是我的故事，至少不是直接和我有关。我要讲的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他叫提尼.普尔（**Virgil Tiny Polll**）。由提尼亲自执笔当然是最理想，但是他不擅长写作，所以要我来告诉你——他的故事。且

让我娓娓道来。

提尼.普尔在星运亨通时，曾经是米高梅（MGM）制片厂的丑角，但后来的二十年，他四处为家，跑遍整个西部，只盼能走出人生的阴霾。

我因着担任护士的妻子玛姬，和他在医院初次见面。她告诉我，可怜的他拖着疼痛不堪的身躯来到医院求助。他以前在圣地亚哥的有斯塔唐恩斯乡村俱乐部（the La Costa Downs Country Club）担任管理员，职称是助理大楼技师。他总是苦笑着说：「我只不过是清洁工罢了」

一失足跌坏关节

一九六四年有一天傍晚，提尼肩上扛着一个很大的垃圾桶，从俱乐部大楼外墙的水泥阶梯走下来。天色昏暗，他踩空了一步，从约十五呎高的阶梯上摔下来，背部着地，颈部撞到砖砌的围栏。接下来几天，他试着恢复上班，但因身体疼痛愈来愈剧烈，最后只好请辞。

提尼默默忍受着疼痛，但其他症状陆续出现，他觉得事情不太对劲。他注意到全身关节都肿胀疼痛，

包括膝关节、脊关节、髌关节、指关节和腕关节。他终于去就医，医师诊断他得的是关节炎，开了高剂量的止痛药给他。

他感到寂寞且孤单，经济困难。虽然他只有五十岁，但两手的指节肿得变形，脖子只能左右转动十五度。他的背脊关节炎严重到一个地步，坐下来时痛得咬牙切齿，站起来时也是刺骨之痛。他的髌关节、膝关节及下背部关节都严重钙化，走路时感到剧烈疼痛。

医师可以帮他照 X 光，开药给他吃，但是无法治愈。这种关节炎无药可医，而且会愈来愈严重。病情往往无情地恶化，无法改善，病人最终将失去行动能力，缠绵病榻。

我对提尼产生一股怜爱之心，他如此孤单，遭世人遗弃，在爱斯康迪多市郊外老农场租房子住。有一天学校下课后的傍晚时分，我开车外出，看到他坐在客厅里，屋里没有开灯，脸上泪痕未干。

他说：「我今天下午试着在前院除草，我才清掉两丛杂草，就痛得受不了。我哭得像个孩子，我想，如果我手上有把枪，我可能会自杀。」

我为提尼感到心疼，但是无法为他做些什么，觉得无助。福利部门已送他到洛杉矶，请州立身心障碍委员会为他进行检查，结果断定他完全失能。他领有微薄的退休金，但是面对疼痛和永久失能的未来，微不足道的一点点钱显得无济于事。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告诉玛姬说：「只有神救得了提尼。」我信靠神，我一直怀着坚定的信心——祂不会让祂的儿女承受痛苦、疾病和灾难。但我不是稳定聚会的教友，我知道我的生命中缺少属灵的力量。我自己灵力贫乏，又如何能够带给提尼属灵的帮助和激励呢？

两本书燃起希望

过了不久，玛姬在芝加哥当律师的哥哥法兰克·希尼斯，送给她一本薛瑞尔的书《他们说方言》，她读过之后也推介我读。我一直知道神会藉着圣灵将大能彰显出来，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以文字记述下来。

当时我还不明白，但是神已经为我和提尼的生命立下时间表。那天我读完书时，收到法兰克寄来的信。他在信中分享有力的见证，说耶稣藉着圣灵改变了他的生命。那本书和他的来信使我对神的大能感到十分渴慕，

我开始找寻和我有着一样感动的人。

在这段期间，我一直在为提尼祷告。我心想，我若能在属灵追求的过程中找到答案，就能够和他分享。他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我建议我们应该为着他的身体寻求属灵的医治，他同意了。我答应他，我会着手寻找有医治恩赐的基督徒，可以藉着圣灵服事他。

所以，我一方面因着渴慕领受圣灵，一方面因着盼望帮助提尼解除他身体上的病痛，我参加了在海滨市（Oceanside）举行的全福会团契。我一遇到人就打听是否听过任何具备医治恩赐的基督徒。

对方回答：「一定是圣灵引领你到我这里来的。我是洛杉矶库尔曼聚会的接待人员。她不称自己为医治者，但是当她带领聚会时，总是有神迹发生。」我告诉他有关提尼的状况，他答应下次聚会时会在神殿大会堂入口处等他，在聚会开始前帮他安排好座位。

回顾往事，神带领我们遇到这位接待者，彷彿是一连串奇迹当中的一个小插曲。提尼无法站在门口等候入场，因为他只能勉强站立一下子。我告诉提尼，我们

安排好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参加聚会。

我读了库尔曼女士的书《我信神迹》，书中提到许多受苦的人因着圣灵的大能得着医治。我把提到关节炎的那一章读给提尼听。他流下眼泪问：「你认为这会发生在我身上吗？」我每天都为提尼得医治而祷告，也请别人为他代祷。

提早到达暂坐门口

凯撒琳.库尔曼到洛杉矶举行聚会的那个主日终于来了。玛姬没有办法去，但她为我们准备了美味可口的午餐。我开车载着两个儿子，查尔斯和福特，到位于农场的小屋接提尼，然后开始长途开车前往西岸的洛杉矶。

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参加聚会，比原来计划的提早一个小时到达。我和提尼一起走上台阶到入口处，和接待员谈了几句。太好了！他认识我们先前遇到的那位接待员朋友，于是建议提尼先坐在一进门的老式木制折叠椅上，他会请接待人员他在会堂内安排合适的座位。

我有信心事情会很顺利，于是带着两个儿子到会堂前面看看。虽然只是早上十点四十五分，而且一道要

等到下午一点正式入场时，大门方会打开，但已经有超过一千个人到场。我们三个人都觉得这是提尼的日子，神一定会医治他。

聚会真是太奇妙了。在唱诗之后，库尔曼女士说的第一句话是：「按照医药科学来说，关节炎是无法治愈的，但是在聚会当中，因着圣灵，许多人的关节炎得医治了。」

我兴奋地想着，今天就是提尼得医治的日子，我在心中默祷：「噢！神啊！求祢速速地医治他。」我不知道提尼坐在哪里，但我知道他在人海当中，满怀期许地盼望着医治大能临到他。

接着，我们注意听库尔曼女士讲道的内容。当她在讲道时，我知道医治之能已经运行在我们身边。神的灵在广大的会堂里运行着，触摸人们的身体。很快地，人们走向台前，表示希望能够为着所经历到的神迹作见证。

各样病患一一见证

第一位站在麦克风前见证的是位关节炎得医治的

女士，她弯下腰，用手碰触地板，她说，她已经有很多年都没办法这么做了。我引颈寻找提尼的身影，觉得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我多么希望能看到他站在台上。

接下来见证一个接一个，速度进行得很快，我感到无比的惊异。一名六岁的男孩脊椎侧弯得医治，他的母亲就陪在他身边，喜极而泣，

一名穿着毛皮大衣的女士站上台，手中拿着一对拆下的助听器，她来自比佛利山庄的教会。一名男子拿着腿部支架走上台。我们在座位上目不转睛地看着神成就的美好大事。

一名年长女士坐着轮椅上台，她不断重复地说：「我已经得医治了」

库尔曼女士说：「很好，那么，站起来走走看。」

拖着僵硬的身躯，她用尽全力从轮椅上站起来。刚开始她弓着背，膝盖还伸不直，但还是蹒跚地在台上走着。她的背和膝盖慢慢地伸直，她来来回回地走着，咯咯地笑着，赞美主时眼泪流下脸庞。她最后请别人坐在她的轮椅上，让她推着轮椅走。

有许多其他的医治神迹，我周遭有人得着医治，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没有上台作见证。有的人还没有意会到他们已经得医治了。这真是伟大的景象。

我读过圣经里的各种神迹，也听过牧师在讲道时谈到神的大能，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神的大能。然而，提尼人呢？他发生了什么事？孩子们在人群中寻找他的身影，却没有看到他。聚会在祝福中结束，人们开始散场。提尼好像消失了。

竟然没人接待他！

我们找到接待人员，他没有看到提尼。我们全部的人开始找他，还是没找到，最后只好回到车上等他。过了四十五分钟，会堂外的人行道空无一人，提尼还是没有出现。此时，我们心里万般焦急。

我回到和他分手的入口处。大门半开着，里面的房间一片幽暗。我朝里面看了一眼，提尼就在那里，就坐在我们离开他时的那张木制折叠椅上。我们离开时，他摇着头说：「这真是个难忘的地方。」

事情经过被我们慢慢聊开了——原来我们离开他

之后，入口处的接待员换了一个人，新接手的人并不认识之前的接待人员，也不知道提尼在等着入场。我之前认识的那位接待人员没有看过提尼，他人一到场就到处在找我，但找不到我，他想我们可能已经把提尼安置在某处，所以就离开去接待其他的人了。而提尼就从早上十一时到下午五时三十分一直坐在那张木制折叠椅上，等待着有人来接待他。

他没有听到会堂里的讲道，也没有看到库尔曼女士，六个半小时以来，他就一直坐在那张硬邦邦的椅上。

我感到很困惑、失望且生气。我们一直兴高采烈期待着这次聚会，却没有去确定提尼是否顺利入座，而我们到这里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提尼参加聚会的。刚开始时我十分自责，接着我对接待人员感到生气，在失望和挫折当中，我不知道该责怪谁。

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提尼很少说话。孩子和我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所见所闻的见证，不久后我们停上这个话题，因为提尼就坐在旁边，而他错过了整场聚会。我们试着向他描述聚会中发生的事，但是他错过聚会，无法想象会场里发生的奇妙大事。

我送提尼下车时再次向他道歉。我们初步计划再度参加聚会，这次会有比较好的事前安排。

神迹在此给你看！

玛姬听到发生的事感到无法理解。隔天早上我回到学校，和需要特殊教育的儿童在一起学习向来是我最乐在其中的工作，我却一点也提不起精神来。事实上，我的心情坏到极点，觉得度日如年。晚餐后，玛姬和我决定外出探访提尼，试着帮他打气。我说：「如果我都觉得这么失望了，更何况是他。」

我们把车子开上公路，开了好长的一段路到老农场。我们老远就看到提尼的小屋子。我们开到他屋子前面时，大门是打开的，隔着纱窗可以看到提尼坐在客厅里。

玛姬和我试着为曾经发生的错误向他解释，但随后就不再多说，让提尼多谈谈。我回忆起那天下午五时三十分之后，他根本没说什么话。

他说：「猜猜我都在做些什么？我整个下午都在园子里除草。你看！你看嘛！」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弯下

腰，碰触地板，大声呼喊：「我得医治了！我得医治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关节的肿胀消失了。我大声问：「但是，提尼，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唉呀！昨天在神殿大会堂里早就已经发生了。」

我反问：「昨天？但是你根本没有进到会堂大厅里面呀。」

他说：「我知道，当我坐在那张椅子上时，神迹就发生了。」

我感到有些挫折，问他：「但是回家的路上，你怎么都不讲话？」

「我害怕那不是真的，我怕它一下子就消失了，但是今天早上我起床时，我觉得我的腿矫健有力，我走出户外，在园子里除草，整天努力工作。这是一年半以来，我第一次有能力可以干活。」

玛姬说：「提尼，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好吗？」

神不忘记角落的人

他展开笑容，摸摸脖子后面说：「好吧！桑福德和他们把我留在大厅外前廊的椅子上，我没有站起来。我会有一次想要站起来去洗手间，但是怕错过接待人员就忍住了。每次我一看到有人朝我的方向走来，我就想那会不会是要来接我的人，但是一没有人来接我。」

他停了一下，试着回忆当时的细节。「我知道聚会正在进行，但我什么都没听到，也没看到讲台，不知道里面发生的事情，我只是坐在那里。接下来，大约下午四时三十分，我感觉到一股电流，使我全身震颤。我感到我里面在震动、发热」他露出腼腆的笑容，继续诉说：「我过去大杯威士忌下肚，感到全身发烫的感觉和这有点像，不过这回没有宿醉，有的只是喜乐和平安。」

「我看着自己的手，我忍不住高呼：「我的老天，我的手可以动了！」我坐在那里，扭动我的手指。我试着转动膝盖，坐在同一个地方好几个钟头，坐到全身都僵硬了，但我站起来，向前走约二十步，我感到得心应手，一切就像二十年前我在米高梅片场担任丑角时一

样。」

提尼耸了耸肩，笑容灿烂。「接着大约午五时三十分时，桑福德回来找我。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有大事临到我，但我不敢肯定，我猜那是神的作为。」玛姬和我带着喜悦欢畅的心情回家，每个人都遗忘了提尼，但是神没有忘记他。神高高胜过人的障碍，祂的医治大能照进寂寞被遗忘之人的内心。提尼，普尔，从此之后焕然一新。

我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始就说过，这是提尼的故事，而这实实在在是他所经历的。我不禁要附带一提，因着他，我的生命也改变了。每次我回到神殿大会堂时，总是浮起一抹微笑，回忆起提尼曾说过的：「你知道，这真是个难忘的地方！」

第十五章

留意你所祷告的

[夫背部重伤：妻髋关节错位]

弗芮姐.朗史达夫（**Freda Longstaff**）

弗芮姐.朗史达夫所得的医治非比寻常，合众国际社（the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特别报导她受医治的神迹。我一直到弗芮姐得医治之后才和她碰面，因为她的脚长出来的这件神迹是在她自己家里的卧室里发生的，而不是在神迹聚会中。没有人比弗芮姐她自己更清楚这件事了，所以由她来告诉大家。

「亲爱的耶稣，求祢帮助比尔！我们是多么地需要他，而他却受到这么大的痛苦。恳求耶稣，我不求祢现在医治我，只求祢医治比尔。」这是我第一个真正的

祷告。

夫妻都有严重伤害

我们看似走到绝路，我的丈夫比尔七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五年在英格兰受伤。当时他在大战中领导无线电通讯操作部队，在蓝斯伯里（Ramsbury）的一次空袭中，他从楼梯上摔下来，背部受创。当时部队里人手不够，所以他没有向上级报告他受伤这件事，但是大战结束后，他的背伤急速恶化，情况糟透了。医师表示，除了用支架和皮带将他固定住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

他的余生都得在轮椅上度过。比尔只有在接受脊柱按摩疗法时，才稍微觉得舒服些。比尔是个大个子，但他在复健练习走路时，仍会痛得忍不住哭出来。

我们两个人都不是那种很虔诚的教徒。比尔在印地安那州安德森市神的教会长大，而我一直都是卫理公会的教友，我们近年来竭力地寻求属灵生命中真实可靠的某些东西。我们感到灵理的渴慕，尤其是在比尔病了之后，渴慕就更加迫切了。

我的身体也是畸型的，甚至和比尔相较之下还严

重许多。我出生时就先天性髋关节错位，脊椎也扭曲变形。七岁时，家人送我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儿童医院，医师执行骨科手术将我的髋关节复位。他们告诉我的父母亲说：「她将可以行走，但是畸形会伴随她一生」

他们说对，我的左侧髋关节凸出，由于关节错位的关系，我的左膝向内侧弯，小腿向外，导致走路时看起来举动怪异。虽然医师劝我不要生孩子，但我还是生育了两个孩子。

我心里最关心的是比尔，自己的畸形倒是其次。

雨天还往人堆里钻

一个寒冷下雨的早上，我被电话铃声吵醒，听到比尔在和他的父母亲说话。他们希望我们开车到匹兹堡和他们会合。比尔对着楼梯大声和我说话，问我要不要去。我说：「如果奥黛莉可以帮忙带小孩的话，我就可以去。」很快地，我们就开车上公路，前往六十里以外的匹兹堡。

比尔的父母亲在路上一直谈论着凯撒琳.库尔曼在匹兹堡举行的神迹聚会。我瞄了比尔一眼，他问：「那

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吗？」

比尔的母亲毫不怀疑地说：「你父亲曾经和我一起
去参加聚会，所以我们觉得你会想和我们一起去。」比
尔从车窗往外看，望着绵绵细雨，开口说：「拜托！老
爹。」但我用手肘顶了他一下。我们已经开了这么远的
路来不及回头了，而且他的父母亲一心要我们同行。

那天真是个阴郁的日子。尽管一直要等到下午五
时后才会开始进场，比尔的父亲仍坚持要直接前往卡内
基厅，于是我们在早上八时抵达。比尔抱怨：「爹地，
你也帮帮忙好吗，难道要我们在这里苦等一整天吗？」

但是他父亲很固执，坚持不作任何改变。「如果我
们不提早到，我们就坐不到好座位。」

比尔说：「我知道，但是有必要提早九个钟头吗？」
这是我生平等得最久的一次。外面不断下着毛毛细雨，
每个人不是穿着雨衣，就是撑着雨伞。由于我的身高比
其他人矮了一截，别人雨伞边缘落下的雨滴全都滴在我的
颈后。我的髋关节好痛，我的腿也痛得受不了。我想到
比尔，他在宽阔的水泥护栏上坐了一会儿，但是又冷
又湿，他只好没好气地靠着墙。

我们遇到比尔父亲的朋友，他们大都是来自沃伍德(Warwood)的天主教徒，当场打开话匣子聊了起来，暂时忘掉了阴冷的坏天气。但天气愈来愈冷，雨滴里夹着冰霜，我觉得心情沉闷，身体也感到不舒服。

看看她！走上讲台……

到了中午时，人群挤得水泄不通，这时候就算我们想走也走不了。人潮往大门的方向挤时，我们简直快被挤扁了。第一个到达或许有好处，但前提必须是你有本事排第一个进场。我的心情真是糟透了。

大门终于打开了，我们被人群推挤着往前厅走去。我们毫不迟疑，不回头也不停驻片刻，只有不断向前行，否则我们就会被推挤的人群撞倒。我们希望能坐在主要楼层，但是被人群的力量带着往右方的楼座区移动。我们没有选择，只好跟着人群走，免得被挤倒。比尔的父亲和他的朋友架着比尔的手肘，合力把他拉上台阶，不让他被人群挤倒，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聚会在接近六点时展开，立刻就有事情发生，不仅是我们，我们身边的人也都感觉到了。比尔目不转睛地望着坐在距离我们右前方几排座位的一名女子，因为她的身体激烈地颤动着。我捶了他好几下，要他专心听库尔曼女士讲道，但是我每次一回头，总是看到他盯着那位个子瘦小的可怜女子看。她看起来似乎已经使出全力，想控制自己不要抖得那么厉害。

比尔对我说：「她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话的声音太大，以致座位区附近的人都朝着我们看，因此我没有勇气正眼看她。接着库尔曼女士大声宣告，有人脊椎侧弯得医治了，这位女子应声站起来往楼下走。

比尔大声说：「你看到了没有？经过颤抖之后，她现在得医治了。看看她！她走上讲台了。」好多人把目光集中在比尔身上，而不是那位女子身上。他只是坐在那里，睁大了眼睛看。

「嘘！」我对比尔示意，要他安静下来。他望着我，惊愕地摇头，喃喃自语：「我简直无法相信！」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库尔曼女士所说的一句话，就好像是直接对着我说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我在回家的路上一直想着这句话，它一直烙印在我心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找到一生的答案

当时我们住在西维吉尼亚州沃伍德的双并式公寓，对门就住着比尔的姊姊奥黛莉和姊夫谢乐·泰勒一家人。接下来的周二，比尔和他姊夫决定开车回匹兹堡参加另一场聚会，是布道大会。他们晚上十一时才回到家，奥黛莉和我都在等他们回来。

他们兴奋得吃不下晚餐，两个人的笔记都抄写得满满地，口袋里塞满纸张。比尔说：「甜心，这是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我知道，这就是我们寻求的答案。」我们找到答案了。

比尔和谢乐对于从库尔曼女士所领受的圣经教导感到兴致高昂，两个人抢着说话：他们重复她所说过的每句话。这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体验，心里感到无比喜悦。以前从来没有人可以像她这般地解释经文给我们听。我们那晚在一起，花了好几个小时研读圣经，并且复习库尔曼女士在聚会时讲过的经节。我的心跳变快，比尔更是情绪高昂，我们结婚以来从没看过他兴致这么高。

忽然间，我们感到神如此地真实，好像就和我们在同一个房间似的。我们都没有睡，也没有人想睡。我们既不饿也不累，因为我们已经找到终其一生所寻求的。

奥黛莉和谢乐于凌晨二时依依不舍地离开，我则上楼回到我们小小双并公寓的卧房。比尔如果要上楼，只能靠着膝盖和手肘勉强爬上楼，所以他睡在楼下餐厅的桌子上。他的睡姿看起来很古怪，全身蜷成一团，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减轻背部的痛楚。不知有多少个夜晚，他只能彻夜坐在椅子上，膝上垫着枕头，弓着身子，好让疼痛减轻一些。

升至高处的诊疗

我一到卧房就跪下来祷告。忽然间，就在床的一侧有事情发生了。就好像有种像帐幕般的东西降下来，将我完全笼罩住。我完全被隔绝在世外，感觉到自己开始往上升，我有种奇特的感觉，觉得好像不需要再升高。我觉得自己被提到某种高度，四下安静无声，整个过程缓慢进行，彷彿乘坐透明电梯一般。我只是感觉到自己一直在往上升高。

接着，当我似乎到达最高点时，我感到髋关节处有种奇特的刺痛感，接下来是嘎嘎的响声，是我的髋骨发出的声音。我可以感觉到髋骨正在移动到正确的位置，发出咯吱的声音。我无力地跪着，无法控制自己，但是可以感受到一股强大又温柔的力量正在调整我的身体，使各部位归到正确无误的位置。接着是我的膝盖，我感觉到双膝被拉回正确的位置，向内侧转，直到和髋关节调整一致。

我很害怕，不敢移动。我知道我被医治了，但我不敢说话。眼泪潸然落下。我没有出声，只是继续跪着静静流泪。我不知道整个过程大约有多久的时间，虽然我猜测可能不到一个小时，但我感觉好像过了一个世纪之久。后来我的骨头停止移位，身体有种触电的感觉，就好比把手指伸到电插座，电流从头顶流通至脚底；我可以感受到身体因电流而颤抖着。接下来，它渐渐消失了。

我觉得自己慢慢地下降，和之前缓慢上升的过程差不多。当我降到底部后，笼罩着我的帐幕消失，我再度可以看到四周的景物。我望向床的另一端，看着梳妆台的镜子，我看到自己判若二人。然后，我喜不自胜地大喊：「我被医治了！我被医治了！」

看看我……边跑边笑！

我大叫：「比尔，你得立刻上来看看……」我可以听到他起来的声音。

他咕哝地说：「弗芮姐，怎么啦？」

我快要哭出来了，「我无法告诉你，但拜托你快一点！」

我听到他爬上楼梯，我知道这对来说有多么艰难痛苦。他好不容易终于爬上楼了，我听到他站起来时痛得呻吟。他来到门边朝里面望。「弗芮姐，发生什么事？你还好吧？」

我保持着跪姿，仰头向上看，我的声音在发抖。比尔就站立在门口。

「比尔，我被医治了。」

他试着走向我，但是似乎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阻止。他朝我动了一下，接着就朝后倒下。

「比尔，拜托你叫奥黛莉和谢乐来。有大事临到我，我被医治了。」

比尔离开卧房，我听到他尽快地穿过孩子们的房间，到了对面的泰勒公寓大门前。他敲敲门说：「弗芮姐说她被医治了，你们快点过来这里。」

比尔回到家，开始拉我的手臂，试着把我扶起来。「不！比尔，我不敢站起来，但我知道神触摸了我，我感觉得到。」

奥黛莉穿着睡袍冲进来，在我的床边跪下来。不久后，谢乐也跪在她身边，接着比尔也跪下来，因着疼痛而发出呻吟，僵硬地跪在我身边。

我们不全是基督徒，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试着祷告。我记得奥黛莉祷告说：「亲爱的神，请饶恕我的罪。」我心想，对了，这就是我该向神祈求的，而我也真的这么祷告了。当我祷告时，我感觉到那股电流再度流遍我全身，我想，祂应允了我的祷告，我获得拯救了，但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比尔站起来，也试着拉着我站起来，最后我终于慢慢地站起来。我先用手抚触髋关节，再滑向双腿，就在不久前，这些地方都还是严重畸形，然而，现在完好平直，一如常人。我向着门走去，接着在我自己都还来不及意会的状况下，迅速地跑到客厅，穿过厨房，再回到餐厅，比尔的枕头和被褥都还放在桌上。我边跑边笑，一直跑个不停。

我听到比尔和谢乐陆续打电话出去。很快地，我听到有人在敲门。我的父母亲赶来了，接着是比尔的父母，最后谢乐的父母也来了，所有人欢喜快乐地团聚在一起。我在满屋子神情惊讶的人面前，有如伸展台上的模特儿般昂首阔步地来回走动。就在凌晨三时，我们在沃伍德举行了一场最狂热的睡衣派对。

壮汉挑战神的权能

接下来的那周，比尔和谢乐再次回到匹兹堡参加聚会。我觉得他们的内心十分渴慕，他们回到沃伍德之后，我们午夜便在奥黛莉家里的客厅举行祷告会。

比尔濒临绝望。我没有祈求医治，但神已经医治了我。如今比尔为着他自己祈求医治。那天晚上，我看

到他几乎是直接挑战神的作为，他以前从来没这样过。

虽然我不太懂得如何祷告，轮到他祷告时，我全身战栗。他不像我们其他人一般向神献上感谢，他几乎是咆哮着说：「神啊！为什么其他人都认识祢，而我却不认识祢？祢医治弗芮姐，却为什么不医治我？祢得向我证明祢自己。」比尔愈说愈激动，几乎象是在呐喊。

突然间，就象是有个看不见的大手把他提起来，把他往门框那里扔。比尔当时的体重大约两百磅，但是这股力量却轻而易举地把他扔过客厅，贴着门框呆立着。

我记得听到尖叫声，谢乐和奥黛莉害怕地睁大眼睛看着他。我们听到比尔说出糟糕透顶的祷告，接着他就被扔向墙边，力道之大，足以把他的身体震碎。

比尔的眼睛睁得大大地，他再度开始大喊：「神啊！我几乎要绝望了！我挑战祢！为我做些什么吧！」那股无形的力量再次将他摔到地板上，好像他被闪电击中一般。

忽然间，谢乐说：「可能是因为他还没有吃，所以他站不起来。」

我清楚地知道，缺乏食物并不会让比尔从客厅摔出去。但我想，帮他补充一些营养或许有帮助。因此，我们三个人试着把他扶起来，但是他实在太重了，我们扶不动。他的全身瘫软，动也不动。我们吓坏了，我开始求他自己想办法站起来。「拜托！比尔，试试看！」

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嗫喘地说：「我动不了，我不能靠自己做任何事」我们后来还是扶他坐到厨房的椅子上。我们忙进忙出，煎好培根和蛋，我看到比尔在椅子上直起身子，接下来，相同的那个大手把他往后扔，他滑过厨房地板，重重地撞向冰箱。我们都不敢置信地呆住了。

喀啦之后喜乐临门

我听到他开始以温柔的语调轻声赞美主、敬拜耶稣，并且为着祂的恩慈向祂献上感恩。他在做忏悔的祷告，就像小孩子求父母亲原谅一般。

我弯腰靠着他俯伏的身体。我很肯定，我真真切切地听到他背部的骨头发出喀啦的声音。我知道比尔正在被医治。

不久后，他站起来，一只手扶着冰箱。他在地板上笔直地站立着，脸上露出微笑。他摇摇头，柔声说：「哇！不管那是什么，我的背被医治了，疼痛也消失了。你们看！」他开始弯腰和转身，用指尖碰触地板。那天晚上，他长久以来第一次可以伸直背，睡在自己的床上，一点也不会感到疼痛。那天的安眠真是历史性的一刻！

一位天主教徒朋友把这件事告诉了当地的报社，捷迅新闻报（The Wheeling News Register）的记者赶来采访，拍下一些照片，登在头版。合众国际社获悉消息，也做了报导，全国媒体都在报导这则新闻。我们的内心充满喜悦，我们向神说，不论祂要我们往哪里去，我们都愿意无条件地跟随。比尔后来被按立为牧师，有个小教会请他牧会，我们欣然接受，从此一直便走在服事的道路上。

我的医师会警告我不要再生小孩，他会说：「你的髋关节和骨盆会承受不住。」但是一年之后，我生下一名女婴。生产时非常顺利，没有任何并发症，我感到喜乐满溢。接下来，喜上加喜的是，七年之后，神让我生下双胞胎儿子。当我以前的医师得知这个消息后，他两手一摊地说：「从医学来看，这是不可能的！」

比尔和我都会心而笑，因为我们比他知道得更多。

第十六章

从毒瘾中得自由

[毒瘾深重濒临死亡]

尼克.卡迪纳（**Nick Cadena**）

尼克.卡迪纳可称得上是世纪奇迹。今天我为着他感到骄傲，因着他的缘故，我在喜乐中将我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一生传扬福音。

三十六岁的尼克在洛杉矶的械具店铺工作，已婚，是三个女儿的父亲。他在九岁时第一次被捕，接下来十五年大多在监狱中度过。

他在十八岁时染上海洛因，十五年来毒瘾缠身，在彻底戒毒之前，一天之内花在购买毒品的钱曾高达一

百美元。

染上毒瘾实在不是光彩的事。毒瘾摧毁人的心志和身体，可以把一个人变成泯灭人性的野兽——病态、发抖、呕吐，以及偷窃成性的野兽。

毒品等级步步增高

九岁时，我就加入一群比我大的男孩所组成的帮派。父母一直都被我蒙在鼓里，不知道我和坏朋友混在一起，等到他们发现为时已晚。帮派的兄弟不是嗑药就是酗酒、抽烟、吸食强力胶。就在我快要过十岁免日前，我和几个帮派朋友同时被警方逮捕。从此之后，我的人生大多在监狱里虚耗。

我换过一间又一间的监狱，愈陷愈深，先是兴奋剂和麻醉剂，再来是快乐丸和五花八门的镇静药物，接着是大麻，最后染上海洛因。

朋友建议我试试海洛因，和其他效果平庸的药品比起来，它的效果更能够让我满意。兴奋剂和镇静剂到头来总是留下沮丧和消沉，大麻也是。我的毒瘾愈养愈大，渴望效果更强烈的毒品，有人告诉我，海洛因是最过瘾的东西。

我曾经待过兰卡斯特（Lancaster）监狱的少年感化院，被判刑的原因是我非法持有一把「曾经用来犯下抢劫案」的零点四五口径的手枪。我十八岁时假释出狱，找到一个毒贩，开始接触海洛因，一试就上瘾。

当时我何曾明白，我即将展开的未来就象是场永无止尽的恐怖电影。我又何曾知道我将会在监狱里饱受寂寞和痛苦的煎熬，毒瘾发作时肝肠寸断，只求打一针毒品来解脱：我更不知道我会为了凑钱买毒品而不择手段，先是乞讨，再来是偷窃、抢劫，最后甚至向自己的孩子行窃。如果说地狱存在于世上的话，那么你一定可以在吸毒者的身上看得到。

我吸毒岁月的最后四年，每天都花掉一百美元买毒品。由于销赃只能拿到两成的现金，换句话说，我得偷到五倍的赃物才能凑足买毒品的钱。保守估计，我在吸毒的最后四年间，行窃约五十万美元，全部都花在买毒品上。

我四处行窃，无所不偷。我潜进公寓偷东西，有时候把家具连同衣物全部搬光，我也在卖场顺手牵羊，潜进商店和送货卡车里行窃。只要钱一到手，就全拿去

买毒品，钱很快就花光，所以我得不断地行窃。

我数不清有多少个日子，宝琳和我的三个女儿苦苦守候我回家，有时候一等就是好几天。我沉溺于毒瘾，不可自拔，对妻子视而不见。正常人对成功、成就、感官享受，甚至性爱及食物的欲望，在毒品的摧残之下丧失殆尽。一个吸毒者在下一次毒瘾发作之前，有短短的一段时间，会感受到暂时的假象幸福感，但这时也必须面对令人懊悔痛苦的真象，惟一的逃避之道就是再打一针毒品来麻醉自己，形成恶性循环，愈陷愈深。

黑色小书的效应

有一天晚上，我迷迷糊糊搭上一辆市内公交车。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搭上公交车的，只记得我坐到后排座位，觉得椅子上似乎有异物，坐起来很不舒服，原来是座位上放了一本黑色封皮的小书。我下公交车时把书一并带回公寓，后来发现是圣经。我没有兴趣读它，但不自觉地把它放进衣橱里。那时我并不知道，就在六个月之后，我会因着那本黑色封皮的小书，从毒品的捆绑中得释放。

我中毒至深，一睡醒毒瘾就发作，脑子里不停地盘算着各种手段，来应付怎么也填不饱的毒瘾。我身心交瘁，最后打完毒品便进入恍惚状态，往往一睡就是两到三天。毒瘾蔓延的速度很吓人，起初偶尔来个一针，到后来只要一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就靠着毒品来逃避。毒品刚打下时，我会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陶醉在假象的快感里，过不了多久，毒瘾症状复发，我就得想法子凑钱买下另一包白粉。这种恶性循环未曾间断，愈演愈烈，似乎永无解脱之日，我绝望至极。

一九六五年三月一个明朗的周日早上，我从家里走出来，去找和我年纪差不多的毒贩坎培尔。一般来说，吸毒者和毒贩之间的关系多半仅限于交易白粉时短暂隐密的接触，成交后马上分手，但是我和坎培尔很久以前就认识，有点交情。

我摇摇晃晃地在街上边走边吐，痛苦不堪，乞求有人能帮我。我得不时地停下来，靠着大楼侧面的墙呕吐，等到这一波的抽搐发作完时，再拖着脚步继续向前。所有的人看起来都过得很快乐，除了我以外。

我在坎培尔住的地方找到他。他说：「嗨，尼克！你知道吗？有位女士要来安杰勒斯（Angelus）教堂告诉

我们有关神的事情，我以前参加过她的聚会。我相信她可以帮助我们解脱。喂！你是我最好的客人，所以我得让你知道。尼克，如果你再继续这个样子下去的话，你会死的。我们一起去好吗？说不定她会为我们两个祷告，让我们摆脱掉毒瘾，你觉得怎么样？」

海洛因的漩涡

我可没有心情听他胡说，我把钱丢在桌上，身体向前扑在桌面上，伸手拉扯他的衬衫，海洛因便从他身上掉了下来。坎培尔察觉到我毒瘾发作了，很快地就把白粉和注射毒品用的「行头」拿出来。

我用颤抖的手指撕开小袋子，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小匙子里。我用坎培尔帮我准备的「行头」——医疗用滴管，滴了几滴水，然后把白粉对水调和。坎培尔用一根小棒子帮我扶住匙子，等白粉溶解。我用皮带充止血带绑在前臂，手肘的静脉血管便浮上来。血管上密密麻麻的针子」清晰可见，都是过去注射毒品时留下来的。

我就像往常一样把针头插进血管，把小匙子里溶解于水的毒品吸进滴管。我用非常缓慢的速度把透明的液体滴进针筒里，透过血管将毒品注进体内的循环系统。

很快地，我感觉到平静、镇定，停止颤抖。我靠在椅子上，帮自己点上一根雪茄。有好一段时间，我就坐在那里打盹，这是有毒瘾的人注射毒品后暂时缓解的典型反应。

我最后说：「嘿！你谈到的那个女牧师是怎么回事？」

坎培尔说：「嗯，我去参加过几次她的聚会，她很棒！我是说人们的各种问题获得医治，你亲眼看到就会相信。我敢说只要她按手在你身上，你就能戒掉毒瘾。你想去吗？」

我试过各种方法，但是都没有用。我什么都愿意试，就算叫我去参加聚会。

库尔曼的祷告

那天晚上，坎培尔和我来到加州的安杰勒斯教堂，坐在半圆型楼座里。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教堂的聚会，也从来没听过福音。会堂内挤满人潮，我从未见过这么多的人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在赞美神，但是讲道太难，我听不懂。事实上，我也没有专心听道。上一剂毒品药效

正在减退，我开始感到焦虑不安，这是毒瘾快要发作的征兆。

坎培尔突然用手肘顶我。「嘿，尼克，她正在作讲台呼召。来吧，我们到台前去！她会为你按手祷告，你就会得释放。我们走吧！」我摇摇头，但是他坚持要我去，我们最后走到往楼下的出口，下楼到大厅，经过长走道，往会堂最前面的讲台走。

走到一半时，我往回走。坎培尔拉住我的手臂说：「嘿！你到底是怎么了？你现在不能往回走，大家都在看你，你得继续往前走。」我心不甘情不愿地照他的话做，但是躲在人潮后的小角落。讲台呼召后，台前挤了一大群人。

人群当中忽然让出一条路，库尔曼女士朝人群望过来，眼神停在我身上。她指着我，同时朝着我走过来，用手指示意，叫我走到台前。我试着想转身溜走，但是后面的人潮愈来愈多，我无路可退。

她以权威的口吻说：「我指的就是你，年轻人。到这里来，我要为你祷告。」

我不由自主地穿过人群，到最前头和她会面。她把手放在我的头上，开始祷告，我还来不及意会，就已经倒在地上。我勉强站起来，用疑惧的眼神看了她一眼，就跌跌撞撞地穿过人群去找坎培尔，他还站在那里。

「拜托，我们一道离开这里，我受不了。这个女人把我惹毛了。嘿，我得打一针。」

我的身体仍然不住地颤抖，一股很大的力量流通我全身，但是还不只是这样，我感到害怕，一辈子从来也没这么害怕过。

恐惧死亡的冲击

回到坎培尔的家，我打了一针，但是没有效，我要他再给我一剂。他说：「尼克，你会毒品过量，会死的。」

我说：「我没办法。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得再来一针，好让自己平静下来。」

那天晚上我噩梦连连，我一次又一次地惊醒尖叫。我想起那本圣经，摇摇晃晃地走到衣橱，从成堆的衣物

中翻出圣经。宝琳帮我打开灯，我便坐在床缘开始读启示录。我完全读不懂，但还是把整卷书看完了。宝琳和我彻夜长谈，她可以感觉到有某种大而可畏的事正临到我的生命，但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说：「如果有任何事临到我，我还没有准备好。」

她问：「准备好什么？尼克。」

我倒抽一口气说：「我还没有准备好迎接死亡，我想我快死了。」

她问：「你怎么准备迎接死亡？」她的眼中泛着泪光。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大吼，滚过床面，用拳头捶打床垫。「我只知道我还没有准备好。」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三个月，我觉得我快发疯了。我一天花掉一百美元买海洛因，只有在宝琳强迫灌食的时候才会吃一点东西。

那时我还不明白，从库尔曼女士接手在我身上的那一刻开始，圣灵就开始在我的生命动工了。如今我才

明白，祂早已在我的生命中动工，是祂引导我把圣经带回家，是祂带领我到坎培尔的家，祂透过坎培尔引领我参加聚会。从那一个晚上起，圣灵就进入我的生命，使我认罪悔改。

我拼命地逃跑、抵挡、反抗，就像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所做的。不管你如何地抵挡，终究还是得向神降服。

属灵生命日日进深

初夏的一天晚上，我蹒跚地走到洛杉矶的青少年挑战事工中心（Teen Challenge），我知道有一群人献身服事滥用毒品的人，帮助他们戒毒。我不知道戒毒的程序，也对他们一无所知。我唯一知道的事就是，我得戒掉毒瘾，我知道那里有人可以帮我。

我一走进门，就感受到圣灵的大能再次临到我，就和那天晚上在安杰勒斯教堂发生的事一样。三个月前，从凯撒琳·库尔曼聚会那天晚上起，祂就开始动工了。终于，我在青少年挑战事工中心戒掉了毒瘾。

我在青少年挑战事工中心待了两个月，不论是在属灵上或是身体上都是稳扎稳打。我回到家里时，宝琳迎接的是个新造的人。

从此之后，宝琳和三个女儿也信主了。一个基督徒商人请我到他的械具店铺上班，我以前从未有过正式的工作，因为我四处行窃，虚掷光阴，但我的新老板了解我需要时间学习工作技能，对我很有耐心。他让我利用休假去传福音，见证神奇妙的恩典。我最近获准进入圣经学院，在神话语的知识上进深。

我生活中最令人兴奋期待的事，莫过于每个月参加在神殿大会堂举行的神迹聚会。就在最近的一次聚会中，我站在台上，有超过一百个嬉痞因特别的邀请前来参加。他们从两侧包厢一拥上前，挤满台前，把他们的生命交给耶稣。圣灵在人们当中运行，摸着人们的生命和心灵，那真是叫人振奋的一刻，我看到胡须又长又乱、长发过肩的男孩；穿着印地安及地长裙、长发过腰的女孩，全都站到台前，围成半圆形。

库尔曼女士活力充沛地走在人群间，为人按手祷告。许多青年男女倒在神的大能中，接着喜乐满溢地站起来，彼此拥抱。

我特别留意到一个女孩，她看起来不满十三岁，胸前抱着一名刚出生不久的小婴孩。她就和其他人一样，赤脚，留长发，一身印地安装扮。但是她抱着小婴儿时，眼神中流露出一种无以名之的哀伤。

库尔曼女士要我把他们从前台带到旁边的房间，我们可以在那里交谈及祷告。我们从台上走下来时，许多人对着台下比出青少年间最流行的胜利手势。我心里想，今天这个手势有了崭新的意义。

聚会结束后，我的一个朋友用怀疑的态度对我说：「尼克，这不会持续太久的。这些孩子根本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只是跟着别人一窝蜂罢了。他们的确倒在大能中，但是很快就会消退，你等着看就知道了。」

我没有和他争辩，但是我回想三年多之前，同样的事也曾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走到台前，只是因为有人逼我才去的。我倒在大能中，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未曾受过装备，没有上过主日学，也没有牧师引导。我只有一本从公交车带回家的圣经，还有圣灵，如此而已。但是圣灵的感动未曾消退，而且也永远不会。

向仍有毒瘾者喊话

我经常想起坎培尔，他搬了好几次家，我从那晚在安杰勒斯教堂的聚会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他。据我所知，他仍然活在毒瘾的地狱当中。

我愿意藉此机会对坎培尔说几句心里话，不管你人在何方，我要呼吁（编注：「坎培尔」可以代表「所有身陷毒瘾之中的朋友」。如果读者当中的某位处境与「坎培尔」相同，那么，这段话也是对「你」说的）：

坎培尔，你是有希望的。我不知道你人在哪里，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神爱你，我也爱你。我知道祂真的爱你，因为祂曾经向我显明祂的爱。如果说，祂可以爱我、拯救我，我知道祂同样也愿意做在你身上。

坎培尔，我在基督里得着喜乐、满足、平安和丰盛的生命，远超过言语所能表达。和圣灵的大能作为相较之下，毒品根本算不得什么。坎培尔，神爱你，祂愿意你将生命交给耶稣基督，重生得救。

你未必需要参加凯撒琳.库尔曼的聚会，也未必需要她为你按手祷告，你惟要的就是主耶稣，而祂现在就在你身边。坎培尔，不管你人在何方，只要你求祂、接受祂，祂将进入你的心，改变你的生命。坎培尔，现在就来到祂的施恩座前吧……

第十七章

无药可医

[髋关节脱臼+硬皮病]

华特.班奈特（**Waller Bennett**）

班奈特夫妇住在洛杉矶市西南边的帕洛斯.瓦迪斯半岛，两人皆为南加大硕士。班奈特先生在比佛利山的威尔榭（**Wilshire**）大道开了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班奈特太太则是位圣特内拉谷（**Centinela**）卢辛格高中的副校长，既艺术学院院长。由于她在推广艺术与文化方面的贡献，圣特内拉谷艺术协会于一九六六年颁发给她年度风云妇女奖。

我们夫妻可说是典型的浸信会会友。在我的家乡肯德基州的帕督卡（**Paducah**），不是浸信会会友，就不算镇民。所以我要和娜琳结婚时，便告诉她要加入浸信

会，我说：「反正你肯定想要上天堂的，不是吗？」她是联合弟兄会（United Brethren）的会友，来自伊利诺州桑默奈市（Sumner，劳伦斯郡的一个小镇）。

一九四七年我们搬到加州，后来双双就读南加大，并取得硕士学位。我在一所公立学校教了十二年书，然后才在洛杉矶开始作房地产。娜琳则进入公立学校的行政体系，一直待了十九年。由于我们都是固定上教会的人，所以就加入当地的一所浸信会。但自从娜琳得医治后……我跳得太快了，还是回到一九五四年感恩节的前两天吧！

疼痛侵袭皮肤组织

那天我起得很早，正在浴室刮胡子时，听到娜琳的哭声。刚开始我以为她在闹着玩，于是走进卧室，开玩笑地说了一些过节和变老的话。但我看到她的脸一片惨白，嘴唇因剧痛而扭曲，我才知道她不是闹着玩的，她咬着牙说：「我的臀部……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设法扶她站起来，但她痛得哭出来，又跌坐回床上，根本站不起来。于是我扶她在床上躺平，然后打电话给我们的家庭医师，他说：「带她来给我看看。」

三十分钟后，我扶着娜琳下车，缓缓走进诊所。她不能靠左脚站，且说臀部剧痛。医生检查过后，摇头说：「我想并不是什么器官出问题，需要带她找专科医师。」

我同意，医生立刻打电话给一位整形外科医师，他要我们马上到英格伍（Inglewood）的圣特内拉医院找他。

由X光片看出髋关节充满了水，导致髋关节脱臼。医师将娜琳送进手术房，用一根长针从后面的关节处插入，把液体抽出来。可是不成功，于是他改从前方，但还是无法将液体抽出来。接下来只有让她的左腿做牵引复健——然后等等看。

她复健做了三星期，重量逐次递增，但她仍然感到剧痛，而且现在不只是臀部周围痛，而是全身都痛，此外，医生也在下腹部发现一大片肿胀，似乎也充满了液体。很快地，她全身的系统都受到感染。

整形外科医师叫我们的家庭医师会诊，且表示他采用的治疗法未获成功。他说，或许问题还是出在器官

上。他们虽用了各种药物，仍无进展。事实上，她的情况日益恶化。

距离圣诞节还有几天时，我问医师是否可以带她回家过节，他们同意了。娜琳一直都躺在床上，无法起身，直到元旦的隔天，我从学校回家，发现她痛得全身缩成一团。

她按住身体两侧，哭着说：「好痛！像快要被拉开。」我赶紧打电话给医师，医师叫我尽快送她到医院去。

这次，她的体温飘高，血压则降到危险的程度，疼痛蔓延全身。几位医师共同协助检查与测试，检查结果显示，她全身内部器官的表皮组织都变硬了，甚至身体的皮肤也有变硬的现象。

硬化蔓延脏腑器官

住院十天后，我们的家庭医师找我去他的诊间，他说：「华特，从证据显示，娜琳得了一种叫「狼疮」的罕见疾病。」停了一会儿，我还没完全听懂，他又说：「我不大知道该怎么说，」他把头低下去：「但我知道你们都是基督徒，对于人生有不同的看法，跟我其他的病

人不一样。只是……」他迟疑了一会儿，我的心脏好像梗在咽喉似的。他继续说：「这真的很难说出口，华特，如果我们诊断得没错的话，这种病是没有药可医的，她可能没办法活着出医院。」

他把要说的话说了，但我不敢相信所听到的：「没有药可医……不可能活着出医院。」

我想要站起来，却觉得两脚无力，像有人掐住我喉咙似的。我挣扎着说出话来：「不可能，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我全身因恐惧而颤抖，医师起身走到我身旁，把手按在我的肩膀上，柔声地说：「华特，是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是我们搞错了，我们还要给她做一些检查，或许结果出来不一样也说不定。但你太太的病很严重，如果是我们所想的那样，那么我们医生也无能为力。」

他们做了更进一步的检查，从大腿做了切片，取出骨头、肌腱，以及皮肤与肌肉的各层组织样本，交病理测试，然后再把报告送回给我们的医师。二月的第一周，医生又叫我去他的诊间：「华特，我曾说我们起初的诊断也有可能弄错，现在看来我们的确弄错了。现在

我们认为，娜琳的情况应该是硬皮病。」「什么是硬皮病？」

我问，我感觉他好像故意要让我灰心气馁，他明知道没有希望，又要给我希望。

他说：「这种病会影响全身的主要器官，让器官的表皮组织慢慢硬化。」

我感觉口干舌燥：「你说主要器官，意思是包括心脏？」

「是的，她的心脏、肾脏、肝脏、肺脏，这些器官的表皮都会慢慢变硬，越来越不柔软。这表示她全身每个地方都会非常痛，不过我们可以帮她止痛……」他突然不说话，好像不想说下去。

「预后情况呢？之前你说狼疮是致命的病，那这种硬皮病呢？」我低声问，非常害怕听到他的回答。

试着尽力撑三年？

医师站起来，走到窗户边，背对着我，说：「硬皮

病也是没有药可医的，可能可以活长一点，如果用药的效果出来的话，她应改至少可以再活三年。」说完他又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彷彿自言自语似地说：「如果她能忍受到那么久的话。」

「三年？天哪，我没办法接受！」同时我心里一直在呐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都是好人，我们都固定上教会，按时什一奉献，主动投入事奉。我们既不抽烟也不喝酒，都有祷告和读经，神为什么让娜琳生这种病？

医生继续看着窗外，我感觉到他有种深深的无力感，不仅是因为这个病没有药可医，也因面对我的沉默而感觉无力。他没办法给我任何答案，其实，没有任何人可以给我答案。

第二天，我正在病房陪娜琳时，内科医师和我们的医师一起来到病房，对我说：「班奈特先生，在纽约市有人正在作一项关于这种病的研究，结果显示某种药颇有效果，不过目前仍在实验阶段，仍不能算解药。事实上，我们想要问问你们，愿不愿尝试用这种药。不过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找不到任何其他办法，所以我强烈建议你允许我们立刻采用这种药物来治疗。」

我看了看娜琳，她的脸因痛苦而扭曲，全身也在颤抖。我说：「好，请你们尽力尽快去做，我想她已经忍受不了这种痛苦了。」

我们的医师打电话到纽约去，他们当天早上就把那种新药送上飞机，寄到洛杉矶来。治疗从半夜开始。他们把新药调和葡萄糖，用点滴的方式让她出患病的组织慢慢地吸收。

用药后，从外表看，娜琳似乎大有进步。经过二十七天的疗程，点滴注射完成，接着继续服用成分相当的口服药。到了四月中，她的康复情形不错，医生说我可以带她回家了。

但康复的情形并未持续多久，她第一次住院住了四个月，接下来的许多年中，还是一再住院，每次有新的药物出现，我们就去尝试，但好像都没有效果，她的器官表皮硬化与全身疼痛的情形越来越严重。

天天五十三颗药！

走投无路时，我写信到梅约医学中心询问。医生

回复说，目前硬皮病尚无一定的治疗方式，他惟一的建议就是继续照着我们医师的指示做。换言之，梅约也认为这病没有治愈的希望。

娜琳已经十五个月无法起来做事了，不过医生说，不动对她不好，只会加速缩短她生命的期限，她必须常常起来动一动。不然，她的肌肉会变硬，不久就会一直躺在床上起不来。因此，医师建议她回去上班，一天工作两小时，当然，天天打针是一定要的。

接下来的几个月，她每天在家里给自己注射，而且天天服用五十三颗药丸。我们知道她的心脏已经开始受影响，她手臂会阵阵剧痛，又好像心脏病发作。渐渐地，她的肾和肺也受影响，连眼睛和皮肤都出现症状。

娜琳先从每天工作两小时开始，几个月内慢慢增加到每天四小时，到了一九五六年九月，也就是首次出现症状后约两年，她已能勉强自己上整整八小时的班，尽管她无时无刻不痛，有时简直痛不欲生。

医师说：「就这样继续勉强自己，不要放弃，如果你放弃，情况就会恶化，你必须保持下去。」

所以我每天都叫她起床，协助她出门上班。起床对她是一种可怕的折磨，因为经过一晚的睡眠，她的肌肉都变硬了，绷得更紧，弯曲时也会更痛。我晓得我必须强迫她起来动一动，她会说：「我真的没办法了。」但我必须做讨厌的人，因为我爱她，所以必须强迫她起来。

再痛也要动一动

就像医师说的一样，她的痛苦日益加重，他们又为她换了药，除了三种治疗关节炎的药——可体松以外，还有其他针对此疾病新发表的药物，并且每天仍需注射，如果有一天忘了，第二天注射的剂量就要加倍。

她活过了三年，为此我们满怀感恩。虽然每年至少得住院两次，但仍然存活着，只是情况一周比一周艰巨。有时她的肌肉会抽搐痉挛，脚趾头缩到脚板下，甚至僵掉，怎么也动不了，必须一直搓揉，才能回复正位。只要晒到一点阳光或碰到一点热，就会导致剧痛，体液汇聚。在这段漫长岁月中，只有冷水澡她才忍受得了。晚上睡觉时，我必须帮她双脚垫上冰枕，她才能放松入眠。

保守地说，我们花在医疗上的钱约三万美金，十一年来，单单药费就花了一万九千多美元。

这时她已下定决心坚持下去，她绝不愿让自己变成无行动能力的病人，她咬紧牙关说：「我宁愿站着死，也不要卧病不起。」神知道我多么敬佩她的勇气和奋战的精神，不知有多少次，我看到她只因移动一小步就痛得眼泪掉出来，落在衣襟上，但她不顾肌肉的剧痛，继续走下去。一想到将来可能因肌肉和器官完全硬化，而必须躺在床上动不了，她就再次咬紧牙关撑下去，就连坐着的时候，她也会动动手臂和双脚，动动脖子和头，甚至手指和脚指头，总之让自己动个不停。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距离她第一次病倒的十一年之后，娜琳最后一次住院。这次她的双腿和臀部皮肤出现大片像肝脏颜色的东西，直径约两到三寸。医生做了一连串检查，然后说，她的病已经到了最末期，他们已无法在医疗上继续给予帮助，只有等待结果。

但结果却与医生所预期的大大不同。

圣灵亲自医病？

十二月十五日，一位路德会的朋友打电话给娜琳，介绍她一本新书《我信神迹》，且说要送来我们家给娜琳看。

我和娜琳一起看完这本书，但我从来不信属灵医治的说法，事实上，我们从来没参加过任何神迹聚会。身为浸信会会友，我当然相信圣经，相信神可以医治有病的人，差别在于，我根本不相信到今天神还会行医病的神迹。我一直认为，在今天，医病的事已经完全交给医院和医师了。我们从未听过有关圣灵行医治的教导，但我突然看到这个可能性：神到今天依然行神迹，祂有时会跳过一般治病的方式，亲自医治人的疾病。

我们心中充满好奇：「真的吗？」很快我们就会知道了。

圣诞节过后，当时我和娜琳都以为那将是她在世的最后一个圣诞节。那位路德会的朋友又打电话找她，说元月二十三日库尔曼女士将在神殿大会堂主领聚会，她邀请娜琳一起去参加。

当天虽然我也因重感冒卧病在床，但还是决定我们两人都应该去。于是我们过教会门而不入，直接去参加神迹聚会，沿途载了那位路德会的朋友和另两位女士同行。

早就有人告诉我们一定要提早到，幸好我们听从了。那天是主日，会堂大门要到下午一点才会打开，但当我们早上十点半抵达时，会堂外已经排了长长的队伍，起码有一千人。

我们赶紧排队，希望能坐到位子，那位路德会的朋友因为知道这种状况，已经提醒我带张户外折叠椅给娜琳坐。她坐下后，我们四个人便围在她周围，以免拥挤的人群碰到她疼痛万分的身体。

见证就在身旁

下午一点，大门开了，大家蜂拥而入，我们也终于在一楼会堂的中间抢到位子。我看了一下娜琳，她已经痛得脸色发白，全身颤抖，还加上她习惯性地摆动四肢，不停把双脚交叉又分开，摆动手臂又扭手指。

我轻声问：「你还好吗？」她对我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老实说，我们还是非常存疑。聚会开始后，我看到很多人走到台前，声称已经蒙医治，各种各样的病都被医好了，我的怀疑更加重了，直到有一件奇怪的事发生，才令我不再怀疑。

坐在我旁边的妇女原本一直发出严重的气喘声，而且刚坐下时，她还拜托我，如果她喘得太厉害时，要怎么帮她。聚会进行到一半时，这位妇女突然开始颤抖，并且站起来，双手抓住自己的喉咙。我以为她的气喘又发作了，便站起身想要帮她，却听见她哭着说：「我得到医治了。」她看着我，说：「我可以呼吸了，再也不喘了，我的胸腔里发生奇妙的事了。」她越说越兴奋，不停地重复：「我得医治了，我得医治了！」

有位工作人员立刻走过来，把那位女士带上台去分享见证，我简直不敢相信，两眼睁得大大的。跌回座位后，我陷入沉默，然后对娜琳说：「刚才是怎么回事，你看到了吗？」

我开始祷告：「亲爱的神啊，如果祢今天真的依然施行医治，求祢医治娜琳。求祢触摸她，医治她。」虽然是颇微弱的祷告，但我已尽力。结果，还是毫无动静。我瞥了一下手表，已经快五点了，我们来这里已经快六个半小时了。我知道聚会即将结束，心想：「或许到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

触摸电流贯全身

就在这时，库尔曼女士离开那一排准备上台作见证的人，走回讲台上，靠近麦克风，说：「现在圣灵的同在仍然很强，任何想要从神领受医治的人，都请你把手举起来，你就会得着医治，请和我一起唱这首诗歌。」接着诗班带着大家一起唱出（祂触摸我）诗歌。

我转头看娜琳，她向天仰脸，双臂高举过头，手掌向上，仿佛等着领受神亲自赐下医治。

然后她的确领受医治了。她脸上的表情改变，仿佛天上来的一道光照在她的头和肩膀上，她泪流满面，唇角开始浮现如天使般的笑容，同时全身颤抖起来。据她后来形容，她感觉好像有一道电流，从头顶直贯而下，但并不痛。我只见她全身都在抖，然后她的头突然向前

倒，埋在双膝间，我还以为是痉挛发作。

然后我听到库尔曼女士的声音，说：「中间那边有一个人，患了种罕见的皮肤病，刚才获得医治，请那人站起来好吗？」

我感觉娜琳很想站起来，但她还是抖动得很厉害，好像全身的肌肉和神经系统都不听大脑使唤似的。她一直想站起来，却没办法。库尔曼女士喊了四次，娜琳才终于站起身来，就是她，就是她得蒙医治。

我问她：「亲爱的，你刚才昏过去了吗？」

她双手紧抓住前排座椅，用那双大眼睛看着我。她一直摇来摇去，我怕她会倒下去，但她用喜乐而难以置信的语气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可是疼痛都不见了，华特！我不痛了，一点都不痛了。」

她倒回座位，我知道那是神的大能。有位工作人员来到我们这一边，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长老会的一位长老，他请我们走出来，我和朋友一人扶住娜琳的一边，带她走上台。她虽动作自如，但脚步不稳，好像喝醉酒的人一样。她已经得医治，完完全全康复了！

之后，娜琳不用再服药了，每天的五十三颗药丸和注射都不必了，依照我有限的医药知识，我知道这类治疗关节炎的可体松药物，如果一下子停止服用，而非逐次递减的话，病人通常会陷入昏睡状态。可是，娜琳坚称神已经把她所有的病症都除去了，所以一颗药也不肯吃。从那天以后，她真的没再吃过一颗药。

接下来的三天里，我们两个人都睡不着，好像活在梦里一样。到了晚上，我们家灯火通明，我们整晚不睡，兴奋地谈论着、听诗歌、赞美神。

那三天中还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娜琳全身的皮肤非常温暖，简直是发热。她并没有发烧，但全身的皮肤摸起来就像暖暖的灯泡似的，有时甚至感觉烫手。三天后退热，体温才回复正常。然后，我们两人累得倒头大睡，连睡了一天一夜。

医生惊喜信神迹

那个礼拜，她跟医师预约门诊，医师请她到诊所做个检查，他说等检查结果出来，他会请护士安排门诊。娜琳完全不跟医师提她已经获得医治的事，她想给他来

个惊喜。

她真的把他吓到了。二月二十二日那天，医生打电话来，请我们一起去他诊所去检查。护士请我先坐在外面等，让娜琳进去做检查。一检查完，医师马上站起来，双手按着桌子，问：「说吧，班奈特太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娜琳忍住不笑，问：「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的意思。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刚才做检查时，居然找不到一点硬皮病的症状。况且，」他边说边打开她厚厚的病历：「过去所有的检查都是阴性的，请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娜琳问：「你相信神迹吗？」

他说：「我相信，我已经看过太多在科学上无法解释的事情，只能归因于神的大能。」然后，她把一切都告诉医生。医生坐着静静听，等她说完，他问：「你的药呢？」

「我停啦！」她说。

「连可体松的药也停了？」

「四个礼拜以前，从我得医治的那天以后就没吃了。」她说，脸上带着肯定的微笑。

他微笑道：「我明白了。你换好衣服后，请出来外面找我，我等下会出去。」

医师从检查室走出来，直接走到候诊室找我，要我进去，他一派轻松地说：「华特，我刚才已经帮你太太做完检查了，或许你可以告诉我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娜琳刚才已经把整个过程都告诉他了，所以我又从头开始，把聚会的情形巨细靡遗地说了一遍。说完，只见他静静坐着，一语不发，然后才开口：「那些药呢？她还有在吃药，对不对？」

我回答：「没有，她从那天开始到现在，四星期了，一颗药都没吃。」

于是他宣布，他只能把娜琳的病复原因归为：「神迹」。他还说了一句：「不要想去解释其中的原因，只要接受，然后过你们正常的生活。」

从那以后，库尔曼女士在神殿大会堂举行的聚会，我们每场必到。至今我们仍是浸信会会友，但我想，再也没有人会把我们贴上「典型浸信会会友」的标签了。

第十八章

与耶稣作党「同志」

[铁幕中医师渴慕真自由]

帕伦兹蓝尼（**E.A.Pereszlenyi, M.D**）

他虽目光锐利，面容却非常慈祥和蔼。第一次见到帕伦兹蓝尼医师，是在宾州匹兹堡的第一长老教会，一开始他并不知道这就是麦卡尼博士（**Dr.Clarence McCarlny**）牧养了二十年的教会。当帕伦兹蓝尼医师还住在匈牙利时，麦卡尼博士的讲道精选集曾给他许多帮助。

帕伦兹蓝尼医师现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行医，他于一九一九年生于匈牙利的莫卡奇（**Mochacs**），是佩奇（**Pecs**）大学的医学士。二次大战期间，他任军医，共产党接掌政权后，他继续在军队服务，担任军官。

一九五八年九月他逃到自由世界，后来被加拿大政府收留，成为加拿大公民后，他便在汉米顿综合医院接受进一步的训练，之后并获选成为多伦多儿童医院的心脏科研究员。他离开匈牙利五年后，未婚妻茱丽亚方获准出国，他们在汉米顿结了婚。

共产党社会不给神留任何空间，共产党宣称可提供人民食衣住行，且其本身即相当于基督徒所信的「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不需要神。

我能逃出那种社会真是幸运，以下我要分享一点在铁幕里作基督徒医师的经历，也要谈谈我在自由世界的机构式教会里，为找到真实的同在而寻寻觅觅。

分享个人背景，是为了让你更了解我为什么对于发现到凯撒琳.库尔曼的聚会——承认并敬拜祂为行神迹的神，单单归荣耀给祂，尊崇祂是独一的伟大供应者、伟大的救主和伟大的医生——那么令我热情澎湃。

赤色政权掌控全国

共产党政权建立了一套举世无双、最严密的监控体系，总是有人在监看着你，每一栋公寓都有承租委员会，上面还有街委员长在监督。每一间办公室、商店和

工厂，都有「工作委员会」，虽号称是「公会」，其实是共产党的控制工具。无论在哪里都有基层党组织，其书记管辖生活中的一切，万事万物若未经过他同意，就成不了。最后还有政治警察有权逮捕任何人，甚至政府的部长。

整个压迫制度若无底层的密告者，也是运作不了。共产党希望男女老幼、人人都是密告者。而且我们亲眼见到党有计划地安排密告者进入每一栋公寓、工厂、办公室等地方。

「党」不断奖励检举邻居、家人的密告者。每一个人都可以拿来作牺牲品，如果有人被控是反动分子，就会被派去做最卑贱的工作。大批囚犯被送到西伯利亚，甚至赤色中国的劳改营，在悲惨的环境中度过余生。只有为党效力的人，才是有用的生命。因此，在这种忽视神的社会里，根本不可能印制圣经，连读圣经也是被禁止的，加上连亲身儿女都有可能为了获得「伟大的党」的奖励而告密——可见基督徒过的日子有多危险。

匈牙利原本并不是共产国家，而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一连串错谬的外交手段下，成了战胜国的抵押品，有如无助的女仆被扔进政治牢房中惨遭强暴。我会逃离

旧军队，因为二次大战时，我不愿随军撤回德国，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落入共产党之手。尽管我们担惊受怕，惟恐成为苏联的奴隶，被当作战利品，然而在雅尔达密约中，我们人民被可耻的大笔一挥，扫入了地狱。

共党势力伸入医界

我是在一九四〇年七月三日早上六点至七点间归信基督的。那时我就读于佩奇大学医学院，虽已连续读圣经三年之久，仍未完全接受耶稣。信主那个晚上，我一直睡不着，天未亮便起身，到公园散步、祷告，求神向我显明。就在日出之前，我真实地感到耶稣与我同在，我知道祂为我的罪死在十架上，于是我在黎明时，接受祂为我的主和救主。

大战后一九四五年，我回到佩奇大学，作实习医师，所有的学生、实习生和医师都受到强大的压力，要加入共产党。列宁会在一本书中说，医生都应该「宣扬」共产主义理想。而当时学习的师生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已入党，如果我加入的话，他们说会给我很好的职位和待遇。

可是我晓得，共产党不是医治社会病态的解药，就像霍乱不能被鼠疫的药治愈一样。我知道惟有耶稣基督是这病态世界的答案，我只想和祂作「回志」。

共产党医师组织的一位要员肯尼斯医师警告我，我迟迟不加入共产党这件事是不会一直被忽视的。之后不到三个月，我就被迫离职，不能再于大学附属医院实习了。我的上司，也是忠心的共产党员罗斯塔医师，写了一封三页的信，指控我是反动分子，主要理由是我每天读圣经。我无法否认这个指控，可是过不多久，罗斯塔医师却被开除党籍，大学里的工作也丢了，共产党常来这一套。

神引导灵巧回话

我很幸运，佩奇大学里的共产党公会联盟书记很关心我的将来，因前年我说服了他的妻子打消自杀的念头，所以他一听说我的处境，就帮我弄到一张布达佩斯的贝吉——琴林斯基（Bajcsy Zsilinszky）医院住院医师证。神会应许我：「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分上……」（诗篇一二五篇 3 节）真的实现了。

有天晚上我的一位老病人，是天主教徒，因已病危，故需要找一位神父来。而要让神父进医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由病危的病人提出申请，经主治医师同意方可。后来神父来了，我便对其中一位护士耳语说：「那间病房里还有另一位病人病危，你让神父也去听她告解。」

第二天一早，医院的党书记即唤我去办公室，我一看，执行委员会的人全部到齐，还加上一位打字员，准备记录我的供述，书记问：「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

「什么意思？」

「有关那神父的事。」他回答。

我知道我碰上大麻烦了，但主掌管我，并引导我的舌回答：「有位老妇人病危，如果我不让神父来的话，病房里其他的人（那间病房有约二十位病人）都会说，在匈牙利没有宗教自由。我是为了人民民主党的利益才让他进来，为了证明我们尊重宪法赋予每个人的权利。」

在场的人转头互望，点点头，然后准我返回工作岗位。

在布达佩斯的这家医院，我的上司，同时也是党的一位领导，嘉洛西医师晓得我不但可靠，而且工作尽心尽力。尽管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仍然努力要改变我的政治地位。在一九五〇年秋天，我被调到空军医学中心，担任专科医师。但空军的政治部知道我是基督徒后，就决定把我转调到部队里去，因为认为我「不可靠」。经过一连串转调，最后我被派到位于南斯拉夫边境的来增兵工营，担任军医。

神祝福带来表扬

有天早上，一位士兵来医护室就医，我诊断出他患了痢疾。几个月前，少校医师赞托才因他所照顾的士兵全部感染腹泻，而在塔塔被处以吊刑，所以我非常惊慌。显然共产党深信可以用「恐惧」迫使医师将医术发挥到极致，事实上，这股恐惧早已渗透到所有专业人士中间。若有一栋建筑物倒塌，或者还在盖地基时就发生倒塌意外，设计师或监工就会被处死——以胁迫其他人最好别犯相同的错。

发现痢疾病患后几天之内，又看好几位士兵来求诊，同样罹患痢疾，可见此流行病已蠢蠢欲动。危急之

下，我不但自己迫切祷告，也打电话请一些基督徒朋友为我祷告。痢疾流行日益严重，军方派一位外科医师来视察，我告诉他问题在于环境卫生太差。他瞪着我看了好一阵子，才说：「好吧，少尉同志，我让你作独裁者，凡是有关卫生的事，你说的就是军令，甚至指挥官也必须听从你的指示。」

我们的努力蒙神祝福，军营的卫生改善情况令人刮目相看，痢疾流行止住了，我也因此获得一封表扬令（不过我一直没有收到，因国防部政治局把它挡下了，他们认为「教士」不配获得这样的表扬令。在匈牙利，上教会的人通常会被冠上「教士」之称，其实是令人反感的污名）。不过，我确实因为表现良好而被调到位于卡洛萨(Kalocsa)的第一支部，那可是全国最好的军营，我在医院担任指挥官。

读经变成搞特务？

只要有指挥官的地方，就一定有政战官。我知道我一上任，很快就会有这么一个人来和我同住一间营房，负责监督我。这位政战「同志」很年轻，野心很大，所以我肯定他会急着证明他的警觉性极高：只要抓到把柄，把我弄进监牢，他就可以获得升迁。然而，我也下定决

心，在信仰上绝不退后。他抵达的那晚，我便对他说：「自从我十九岁以来，就开始读圣经了，我会继续这个习惯，希望你不会介意，毕竟这是我私人的营房。」

他淡淡地笑了笑，说：「好啊，同志，你读你的吧！」我感觉到我的末期将到。

这位同房同志对政治的热中可谓无止无境，他决心要证明我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特务。我不在的时候，公文包就被彻底搜过，我所有的谈话也被仔细推敲，每一丁点可以指控我的证据都被收进档案里。虽然这类逼迫从不间断，但我仍从每日读经和一本莫拉维亚读经指引中，获得所需要的力量，从那时直到如今皆是如此。在那段日子，有节经文特别给我安慰：「**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耶利来书一章 19 节）他们的攻击真的从未胜过我。

祂要除去你的重担

就在这时候，有另一股影响力出现在我生命中，就是茱丽亚。我们是在布达佩斯相识的，当时我在那里受训，预备成为执行主席医官。我虽被嘲讽为「教士」，但在医疗工作上的表现却深受肯定，所以成为第一批被

选上受训的十六名军官之一。这十六人中，只有我一个不是共产党员。

我常常见到茱丽亚，发现原来她是一个相信属灵医治的信徒。我虽然从圣经中了解，从神来的医治是可能的，但我觉得大部分的教会已经失去地位且十分微弱，不能再宣称拥有医病恩赐了。我所获得的教导是，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只有忍受，不应该祷告求神除去。不但我的朋友设法让我相信这点，而且我在共产党军队中，确实因基督徒的身分而饱受压迫。被逼迫的时候，你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忍受，我就是这样反复告诉自己。

在我的朋友中，惟独茱丽亚不这么认为，她说：「不是这样，神并不希望你受苦，祂要除去你的重担。」

我回答：「可是别人都告诉我，受苦可以让男人刚强啊！」但我必须承认，茱丽亚说得有道理。圣经是这么教的，而我相信圣经。我开始想她说得对，或许我应该开始为能离开军队而祷告，好让我能行医而不必处处受限。我得到鼓励，我的盼望也开始生根发芽。

强迫休假还找碴！

军队中令人难以忍受的生活依旧。他们不愿意单以「我是基督徒」这一条理由把我消灭，于是想方设法在我的医疗工作中找碴。他们严密监控我所做的每一件事，然而，靠着神的恩典，我的医院在军方还是受到最高的评价。不过，这次的表扬令却是给了监督我的那位政战官。

最后，他们还是因我的宗教信仰，把我送到布达佩斯「强迫休假」，其实等于是公开拘留。我的薪资被止付，也不准行医，因为我仍然属于军队。无论去哪里都有人跟踪，每次上街，都感觉有人尾随我身后，我停，他也停，我转身，他也转身。晚上我从公寓的窗户往外窥，可以看到他站在楼下的街道旁。不过，有一点倒是挺令我满意，因为我到一所著名的路德会教堂参加聚会，聆听福音证道，这表示那名跟踪者也跟着我参加。我心想，神可真是幽默啊！我从眼角瞥见那个可怜的家伙坐在那儿——因为任务的缘故，也就是因为我，不得不听福音信息！

我的「强迫休假」持续了两个月，其间没有薪资，我的一点储蓄渐渐用光，看来快要饿肚子了。有天晚上我搭公交车，把仅有的几分钱拿出来付车资，上车后正巧遇见之前军队的那位少校，他看到我就摇头，问：「你做了什么啊，少尉同志？」

「我只是尽我的本分。」我说。

「不对，有八个人作证控告你，他们说你谈论宗教。」我说：「我从来没有主动开口谈宗教的事情，只有别人问我时，我才回答。我上教会时，也从来不会穿制服。我不明白我究竟做了什么，让我落得这种下场。」

「不管怎样，同志，你的前途看来非常黯淡，」他说：「非常黯淡。」

靠神度过多变时局

我带着一颗惧怕的心回到公寓，我早上读的圣经并未合上，那节经文说：「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如果神能堵住狮子的口，那么祂一定也能应付共产党这只熊。神的话再次使我重新得力。

一九五三年六月，共产党政策出现大改变。斯大林已经去世三个月了，「融解」渐渐蔓延到匈牙利。就在一个星期之中，匈牙利换了一个新总理彷彿得自由似的，我被派到国防部，他们几乎要对我所受的待遇道歉，过去积欠的薪资全都还给我了。在那个星期中，他们决定让我退役。我不但带着清白的纪录退役，且被归类为「在专业上和政治上都毫无过失」。我自由了！

至少暂时是自由的，直到我返回布达佩斯，才发现从军中退役的医师不能在那里开业，因被认为具有政治上的危险性。我才从一个枷锁被释放，又被套上另一个枷锁。于是，我决心尽快逃离这个国家。

茱丽亚和我持续见面，我把大部分时间拿来读英文。神再度介入，让我获得一个非常好的进修机会，在布达佩斯市一家非常好的医院，先于内科受训，然后又到心脏科受训。

每天晚上我都花时间翻译，不但把麦卡尼博士的证道集《在冬天以前来临》(Come Before Winter) 译成匈牙利文，还把葛理翰的《与神和好》(Peace With God) 和叨雷的《如何祷告》(How To Pray) 两本书也都译成

匈牙利文。我必须先用手写，然后交由人打字。这些书都被秘密地传遍基督徒圈子。

然后来到一九五六年的十月二十三日……

我们的主席跑进办公室，大叫说赶快看外面，我从窗户望下去，只见无数的匈牙利同胞在大街上游行，举旗呐喊：「苏联滚回去！」革命开始了。

腥风血雨的日子

这件事大出我们所有人意料之外。虽然民间一道酝酿不安的气氛，但我们不晓得竟然有这么多年轻人甘愿为了自由的缘故，付出性命的代价。有位具某些政治关系的朋友向我透露，其实这个革命是苏联在背后策动的，为的是掌握匈牙利的反对势力，将之一举歼灭——结果正是如此。

双方先打了三天仗，然后苏联的军队退回城市周边。依据我之前当军官的经验，我晓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苏联一定会集结坦克车过来。布达佩斯市内一片自由，但有如飓风眼般。十一月四日早上，坦克车隆隆开进市内，只有枪和手榴弹的匈牙利军队和「自由战士」，

明知斗不过坦克车，仍奋力抵抗，但还是没有用。

坦克车屠杀了不知多少人，街道上满布着已死或垂死的人。坦克车残酷无情地惩罚所有的反叛者，连一点也不放过。他们只发一炮就把整栋公寓建筑摧毁，苏联军队的残酷不仁无人可比。我们一直等待自由国家施予援助——但没有一个国家施援手。无数的人被屠杀，鲜血把街道染红了。到了晚上，大卡车四处巡行，把尸体运去公众坟场。医院同仁日夜不停工作，设法挽回无数被拖进来的伤员性命。那段地狱般的日子里，我所有想逃往自由世界的想法都被抹灭了。而曾经反对离开匈牙利的茱丽亚，现在却开始鼓励我离开。她保证只要我一出去，她一定想办法尽快出去。

逃离铁幕的计划

现在我的问题是怎么出去。通往西方的边境都有严密的守卫，连距离边境约一百公里的地方都不准进入，所有文件证件都要经过检查，只有当地居民可以进出。而与奥地利交界的边境更是密布着守卫亭，全都装配各种设备如搜索的照明灯、电话线和机关枪。每一个守卫都带着冲锋枪，牵着猎犬，在守卫亭之间来回巡行，有谁胆敢踏进该地区必死无疑。此外，还有伪装成攀藤植

物的讯号线，只要一有人碰触，守卫亭便警铃大作，而且边境上还埋有一排排的地雷。围在重重铁丝网外的这一切障碍，都令我不敢设想从边境逃离。

到了一九五八年初，我申请前往布鲁塞尔参加第三世界的心脏病学大会，原本我很担心因过去的纪录而被拒绝，但神动工，门开了，我获得护照，可以出国开会。离开我出生国家的时候已到，且这一去将是永不回头。

虽无法举行公开仪式，但茱丽亚和我仍互订终身。一周后，也就是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我离开匈牙利。一抵达布鲁塞尔，我便走进警察局请求政治庇护。后来，我等了五年才终于再和茱丽亚见面。我在布鲁塞尔一直等，几天过去，几个月也过去了，终于，我获准移民加拿大，并在多伦多的汉米顿综合医院的儿童病院心脏科担任医师。

另一半波折不断

茱丽亚的出国申请一直被拒绝，后来她开始找朋友一起为此事祷告，从此启动了一连串奇迹事件，因突然间有位政治要员竟收到一份文件，准许她移民到比利

时。不过，比利时方面却拒绝发给她移民签证，因为我无法对她也能获准移民加拿大提出任何保证。不过后来比利时司法部的刚硬立场改变了，因为有位移民局官员的好友也申请此类签证。我在加拿大开始工作后，终于得以到比利时，把茱丽亚接到多伦多来，因新的移民局局长上任，以及大选接近的缘故，所以茱丽亚申请移民加拿大的障碍也都除去了。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二日，我和茱丽亚在蒙特娄的船上相见，并且结婚。

我们终于能够在一起了，实在非常快乐。从前在共产党统治下所渴望的自由，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获得了。可是茱丽亚的健康情形不佳，令我越来越担心。她的胆囊严重发炎，可能有结石，还有肾脏也常被感染，盲肠状况很糟——被拉得很长，而且周围的附着物非常严重。她有结肠溃烂且伴随着大量流血的情形。因为她不肯吃药，所以让我很担心，甚至给她开儿童剂量，她都反应激烈。看来我什么人都治得了，就是自己的妻子治不了。

自由世界真「自由」？

还有一件事更加深我们的挫折感，就是寻找一间我们可以敬拜与事奉的教会。因在自由世界充斥着自由

神学，在汉米顿市的时候，有位牧师朋友甚至还得帮我寻找不受自由神学迷惑的教会。我们在匈牙利的时候，一直都能够和有信心的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团契交通，但是在这里……？

我们非常渴望找到一群彼此相爱的主内肢体，这是我们心中极大的负担。在自由世界竟比从前在共产党的压迫下感觉更孤单。在那里，我们晓得作基督徒要付的代价，知道政治警察随时可能来敲门，把我们送入监牢；信仰事关生死。但在这里，生活非常自在，没有人限制你的信仰，而教会的敬拜似乎非常抽象欠缺一份真实，也显示不出对个人的意义。

似乎没有人了解我们的孤单，我们只是渴望一个基督徒团契，而非复杂的组织。有人对我们说：「你们在匈牙利的时候，之所以必须举行祷告会，是因为受到逼迫，可现在你们自由了，不需要在家里聚会、祷告、读经现在你们可以在礼拜天上教会，参加教会安排的聚会，这样就够了，其他不需要了。」

神迹中有爱

随着我们的困惑日益加深，茱丽亚的健康问题也益形恶化，甚至用药也看不到效果。就在此时，某些来

自匈牙利的朋友给茱丽亚一张剪报,有关凯撒琳.库尔曼在匹兹堡聚会的情形。文章简述她所举行的神迹聚会,她将到匹兹堡市中心的第一长老教会主领聚会。我们的朋友计划去参加,茱丽亚也跟他们去。这个聚会不但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使我们对未来充满盼望,也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健康。

茱丽亚去参加十月十八日的聚会,我因有看诊时间故无法同行,但她回来后,便将所目睹的神迹奇事仔仔细细地描述给我听,她说:「我读过一些书,讲到上个世纪在德国一位伟大的医治者,而在匹兹堡,我却亲眼目睹神迹发生。」我从没看过茱丽亚这么活力充沛、充满热情她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爱,医治的神迹固然令人惊奇,但我觉得是那股爱和接纳,让我知道这就是我们要找的。」

听她说完,我也和她一样兴奋,并且问了很多问题。茱丽亚说:「库尔曼女士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她不像某些人会把一部分光荣归给自己,她将一切荣耀都献给神。而且她好温柔,她对人的爱,不分种族,当然她也爱我们匈牙利人啰!」

我点头,说:「对,那我们真的应该去。」到此我

已经相信这是神的作为，我跟茱丽亚保证，我会带她去匹兹堡参加神迹聚会。我还邀请我一位年轻的病人乔治，跟我们一起去，他罹患罕见的多发性硬化症。于是，十二月五日星期四，我们——茱丽亚、年轻人乔治和他的父亲加上我，便开车到匹兹堡，参加隔天于长老教会的聚会。

乔治先被带到会堂里，安插在座位里。茱丽亚虽然痛得很厉害，但还不至于无法行走。至于我，想到即将眼见神大能的作为，就兴奋得几乎等不及要进去。一进到大会堂里，我就知道我终于找到长久寻找的答案了。

聚会一开始进行，库尔曼女士便说：「有一个人肠道的疾病蒙神医治了」茱丽亚一听就站了起来，边哭边颤抖，我也泪眼盈眶地站在她身旁。神的大能临到她，库尔曼女士为她祷告，神的荣耀停在茱丽亚之上。她此生从未感到那么大的能力、爱与荣耀。

茱丽亚伸出手，以指尖碰触乔治的肩膀，神的荣耀仍在她身上，我真的目睹乔治的身体慢慢康复，简直难以置信。我知道，我知道我终于找到了宇宙能力之源，惟有在圣灵里才能找到。这么多年来，我知道祂与我同在；在共产党压迫下的岁月，我知道祂保护我、引领我，

但那天早上在匹兹堡，我才认出祂来，并体会祂对世人的心意。茱丽亚的腹痛完全消失了，血流亦完全止住，我那位年轻的病人也继续显出神医治大能的明证。

转诊给基督

有一些医生同事说，既然神是最大的医治者，那就不需要医学专业了嘛！我不同意。我蒙神呼召作医生，我为病人开药，必要时会建议病人开刀或转至专科治疗，可是现在我明白，医疗的服务也必须配合祷告的事奉。如今我看诊时，如果碰到令我束手无策的病人，我常会打电话给妻子，请她为我祷告，因现在我知道，医药做不到的，神做得到。在祂，没有不可能的事。

是的，我相信神给某些人特别有医病的恩赐，就像我会把某些病人转给其他专科医师一样，现在我更是毫无保留地将那些靠药物也无济于事的病人，转给最伟大的专科医师，就是那最伟大的医生——耶稣基督。

第十九章

大家来看哪，我在走路

[怪异发抖的多发性硬化症]

玛丽.派提谷（**Mary Pettigrew**）

我有脚，想去哪儿就可以去：我有眼，可以看见夕照美景；我有耳，可以听见我想知道的事：神啊，请原谅我曾抱怨：我真是蒙福的人，因为世界都是我的！
——艾伦（Dot Aaron）

派提谷夫妇——克雷伦斯（Clarence Pethgrew）和玛丽，于一九五四年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的维吉尼亚镇（Virginiatown）搬回故乡科布登（Cobden）。他们在这个小镇（仅九百名人口）的十七号公路旁开了一家小餐厅兼服务站，夫妻俩带着三个孩子就以餐厅楼上为住

家。一九六二年，他们的小世界开始摇晃震荡，因为玛丽染上某种怪病。

加拿大的一月是一片晶莹剔透的冰雪世界，每一寸棕色土壤都被覆以白色厚毯。田野、道路、街道与庭院，都变成一片白茫茫，悄然无声。

在公路对面，沿着小镇一直延伸到渥太华的麝香鼠湖已经结冰一个多月了，湖上点缀着钓鱼人为抵挡寒风而搭的临时帐篷，汽车和动力雪橇在结冰的湖面上穿梭。这湖一到夏天，景色可就截然不同了，湖畔绿草如茵，碧波荡漾；当汽艇隆隆驶过，除了溅起水花，还有一道长长的波浪划过平静的湖面。

在科布登，和在加拿大绝大多数的城镇一样，冬天的主要运动就是玩冰壶(curling)，每晚镇民都会聚集，来场冰壶大赛，这可是全镇的大事。玩冰壶看来像在打保龄球，或推圆盘游戏，长长的球道上覆盖着一层薄冰。男女轮流推掷冰壶——重而光滑的石头，谁把冰壶推掷到底线的得分区内就得分，这部分很像推圆盘游戏。只见队员们无不手持长柄刷，奋力推着溜来滑去的石壶，有的想让它慢下来，有的想让它加速，煞是紧张有趣。

双腿瘫软无力

我第一次发现身体不大对劲就是在冰壶场上，当时我才三十多岁，健康有活力，人生充满乐趣。每次推冰壶，我总是能用力一推就轻易将那四十磅重的石头推得老远，但那晚我竟无法保持平衡，在冰上连连跌倒。

接下来那星期里，我一直感觉双腿无力，好像两脚都肿起来似的，可是看上去却完全正常。有时我感觉双脚大到连门都过不去，早上醒来时，感觉跟昨晚入睡前一样疲惫，克雷伦斯非要我去看医生不可，但经过检查并无异状。然而，这些奇怪的症状愈来愈明显，令我非常困惑不安。

那年年初，我们开始在餐厅里生壁火，不时得重新架柴堆，但我的腿却不让我干活。我连抬腿都有困难，一下子就绊倒，整个人趴在地上。不知跌倒多少次后，我才不得不承认，我的身体一定有哪里不对劲。

事情发生在七月。那时我们这地区的橘子会社（Orange Lodges）在七月十二日举行大游行，称为「桥子游行」（Orange Walk），所有的人都参加游行，整个周

末都在庆祝，所以我们的餐厅兼服务站生意兴隆。

忙到凌晨两点半，我们才打烊，上楼休息。克雷伦斯把服务站锁好后，准备上楼，而上楼梯上到一半的我喘着气说：「我想我爬不上去了。」克雷伦斯在身后轻轻地推我，说：「别这样说，亲爱的，你只是有点老了而已。」

隔天早上我觉得很不舒服，累到躺在床上动也动不了，克雷伦斯已经起床，换好衣服，准备下楼去开店。我对他说：「亲爱的，我好累，没办法动！」

「没关系啊，在床上多赖一会儿吧！」

左脚不能动弹

我知道餐厅需要帮手，于是我翻身，想把自己拖下床，但我竟没法坐起来，左脚动弹不得。我看着左脚，试图用意志力让它移动，它却躺在那里像木头似的。我开始喊克雷伦斯：「来帮我，我好像中风了，我的脚动不了了！」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感觉得到他语调中的焦虑不安。

那只脚怎么也动不了。克雷伦斯打电话给派依医师，医师要他立刻送我到朋布洛克医院去检查。我在医院待了三星期，做了各种检查，包括照 X 光、脊髓穿刺等等，但那些奇怪的症状却愈来愈严重，虽然可以站起来，但左脚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我只能拖着左脚走路——右脚先跨出一步，再把左脚拖上来。

转院接受答案

最后医生说：「我打算让你出院回家，但我要立即安排你去渥太华找安布瑞医师，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于是那天我回家，隔天一早克雷伦斯便开车载我去渥太华，沿途我揣测着：「找专家，一定是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安布瑞医师先带我到各部门做彻底的检查，然后回到诊间，他一坐下便问：「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不，我丈夫在候诊室等我」我说。

「最好能够请他进来！」他一边说，一边翻阅我的病历。

我吓坏了。「他要告诉我什么呢？」我害怕得发抖，我走到门口，向克雷伦斯招手。他走进来，站在我的座椅后。医师抬头看我，说：「你的医生有没有让你知道，你是什么状况？」

我说：「没有，他只叫我来找你。」我感觉一股冷颤从手臂通到颈部。

他把目光转向外子，问：「他没有跟你谈吗？」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然后看着地板，承认说：「有。」

「他是不是说多发性硬化症？」

克雷伦斯沉默了好一阵子，才终于轻轻地说：「是的。」

这个回答有如巨石打在我脑门上，我难过得哭了（从前我认为自己绝对不会在医生面前哭的），但安布瑞医师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包面纸递给我，说：「尽管哭吧！不哭才是不对劲。」

后来我们和医生谈了很久，他把未来可能的情况都告诉我了，我的病不可能好转，只会越来越差。到目前为止，这病是没有药可医的，最后我可能全身瘫痪，可能在好几年后，也可能在几个月后。

他说：「派提谷太太，我把一切都摊开来说了。这是你的生命，而我若不把全部的事实都告诉你，就是我这作医生的失职。除非有研究发现新药，否则你就必须从现在开始调整心情，面对这样的人生。」

全家面对现实

那天下午，从渥太华返家途中，我实在不是个非常好的同伴。我想到我们那三个孩子——分别为十六岁、十五岁和十四岁，我对克雷伦斯说：「我不想告诉孩子这件事。」

他说：「你总是得给个说法，而我们不能跟他们说谎，他们迟早会发现的，所以还是把事实说出来比较好！」

于是我们把事实告诉孩子，他们就像一般青少年一样，问了一个问题：「要多久才能好呢？」

我说：「我不知道，医生也不知道。」幸好他们并未因此而感到不安。

那个夏天，我就这样拖着一只脚走路——上楼回到住家，下楼到餐厅。到绿叶转红时，我开始面对事实，我可能得一辈子这样下去。秋天向来是我最喜欢的季节——阳光穿透冷冽的空气，山上的树叶有的红、有的金、有的绿、有的黄，美丽极了，但这个秋天却最得黯淡、枯燥。接着，我受到了第二次打击。

震颤恶梦开始

事情发生在叔叔的葬礼上，克雷伦斯是抬棺者之一，两个儿子则捧鲜花。老二和我找到座位，刚要坐下，我就意识到一件事：我全身都没力气了。我感觉到肌肉渐渐完全失去控制，尽管我的脑筋依旧十分清楚。那是一种非常怪异的感觉，彷彿站在身外看着自己，无力控

制肌肉，怎么也动不了。于是我开始震动——不只是颤抖，而是震动。

我的头先前后剧烈摇晃，然后是左右摇晃，好像脖子快扭断似的，我很害怕，全身上下震动，座椅也随之震动，把身旁的女儿吓坏了，她从没见过任何人发生这种事——我也没看过。整个过程中我不停在想，我到底在做什么？好像在作噩梦！

然后察觉到女儿按住我——试着让我停下来，我却震动得更厉害；这下全教会的人似乎都在注视我，而我却束手无策。

女儿想把我按住，她起身想把我带出去，我从震颤的齿缝间吐出话语：「我没法动，我站不起来。」于是她坐下来，用双手抱着我，试图让我静止不动，直到整个安息礼拜结束。

当人们鱼贯而出，我的哥哥经过，看到我坐在那里，立刻明白怎么回事，便拉着我站起来。尽管我没办法走路，但他用强有力的膀臂抱住我的腰，把我抱下台阶。

克雷伦斯正在街道边协助儿子们整理花束，一抬头看到我们，因他双手抱满了花，故只能隔着街无助而无力地对我微笑。两个儿子就顾不得什么正当的程序。看到我这模样，急得把鲜花抛在停靠旁边的几部汽车顶上，跑到我这来。他们把我们汽车的后门打开，轻轻地把我放在座位上。

「别管我，你们赶快去参加葬礼吧！」我说，但他们把我直接载往婶婶的家，等到葬礼后，外子再来接我回家。派依医师给我开了药，试图让震动的情形减退。儿子们坐在我腿上，想止住我的震动，但无论什么方法都没有用。那晚我震动得没法睡觉，两天以后震动才逐渐消退。不再震动后，我自腰以下完全失去知觉，不能站也不能走。

爱心医师亲访

派依医师设法再把我转诊到渥太华的医院，他说那里有一种新的免疫血清可能会有帮助。但医院已经满额，我得排到明年才进得去。在这段期间，派依医师几乎天天来我们家，查看我的状况，他真是最有同情心的医师了。

到了一九六三年一月的第一个周六深夜，我坐在餐厅楼上的客厅里，从迷蒙的窗户望向公路那边的冰封湖面。外头下着大雪，餐厅透出的灯光在大门前形成神秘的光芒。我看见克雷伦斯踩着雪地进进出出准备打烊。

公路上只有几辆车在大雪中慢慢移动，车头灯光在纷飞雪花中打出两个小洞，我注意到有部西行的汽车慢慢驶进服务站，雨刷虽奋力工作，却无法清除不断被风吹来黏在挡风玻璃上的雪花。车停妥后，有一个人钻出来，顶风低头走进门内，外衣领子高耸遮住脸庞，帽缘也压得低低的。

不一会儿，我听见楼梯响，然后有人敲门，原来是派依医师。他拉过一张板凳，坐在我面前。他刚从渥太华开车过来，没有任何我何时可住院的消息，但他把那种新的免疫血清带过来了。他从没为人注射过这种血清，但若我愿意尝试，隔天早上他就可以让我住进朋布洛克医院，由他来为我治疗。

克雷伦斯也上来了，站在卧房门口。我抬头看他，问：「我该怎么办？」

派依医生看着我，说：「别问他，这事必须由你自己来决定。」

「为什么？」我问。

他严肃地说：「因为依据我们对这种新的免疫血清的研究，只有两种效果，不是使你的情况好转，就是恶化。」

恶化？万一再恶化怎么办？万一我再次经历那可怕的震动怎么办？我问医生：「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他说：「我不想告诉你该怎么做，可是依我看，再坏也不过如此。」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克雷伦斯就把我包上最暖和的衣服，抱我下楼坐车。雪已经停了，早晨的阳光穿透灰暗的云层，映照着沿途树枝上的冰条，闪闪发亮。

新药初试效果

疗程从周一早上开始，他们要把我脊髓内的液体抽掉换上这特殊的免疫血清。注射过程不能麻醉，他说：

「你一定得熬过去，如果太靠近神经，请你马上告诉我。」虽然痛得不得了，但我尽量每天和他合作。

每一天他都测试我下半身的反应，看是否有任何感觉恢复，但什么都没有。他说：「我希望你可以恢复感觉，并且能够走路。」我感觉得出他真的很担心治疗的效果，于此同时，我也不停问自己：「我能够走路吗？还是会更恶化？」

有一晚，约在疗程开始两个月以后，我有了一种被针轻轻刺的感觉，我知道我在好转中。不久，我就可以感到床上的被单了。我的感觉逐渐恢复，尽管脚趾头还是毫无知觉，但我仍觉得彷彿又是一个完整的人了。

我心想，如果我腿的感觉能回来，那就应该可以走路了。我开始问医生，什么时候可以下床试着走走看。

我住院已经两个半月了，克雷伦斯几乎天天都来看我，女儿和儿子们也一直都跟着爸爸来。我让他们愈来愈期望不久我就能重新走路，所以他们也很期待那个大日子来临。

终于，派依医师说我可以试着下床走走看了。他扶我坐起来，让我的脚趾碰到地板，然后说：「好了，你的脚趾虽然没有感觉，但其他的部分都是健全的，你应该能做得到。」

我慢慢站起来——然后整个人往前倒，他双手接住我，我没办法让自己直起身来，肌肉就是不照我的意思挺起来。我感觉不到。我又试了一次，然后他们把我扶回床上。这可是令人灰心失望的震撼。那晚护士推进来一样东西，应该算我的棺木——是一张轮椅。

必须适应轮椅

我不想让家人看见，当采访的时间一到，我已经请护士把轮椅藏好，免得家人知道我不能走路。但女儿似乎感觉到有什么事不对，自那以后，她就不再到医院来看我了。

有一晚，老么一个人来看我，我问他为什么姊姊上星期没来看我，他一副天真无辜的样子，回答：「都是因为你啊，老妈！自从那晚派依医生过来告诉爸爸说你不可能走路了，她就变了样子，她太紧张了吧！我想。」

「不可能走路了？你说他说我不可能走路了？原来你们都知道我从此都得坐轮椅，却什么也不说？」听到医生的判决，我忍不住哭了。小儿子看着我，既尴尬又难过，但我很感恩，至少我的情形一样，并没有更坏。

隔天早上我拿这件事问派依医生，他低下头，说：「没错，我的确把实情告诉他们，我是为了帮助你的女儿面对事实，我并不是说你永远不可能走路，只是说你要再站起来，可能得等一段很长的时间，而且机会可能很小，但你已经可以出院回家了，我们可以给你一张轮椅。」

医生接着说：「现在我们有一起帮你的女儿调适，因为你一道隐藏你的病情，因为你不敢告诉她实情，所以她不能接受你从此得坐轮椅的事实。我想你应该帮助她了解你往后的情形，这才是聪明的做法。」

虽然一想到让女儿看到我坐轮椅，我就受不了，但我仍说：「我会尽量，但我想我可能办不到。」

派依医生了解我的问题，于是背着我安排了一个情况，使我不得不帮助女儿面对事实。那晚，有一位护士来扶我坐到轮椅上，把我推到另一间病房去看电视。

当探访时间逼近，我越来越不安，护士怎么不来把我推回病房？最后护士终于来了，我说：「我得在家人到以前，把这轮椅藏起来才行。」她把我推到门厅，然后借口说要去办一件事，人就跑掉了。「不要把我放在这里！」我对她背后大叫，但她头也不回地走了。

突然，我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那比较厚重的是克雷伦斯的声音，另一个清脆的踢答声是女儿的。「怎么办？也许他们不会认出是我。」我心想，于是把头低下来，希望他们直接从我背后走过去。

然后我感到女儿的手放在我肩膀上，并听到她哽咽地说：「妈妈，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说完她就把我推到病房去。

这时护士进来，说：「现在请你坐在轮椅上，跟你女儿说话，你已经很久没有坐起来了。」她留下我和女儿相对而望。那次的探望时间是最沉默的一次，我们都不敢说什么，深恐一开口就掉泪，所以我就坐在那里看着她，她也看着坐在轮椅里的我。

离开时，她弯下腰亲我，说：「妈妈，坐轮椅并不太坏，你回家以后，我可以推着你到处走走。」

学习走路……

一周后，我回到家——坐着轮椅。儿子们来把我带上楼，不久，我就明白其实坐轮椅的生活跟正常人没有太大差别。我可以缝补衣服，可以把洗好的碗盘擦干，可以为餐厅剝马铃薯皮和整理蔬菜，可以擦拭银制餐具，可以折叠餐巾，甚至可以用吸尘器吸地。我差不多和大家一样忙碌。

起初上下楼梯都是由儿子们来抱我，不久我就学到，可以坐在一片纸板上滑下楼去，上楼时只要抓住扶手，就可以拖着我那无用的双腿，一级一级地上去。

我的轮椅岁月就这样过着，直到仲夏。有一天，克雷伦斯带回一个行走辅助器——这种新发明的器材可以把我的左右和后面包住，让我可以靠着站起来，向前推动。靠着这器材，我发现我可以用肩膀的力量，让双脚抬起来。用肩膀走路的感觉很怪，我把左肩耸起来，就可把左脚带上来一点点，足够甩向前一小步，然后右边重复同样的动作。就这样在器材的辅助下，靠着上半身的力气，我可以慢慢地移动。

那年秋天，我终于能够独自站立了，没有行走辅助器，我还是无法向前走，却可以后退。我的两个儿子都会趴在地上，一个扶住辅助器，一个抓住我的脚往前移，想要教我的脚运用另一组肌肉重新走路。

每晚上床前我都求神帮助我。有一天早上我起身要滑下床时，双脚竟自动向前我大叫，家人统统跑上楼来看怎么回事。我叫道：「你们看，我的脚能向前动了。」可我想再试一次时，两脚却又不动了。刚刚是怎么让它向前的？外子和三个孩子都围着我焦急地等着。终于，我在脑海里把过程重新组织起来，刻意而慢慢地移动我那只脚——它向前动了。那天全家都好高兴。

但脚趾还是没办法动，我可以靠着耸肩把脚跟带离地面，但脚趾却拖不动，不肯随我走。当然地面若凹凸不平，我的脚就会撞上。到了年底，我已经可以拄着拐杖走得满好——不过我走路的模样可真是难看。

接下来的三年中，我又体会到另一件事：医师起初的诊断是正确的，我的情况可能愈来愈糟。我会有好几个月似乎颇有进展，然后再度发病，而且每一次都比前一次严重一点。每一次我出院后，好像又得重新学习走路，最后我每天睁开眼，竟是以恐惧迎接新的一天，

因为害怕今天再度发病。

背部痉挛……

最糟糕的是背部的痉挛，刚开始是沿着脊椎的大肌肉，不一会儿，背部肌肉就完全无法控制。我本以为震动的痉挛已经够糟了，但背部痉挛更惨。当肌肉收缩时，我的两个肩膀就会往后，几乎快碰到一起，同时我的手臂会不由自主地往上并往后举，然后我的头会往后仰，几乎快碰到脊椎。我没法呼吸，只有尽可能喘气，有时甚至会因缺氧而晕过去。我的双脚被往后拉，脚碰到脊椎中央，整个人几乎向外翻。

在一次可怕的发作后，我又回到朋布洛克医院。我的背部已完全失去作用，医生说：「我要把你转到渥太华的圣文森医院去。」

「不要，你不可以，」我用那痛苦的姿势躺在床上，听到医生这么说立刻叫道：「那是给一辈子瘫痪的人上的医院，你怎么可以把我送到那里去？」

派依医生八成受够我了，我看得出来，他说：「或许他们可以让你走路，他们有适当的设备和器材。」

「我要回家，住到我家人受够我为止，那时我才要去住圣文森医院，现在我不要去。」

他回答我：「可是你现在根本不能回家，你连站起来都没办法。好嘛，你认为你要怎么样可以再起来走路？」

我感觉如果他能够设法支撑我的脊椎，我就可以再让双脚走路。于是我开玩笑地说：「如果你可以把一块板子钉在我的背上，从头到腰，我就可以走给你看。」

派依医生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了看我，然后转身离开。三十分钟后，两名护士带着一副担架进来，我心想：「不会吧，他真的要把我钉在一块板子上。」进了手术室，我发现他正在准备一只箱子，他试了四次，才把我撑住然后把我固定在箱子里。当他们把我放在地上，我又可以站立，而且可以走路了。

复健的日子

如此过了好几个月，他们才终于把箱子换成铁脚架和鞋子，有时我甚至得戴项圈。

派依医生认为我们应该把餐厅收了。我知道他说得对，现在我连坐轮椅都没法帮忙了，餐厅营业时间太长，对我来说太疲累了。于是我们把餐厅关了，改开一间小服装店，总得有事情做，否则白日漫漫如何打发。

痉挛日益频繁，我几乎每三个月就要到医院住上两、三个星期。现在我的喉咙也出问题，有时几乎什么味道都尝不出来。派依医生建议我用物理治疗，或许可以改善状况。于是我定期到科布登镇的物理治疗师那里做运动与复健。

一九六七年十月，我们的大儿子要结婚了，当然全家人都忙着筹备婚礼，而且他们坚持我一定得参加。那次参加叔叔丧礼的记忆犹存，我说我还是留在家比较好，我祝他们一切顺利，如有神助。

最后他们还是说服我参加了，小儿子当伴郎，女儿则是伴娘之一。我要他们保证，一旦典礼开始，就不可以看我：「请你们跟我保证绝对不看我，要是有任何事发生，请你们当我不存在，让结婚典礼继续进行。」他们都同意了。

当婚礼开始，新人和伴郎伴娘都走到台前时，我又开始震动了，我和克雷伦斯与我父亲都坐在第二排，因为我的震动实在太厉害了，我好怕整张椅子会垮掉。

前面的人都回头看我，新娘只是摇摇头。我觉有非常难堪，眼泪快掉下来。

婚礼过后，我又住院三星期，这次可真的非常灰心。后来我想：「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一定得改变。」

「加拿大日出」照过来

改变就在转角处快来了，随着一对老农夫妇而来，他们就是住在我兄嫂对面的肯尼斯·梅夫妇。梅太太把她丈夫淋巴腺癌末期蒙神医治的神迹，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我哥哥则把我的情形告诉他们，并请他们可否找时间来看看我。他们来探望我好几次，把他们到匹兹堡参加凯撒琳·库尔曼聚会的情形说给我听，梅先生说：「你一定也会发现神有医治的能力。」

我把他们的见证反覆思量，但就是拿不定主意。那种聚会听起来好奇怪，我们一直都积极投入我们的小教会，但从来没想过有神迹医治这回事。

一九六八年六月，我们应邀参加一场婚礼，我严词拒绝：「上次我在公开场合出现，把事情搞砸了，这回我绝对不去。」那是我们最疼爱的侄女的婚礼，将于科兰湖举行，在朋布洛克镇以北约三百五十里处。全家人都要去，最后我同意和他们一起，但我下定决心，这次要留在汽车里。医生给我一种速效药，说如果我开始感觉要震动之前，可以赶紧服药。到了会场，全家人都鼓励我进去，我只好同意。

一进教会，我们就被分开了，大儿子和儿媳妇被带到前排去，可是我的药在她皮包里。我们夫妇坐在中间，小儿子的座位在我们后面，隔了七排。我才落座就开始感觉全身颤抖。

我在克雷伦斯耳边说：「我快震动起来了，赶快带我离开。」太晚了，那次是最厉害的一次。小儿子一看到情况有异立刻起身，挤过坐在他身旁的人，迅速走到我们这排，然后越过好几个人，挤进我和我身旁那位女士中间。克雷伦斯在我另一边，两个男人设法把我压住。那次真的尴尬极了，尤其在陌生的地方，周围的人并不了解我的状况。

我的大儿子和媳妇回头看，媳妇这才恍然大悟，我的药在她皮包里。她把药塞给丈夫，于是婚礼进行到一半，只见我大儿子起身从中央走道走过来，把药递给我。

我的脚后跟不停地撞到木头地板，制造相当惹人厌的声响，克雷伦斯和小儿子分别用双脚把我的脚紧紧夹住。药丸渐渐发挥效用，令我昏昏欲睡，但震动的情形依旧。典礼一结束，他们立刻把我带出去。我的双脚前后左右乱晃，我的头前后摆动，大儿子这时也赶上来，他们把我放进汽车里，开回旅馆。

当坐在那教会里，我下定决心，回去以后一定要安排去匹兹堡，任何事情，不管任何事，都比继续这样子好。

一回到家我就打电话给梅先生，他听到我的决定非常高兴，且说他会来载我去。但克雷伦斯说：「不，照顾你是我的责任，如果你要去，我可以把服务站关起来，我载你去。」

震动之旅

我们定在周三中午出发，我对克雷伦斯说：「只我们两个人跑大老远去参加聚会，好像有点可惜，我听有些姊妹说，如果有人想去，她们也想跟着去。你想我们可以多载几个人吗？」结果最后我们还带了罗思太太和史密斯太太母女，她女儿波丽有脊椎侧弯。

我们于周四抵达匹兹堡，由于大家都有些拮据，所以决定住汽车旅馆，大家共挤一间。那晚，大家都变得非常有礼貌。首先，每一个人都得轮流进浴室更换睡衣，然后其他人都得转身，让换好睡衣的人冲向床铺，躺好并把被子拉到下巴。不过夜里大家都把礼貌抛到脑后，因为我因背部痉挛发作，痛不欲生。

我全身弯曲得太厉害，连克雷伦斯都没法子扶住我，每一个人都奔来奔去，忙着把冷毛巾盖在我的背上，又试图把我的手脚拉直，扶住我的头，免得我窒息。一直到我发作完以后，她们才想到就寝前是如何急于遮掩穿睡衣的模样，怎么一急全都忘了！

第二天早上，七月十二日，神迹聚会的日子。当我们出发前往会场时，我想到六年前的七月十二日，正是我第一次发现没办法起床的日子。于是我开始祷告，求神行神迹医治我的疾病。

梅先生已先提醒我们从侧门进去，原本克雷伦斯打算带一张躺椅来，让我边坐边等聚会开始，结果他忘了，只好出去找商店买折叠椅。大门一开，我已经震动得太过厉害，连站都站不起来。招待人员协助克雷伦斯将我抬进去，把我连同折叠椅放在最后一排，克雷伦斯则坐在我正前方。

突然间聚会开始了，库尔曼女士出现在台上，我终于设法紧抓住前面的椅子站了起来。克雷伦斯回头看我，求我坐下，但我没办法，我的身体僵住了，不可能再坐回去。我觉得我的手好像钉在前面的椅子上了。

克雷伦斯轻声对我说：「求你，坐下来好不好？」可是我只能站，好像被胶黏住般——而且震动个不停。转瞬之间，我好像感到一股奇异的电流流遍全身，跟我痉挛的感觉非常类似。

我轻声呼唤克雷伦斯的名字，他感觉到我声音里的不安，便离开座位，站到我旁边，我说：「快把我带离这里，我的背部痉挛又要发作了。」

幸福之梦

由于昨晚已有过经验，他知道那种情形，于是他找到附近的一位工作人员，两人一起把我带到外面的大厅去，那里也挤满了人，一走到大厅中间，我就昏倒了。

在过去三年里，我也作过生动鲜明的梦，梦见我又变回正常：能走、能跳舞、能洗墙壁、能铺床、能从事我喜爱的各种活动。这些梦作过太多次、太鲜明了，以致令我格外灰心。每次作过这种梦醒来，我就躺在床上掉泪，因为梦境太真实了，让我害怕面对新的一天。

躺在会场外大厅的地板上，我又作了类似的梦。当我意识恢复过来，我感到自己在退缩：「不要，我不想回到那痛苦的世界、不正常的状况，我要留在梦境，留在健康而幸福的地方。」

意识逐渐恢复后，我睁开眼，有张漠生的脸在我面前，我不认得，那是张哭泣的脸，这一生我没见过克

雷伦斯哭,但这次他真哭了。于是我回复过来,闭上眼,心想,我必须起来。当我再睁开眼睛,克雷伦斯正对着我微笑,他把一只手伸向我,我抓住他的手,马上从地板上起来,好像高中的啦啦队员。

现在已无从得知究竟是我先说:「我蒙神医治了!」还是他先说:「你蒙神医治了!」

总之,我们互相拥抱,这次我们两个都哭了。

可以走路了!

在泪眼中,我对克雷伦斯说:「我的脚趾有感觉了,我感觉得到地板,十根脚趾都有感觉。」我已经有五年感觉不到地板了。

我开始走路——正常地走路,我也可以把脚抬起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我一直用大声说话,几乎是用喊的,浑然不觉自己打扰了别人聚会,自顾自地在大厅后面制造骚动。

他们把我带到旁边的阳台,建议我试着走下台阶,那是水泥台阶,一共只有五级,在我看来却好似几百呎

那么长。我心想，办不到的，一定会跌断脖子的，但我的双脚却继续往下走，走下去又走上来。

我对克甫伦斯说：「真希望孩子们都在这里，看到我现在这样子。」我好想大叫：「大家来看哪，我在走路！」与我们同来的三位姊妹出来找我们，一看到我，她们就站在门口笑着、哭着，又互相拥抱。然后，有人来找我们到台上去。库尔曼女士坚持克雷伦斯也要一同上台，突然间，我们两人都倒在神的大能之下，而我一直不停地说：「我好希望孩子都能看到我现在这样子。」

这是神做的！

那晚我们仍待在匹兹堡，六年来我一直很想去逛街，但根本不可能。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我提醒外子他跟我保证过，只要我好起来，他一定让我逛街逛到心满意足。那晚他带我去一家我从没见过的大型购物中心，他笑着跟我说：「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走了又走，走了又走。架上虽陈列各式各样美好的商品，但我看不到一件我需要的东西，好像我已经拥有所需要的一切了。后来，我只买了一双凉鞋。这些年来，我一直不得不穿又大又粗重的便鞋，还要绑鞋带：现在，我想要看到我新的脚趾头。

我们从汽车旅馆打电话给孩子们，隔天晚上当我们开进服务站，他们早就等在那里了：「快点出来，让我们看看你！」他们隔着车窗喊，然后跟在我后面，看我步上台阶，看我两只脚优雅地一前一后移动，没有留下一点患病的迹象。那晚我们几乎没睡，因为孩子们有一箩筐的问题要我们回答。

有些问题是得不到答案的，派依医师只有摇摇头，虽说他看到我康复真的非常高兴。我的复健师则说，从医学上来讲，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但确实发生了，究竟怎么发生又为何发生，我都没办法告诉你，但有一件事我知道——这神神做的！

后 记

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 都得到医治呢？

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得到医治呢？我只能诚实地回答：我不知道。若有人声称知道答案，那我可担心了。因为惟独神知道，而且谁能测透神的心呢？谁能了解祂的理由呢？

虽然有简单的几点可以探讨一下，但至终的答案仍在神，只有祂能说明为什么医治这人却不医治那人。

常看到有些人是为了求神医治身体而来，但当他们看到聚会中的神迹，感受到圣灵的能力，就把自己的需要抛诸脑后了。他们马上就转而为别人祷告，而且为着所发生的神迹而欢喜快乐。怪就怪在这里一神常常选择这种珍贵的时刻施行医治，亦即当人忘记自己，

把神和他人摆在优先位置之时。

尤吉妮雅.桑德森就是这样，尽管她也是祷告的信徒，却像别人（如**弗瑞德，博迪克**）一样对神迹心存怀疑——在这方面她可是顽固得很，虽然原本不信，但终究还是得蒙医治：穷小子提尼，普尔则根本还没走进聚会的地方，就蒙神医治了；此外尚有许多人像**芮娃，罗曼诺斯基**一样，在前往聚会的途中获得医治：有些人如肯尼斯，梅在等待进入会场时即获医治；**弗芮妲，朗史达夫**是在家里蒙神医治的；还有**尼克，卡迪纳**，在他仍摇头不表赞同之时，浑然不知圣灵已经在他身上动工最后他不但身体得医治，灵魂亦蒙医治：谁又想扣到**玛丽，派提谷**竟会如此得医治呢？全能神的心意和做事方法，没有人能完全了解。

有许许多多人都可以亲身作证，不但耶稣医治了他们，祂的大能也从不改变，并且那曾经「**制伏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势，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争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希伯来书十一章 33、34 节）的信心，再一次发挥功效！

然而，我们必须面对事实，为什么有些人未得医治？一定有个原因：为什么有些人虽称拥有「全世界的信心」，但离开聚会时却和来聚会时完全一样，没有任何改变，不但灰心，最后更加上失望，这是最可悲可叹的。

我们从神的道得知，只要有像一粒芥某种那样小的信心，即可成就连成吨的意志或决心都无法做到的事。耶稣所谈的信心是必然会有果效的信心，一如太阳照耀不能不发光发热；但从实例来看，许多人误以为他们自己有能力去相信，但其实惟有神能给人信心！信不是意念的一种状态，而是神将恩典注入心中。

我们常把情感和渴望误认为信心，所以看不到结果时就很容易，是神不对，但其实那种所谓的信心根本是出于头脑，不是出于心灵。世上最难以了解的事情之一，就是惟有神把信心注入人心中时，人方能领受信心。无论我们如何滋润培养所谓的信心，人造的信心绝不能成长为耶稣给予的那种信心。

我们的信主得救，靠的是信心，那信心同样是祂赐给我们得救的信心。「**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 12 节）

圣灵不但使罪人知罪，也赐下信心使罪人信而得救。没看人本身具有这信心，都是由神所赐的，祂也使我们相信祂能医治。基督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在祂毫无挣扎！我在神迹聚会中常常看到一些人非常认真地求，在那里挣扎、用力、要求神一定要给他们医治，却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我们可以相信有医治的事，我们可以相信神有医治的大能，但惟有耶稣可以成就，惟有祂能带我们攀上得胜的高峰。我们常常把圣灵的其他恩赐都归因于神赐予，却单单把信心视为人有限头脑的产物。许多人仍然以为信心是他们有没有能力去相信某项真理，要靠自己努力，透过一连串的肯定过程，去驱逐怀疑不信。

在信心中有信仰，但信心不只是信仰。信心是一种恩赐。耶稣是我们的信，祂是一切美善恩赐的赐予者，祂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积极主动的信心就是毫无怀疑地相信、信靠、全心倚赖神。信心可以变得像我们的五种感官知觉一样真实。当我们领受祂赐的信心，就领受了聪明。神要赐给祂儿女的一切，全都放在信心拘得着的范围内——祂预备好后，便将信心赐给祂的儿女，好让他们可以支取恩赐。

于是耶稣说话。在祂毫无挣扎，凡领受祂医治的人，不但所有怀疑、焦虑、担忧的波浪全都消退，心中更充溢着出人意外的、满有荣耀的平安。惟有神能赐下如此恩赐，而蒙医治的人，性有把满心的感谢化作赞美与仰慕，献给那「最伟大的医生」。

这些年来，我学到一大秘诀，就是当我体会认识到自己的无助，并向祂承认之时，就领受祂能力大火的彰显，更甚以往。当你体会认识到自己何等无助，而完个倚靠祂时，最能靠近并拥有这属天的恩赐。我想到有位小姐用一个比喻来描述信心，她说：「当我学习浮在水上时，才明白我必须完全放松，不要害怕，要倚靠水把我撑起来——我真的会浮起来了。信靠神也是一样。」

其实我们拼命向神求这求那，是什么也得不着的，之所以得着，完全是出于祂的慈爱怜悯。我们常常忽略一事实，就是没有一个人能自称有任何义行，也没看一个人配得上最小的祝福。我们之所以能领受祝福，全是出于祂的慈爱怜悯。医治的主权在于神。

如果我仍只二十岁，就会肯定地回答你所有疑问。二十岁时我的神学直截了当，我会满有把握地告诉你，只要照着某些规则去做，只要你够努力，只要遵守所有

诫命，让自己处在某种属灵境界，神就会医治你。

但是请注意听，我年轻时所抱持的神学完全垮了，已摔成粉碎。犹记得那一天，有位男士走进神迹聚会的会场，站在最后面，背靠着墙，一语不发，过了差不多五分钟，竟大胆地走上台，坦承道：「我的耳朵刚才被打开了，而我不相信我所听到的！」

尽管我一再怀疑他的话，但他毫无收回之意。他走进会场纯粹是出于好奇，还以为是什么大拍卖或大赠送之类的聚会。他只是个旁观者，经我询问之下，发现他已经起码二十五年没上教会了，而且他还把自己归类为无神论者。

我还想到许多连蒙医治者本身都大感惊讶的例子。当他们病得医治后坦白承认说，他们根本没有期待神医治他们的疾病，有人甚至感动得痛哭流涕：「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真的不敢相信！」除非我们另有别的说法，否则现在我只能这么告诉你，这些人蒙医治完全是出于怜悯，因神的怜悯，所以他们得医治。

我们忘记了神的怜悯——我们忘记了祂满有慈悲怜悯——我们忘记了我们得祝福并非靠自己努力得来，

不是因着我们行善，而是祂以良善待我们。

若不是因为神的恩典慈爱、怜悯心肠，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成为基督徒：论到病得医治，也是同样的道理。我常想，神其实并不在乎一个人的神学如何，而我们却很看易对所知甚少之事固执己见！

对于人要神证明祂自己的要求，神从不回应。我常惊讶怎会有那么多人试图跟神谈条件，人怎可能把神逼到墙角？你不能对祂说：「我不肯定祢是否存在，但祢若听我祷告，那我就相信祢。」我们都听过无神论否定神存在的方式，他们咒诅祂，问祂敢不敢将他们击毙，然后并没有看到任何事发生，于是他们就宣称：「根本没有神，不然祂怎么不反击？」但是，神不会被人操纵的。

耶稣深明此义，撒但诱惑祂，要祂让自己站在殿顶上往下跳，看神会不会来把祂接住。撒但甚至引用圣经经文，企图证明神一定会应允这种放肆的要求。但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不由人擅作主张。我们能决定的记要不要跟随神，而非要求祂做什么。神不必向任何人证明祂自己。人生总有一些事无法获得答案，因我们都是隔着玻璃看不清楚。从起初到最后，神都知道，而我们能

做的仅有把握当下，获得被扭曲的一瞬而已。

如果连保罗这样领受许多荣耀启示的人，求神拿去他肉体上的一根刺，都得不到答案，那我们怎能期待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神给保罗的回答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 9 节）这答案对我来说已经足够。而保罗对世人的回答亦应成为每一位信徒的通关密码：

「**所以，我更乐意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哥林多后书十二章 9 节）尼希米曾对悲伤哭泣的百姓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尼希米记十章 10 节）这话的意思很简单：「令神喜悦的事就是你们的力量。」

一八六五年，当伟大而满有耐心的林肯总统被暗杀时，无数的群众蜂拥上华盛顿的街头，他们迷惑而徬徨，像没有牧人的羊群。那悲剧的一刻在他们心中留下许多疑问和不平的情绪，但，在动荡不安的气氛中，有一个人站到国会山庄的台上，说：「神掌权，并且在华盛顿的政府也依然活着。」于是群众安静地离去。

其实这话的正确说法应该是：

「神掌权！」神迹再现

真的不再有医治神迹了吗？
过去，神能透过他的仆人成就
今日，也能够再次成就在你身上

在这本激动感人的书中，库尔曼女士带来许多人的第一手医治见证。从多发性硬化症到心灵空虚的多样疾病。都因着神而得着完全的医治，翻开每一页，你都可在字里行间感受到神对所有人的爱。

这一篇篇的故事都见证神奇妙的大能，也强而有力的印证库尔曼女士的信念---神可以再次兴起祂的作为，让神迹再现！

这是一本好书，就算平时不爱看书的人也会买来看的。当你觉得信心软弱，本书会成为你的帮助及信心的来源。

朱植森 牧师

当我阅读这十九个见证时，泪水不停地流着，嘴唇不停地颂赞，我的信心是这医治的奇迹也能够发生在这时代。

翁瑞玉 牧师

加 所羅門&約書亞 

微信: zy18764718007



获取更多属灵资源

扫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图案，加我微信